历历

1.

黄仁俊是在社团之夜那天认识罗渽民的，这是新生各自有了社团归属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二操场上支着颜色各异的遮阳棚，塑胶跑道上贴满了游戏胶带，三人两足的游戏永远不过时。黄仁俊在人群里被挤来挤去，努力跟上学姐的步子。至于为什么会一眼看到罗渽民。

整个操场能与他们动漫社相抗衡的就一个街舞社，一个霸占视觉，一个冲击听觉。

黄仁俊在几重人墙外张望，落地音箱扩出的舞曲敲击他的耳膜，循着声音看过去，小的落地音箱上坐了一人，与热情澎湃的内圈格格不入的氛围，前方斗舞好像与他无关。

这与上课时躲避老师目光的情形不同，热闹之中越是安静似乎越容易被注意，那人站起来黄仁俊才注意到他的发色与其他人不一样，坐在那儿还以为是灯光原因。他在众人起哄声中起身，黄仁俊还想看看下一步动作，往里挤了挤，学姐拉着他手臂拖离人群。

社里还在等他们送服饰过去，黄仁俊在街舞社这边耽误了不少时间，他问学姐刚刚那人是谁，是哪个组合的在读idol吗。

“他？听说是被递了几次名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签约去当idol。”

学姐就是学姐，穿着短裙大步流星，黄仁俊抱着服饰一路跟跑。

“可能是知道自己黑历史太多，不敢去当偶像吧。”

他们离开街舞社很远，喧闹声还能入耳，应该是那个人在跳舞吧。

黄仁俊在心里可惜了一阵，这相貌，放在国内也是最出挑，电影学院抢着要，应该去当明星的，真可惜。

“虽然黑点多，但挡不住有人喜欢。”

他还想追问什么黑点，另一位学姐又把他拉走，新入社的社员，可不就是苦力杂役吗。等他们社里准备好，音响接通，那边看街舞的纷纷围过来看宅舞，黄仁俊隔着人堆，不小心和那个人对视一眼，对方只停顿两秒便撤开眼神，黄仁俊被热闹淹没，逃不出这沸沸扬扬。

他与无名帅哥只一眼之缘，社团之夜过去就没在见到过，刚转学过来，需要适应的还很多，出门前照照镜子，不觉得自己比无名帅哥逊色多少。

但还是替那人可惜，应该去当偶像的。

可能就是照镜子太入迷，名牌放在手边都忘了拿，扣在校门口登记，正巧无名帅哥也被扣下，抱着手臂等他写完。

黄仁俊抬头看看他，帅哥也回看他，眼神说不上凶，声音倒是没什么感情。

“快写。”

黄仁俊低下头草草签下自己的姓名班级，规规矩矩放下笔，退到一边去。登记完就可以离开了，黄仁俊跨了一步，绕到亚麻脑袋背后去，看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跟着他的笔画念出声。

最后一笔收尾，黄仁俊嘴里那句“罗渽民”的音节也正好收尾。

黄仁俊收获了帅哥的回眸，刘海遮住了眉毛，眼神里有一瞬间的不悦，看清背后的人后换成了打量。

黄仁俊慌张地咳了一声，扣扣鬓角离开。还没看清他在哪个班。

罢了，总会遇见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想要遇见罗渽民的念头呢？可能是出于欣赏美貌，想多见几次吧。

尽管他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可还是有些差异，一次国语作业发下来后他的作业本上满版的红。

要学的还很多啊，跟着爸爸妈妈过来之前没想到现实比幻想更艰难一点，偷偷玩手机跟国内的朋友们抱怨，朋友没有安慰他，反倒是数落他不够义气，说好一起到毕业，读着读着他就先跑了。

男生之间很难将想念之类的感情摆在明面上，说着数落的话，黄仁俊还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朋友对他的思念。

朋友最后还是让他加油，有什么困难不开心的随时来电话，黄仁俊挑了个猫猫比ok的表情发过去，就算结束对话。

思成哥来消息，下晚自习来接他，黄仁俊回了个偷笑的表情，熄灭屏幕将手机塞进书包里。

他要改的错处好多，同桌女生还挺好的，借作业给他更正。

去找老师的时候路过拐角，罗渽民站在后门挨训，大概是训他染发，作业没有签字之类的话，小帅哥低着头看自己的小白鞋，已经不能称作小白鞋了，灰仆仆的，可鞋带系得很整齐。

黄仁俊依着本能停下脚步，顺着声源抬头。

高一(五)班。

你看看，是不是得偿所想，虽然早上没看见帅哥写什么，这不还是让他知道班级所在了吗。

一直被老师教训的罗渽民终于抬起头，寻找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那双白鞋的主人。

黄仁俊小退一步，两人都在打量对方，终于在老师转过身之前黄仁俊跑掉了，隐约听见一直沉默的罗渽民开了口。

“知道了。”

黄仁俊再次感叹，这声线也很适合当idol。

他像个星探，一直在为罗渽民没有签约的事情惋惜。

他对那个罗渽民挺好奇的，但不好意思开口问同学，显得他多八卦似的。女生之间偶尔谈论到那个人，要么说好帅，好酷，不爱说话，要么评价他人品不行不要多接触。黄仁俊收拾好练习册，思成哥来信息，已经到校门口了，叫他快出来别磨蹭。

深秋天气董思成底衫外只套了件夹克，摘下手套招呼黄仁俊。

黄仁俊敲敲机车金属盖：“啥时候弄的？”

“这学期。”拿下挂在左车把的粉色头盔递给黄仁俊，“听说你要过来，赶紧搞了辆好带你去玩。”

“我不要粉色。”黄仁俊推回去，“自己想要就说自己想要，少拿我当借口。”

董思成不跟他推拉，直接扣上他脑袋锁好安全扣，长腿一跨十分帅气地说了句“上车。”

黄仁俊撇撇嘴，跟着跨上车，固执地不肯抱住哥哥的腰，董思成笑了一下，告诉他抓稳了。

街边的人们隐约在秋风中听见一句非本国语言的咒骂。

惯性作用下黄仁俊还是靠上哥哥的背，并且搂得紧紧的。引擎声与普通摩托不同，应该是改装过，这点国内外倒是高度一致。

永远热爱高分贝的轰鸣。

但黄仁俊嫌吵，他跟董思成到底差了三岁，错过了港剧最风靡的时代，诞生于新世纪的小孩对“酷”有自己的理解。

董思成觉得今天的自己又酷又拉风，但在黄仁俊眼里，傻，太傻。

他把心声说出了口，前座的哥哥不满他吐槽，加大了马力，腰上的手臂箍得更用力。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啊啊啊啊啊！”

他的惊叫随着风一起散去，董思成将他带到不太明亮的巷子，黄仁俊摘下头盔狠狠砸进哥哥怀里。带他到这人际鲜至的小黑巷，是想拐卖还是想灭口。

“你是不是入了什么邪教？”他站在巷口外最光明的路灯下审视董思成，“回头是岸。”

董思成没说什么，揽过他肩膀走近昏暗里。拐过那截昏暗之后就是明亮光源，伴着夜市的温度。

“这也是我同学带我来的，一般攻略上找不到。”

其实和街外那些小摊没什么差别，就是门口那节小巷，像个封印，破除了封印就会找到另一个世界。

“这里的炒年糕，和外面的不一样。”

董思成将他往摊位前推推，黄仁俊在外圈瞅瞅，除了摊主是爷爷奶奶外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不过看排队的人这么多，口味上一定有过人之处。

越过小摊的棚子，巷子深处还有很多别的夜市店，和外街不一样的热闹，黄仁俊想起之前背过的《桃花源记》。

他只要了一份炒年糕，董思成拿给他后又要抢哥哥碗里的米肠，争争抢抢，闹到棚子后，董思成说带他穿过巷子绕一圈，认认路，黄仁俊摇摇头，原本放学就不够早了，还跑这么远来吃宵夜，再走一圈回去肯定得挨说。

“姨要是说你，你就说是我带你去玩儿了。”

“那也不顶用，你大学，我高中，挨骂的还是我。”黄仁俊罢罢手想离开。

缘分这东西，有时候真的说不准。

“走哥我们穿巷子走。”黄仁俊突然拉起董思成大步往巷子深处走去。

烤肉店打着暖光，可灯牌却是白光。灯牌白光下的亚麻色脑袋，是罗渽民吧。董思成高出他一头，眼下被弟弟拖着走出竞走速度。

黄仁俊眯着眼，刚刚就瞥见不远处那个穿着同款校服的人，看清发色后想进一步求证，平常总嫌他步子小走得慢的董思成今天跟在他身后小跑。

他只想跟上前面那人看个清楚，大脑没有给他传达看清之后该做什么的指令。

黄仁俊站定在道路中央，那人听见脚步声后也抬头，白光只照亮他三分之一的面庞，剩下的身子陇在屋檐的黑暗里。

罗渽民抬眼，直起身来不再倚靠墙壁，对面那个人，有点奇怪。

他欲说些什么，黄仁俊扭头对身后的董思成说话。

“哥，这家烤肉好吃吗？”

罗渽民稍稍愣了会儿，那男生语速很快，他竟没听出来说的是什么。

“没吃过，你想试试吗？下次来试试？”

他还是没听懂，对面的男生看看他，再看看店里，挽上哥哥的手臂又快速离开了，就像他刚刚突然出现一样。

那男生离开巷子很久之后，罗渽民才从记忆盒子里翻找出与男生说话语调相似的语言，他看过的中国电视剧少之又少，也不知为何就这般笃定男生和男生的哥哥是中国人。

跑出小巷后董思成才问他跑这么急干什么。他只想路过匆匆看一眼，为什么会停下脚步自己也不知道，还和罗渽民对上了眼，对方一定觉得他是个尾随的怪人。

“没什么，巷子黑，有点怕。”

董思成笑他，灯火通明他也害怕，揽着他绕路去找车。

他是感觉到罗渽民有向他走来的意思才跑的，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是母语，罗渽民应该没听懂他和董思成的交流。

总之他真的不是怪人啊，就是真的巧，次次都能碰上罗渽民，次次他都好奇想探个究竟。

董思成只送他到小区外，这车是自己偷着搞来的，不敢让姨妈看见，先前说好为黄仁俊挡刀的话也不作数了，黄仁俊回到家里果然挨了一顿训，供出来是董思成带他去玩儿了，但无用，该他挨的骂不会因此就转移给董思成。

妈妈交代的话出了家门就抛诸脑后，董思成照例来接他，照例带他去小巷觅食，昨天见他对那家烤肉感兴趣，老早就定了位置。

黄仁俊原本是不想去的，只想买份炒年糕就走，妈妈的信息适时抵达手机，有点事回来晚一点，让他自己在家注意安全。黄仁俊往巷子里看看，今天没有看见倚在屋檐下的罗渽民。

“那去吧。”

直到罗渽民端着菜品来到他面前，黄仁俊手里的玻璃杯打了滑，罗渽民弯腰为他们摆上菜品，微微偏头看了他一眼，黄仁俊往后缩了缩坐得离他远一些。

可是人离开后他又忍不住转头去看，罗渽民进出厨房都很熟练，为客人服务时面无表情，他一直看，董思成敲敲碗筷唤他回神。

“认识？”

不知道如何回答，认识吧，也不算，不认识吧，确有几面之缘。

“不认识。”

店里好像只有那位大腹便便的店主和一位阿姨，再算上罗渽民，一共三人。一开始他猜想罗渽民是勤工俭学，看明了那位收银处阿姨的面容之后推翻了之前的想法。

应该是罗渽民家的小店，店主人应该是他的爸爸妈妈。难怪那天那么晚了他还出现在这条小巷里。

忽然厨房内传来摔盘子的声音，引得店内顾客纷纷向厨房看去，一直站在收银台的阿姨也跑向厨房，里面不知在争论什么，太远了听不清，没一会儿就见着罗渽民微低着头离开店里，黄仁俊也咬着筷子起身。

董思成开了罐可乐，眼神示意他想去就去，黄仁俊放下筷子就跟出去。

他并不知道罗渽民会去哪里，只是依着感觉，每个不见光的角落他都看看，看起来真的像个跟尾随怪人。

罗渽民蹲在离垃圾堆不远的路灯下，手里玩着打火机，黄色灯光落在他头顶，黄仁俊一时忘了罗渽民原本的发色。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啊？我我我……”

罗渽民还是蹲着，扬起脸，刘海投下的阴影横亘在鼻梁上。

黄仁俊忙摆手，转身想离开又被罗渽民喊住。

“跑什么。”罗渽民站起来，“我看起来很可怕？”

学校里怎么传他的他都知道，这个新来的小子一定也听过不少。

“没有。”黄仁俊答得干脆，侧过一边身子。

罗渽民轻笑一声，与黄仁俊擦肩而过。

“回去吃你的烤肉去。”

他与罗渽民总是隔得很远，刚刚擦肩算是最近的距离了，匆匆一瞥黄仁俊不知道是自己眼花还是什么，感觉罗渽民脸颊有点肿。

“那你呢？”

“我？当然是回去。”

罗渽民走了一小节路后回头看，黄仁俊还站在原地。

“走不走。”

黄仁俊握了握拳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回到店里，罗渽民直径走去布帘后，收银的阿姨见他回来也跟过去，一路上给客人们鞠躬道歉。直到结账黄仁俊都没再见罗渽民出现过。

收银的阿姨是个美人，尽管散下的发髻挡去了一半脸，找零后恭恭敬敬地送他们离开，黄仁俊一直盯着被挡住的那半边脸，阿姨始终不和他对视，还是董思成扳过他脑袋拐着离开烤肉店。

“一直盯着人家看什么？”

“没什么。”

他心思细，仅从摔盘子争吵和罗渽民脸上的伤就能推演出一个故事的轮廓，阿姨躲避他的目光，他还是在散落发丝间捕捉到脸颊上红痕。

隔壁炸鸡店里放着最新的女团回归曲，映衬着速食快餐的氛围。黄仁俊回头看了一眼，烤肉店屋檐下的橘色暖灯与这深秋更相配。

小时候老师教大家猜字谜，秋下一心是什么字。

他问思成哥知不知道，思成哥搂过他往街道中间走，顺手捏着他耳朵。

愁嘛。

他从路灯下玩火机的罗渽民发顶读出了这个字。

2.

进校门前张望了一会儿，确认碰不上罗渽民之后才从衣兜里掏出名牌戴好，回到教室就听见同桌和周围的女孩子在议论，五班那个罗渽民，昨天又约架去了。

罗渽民昨晚明明就在自己家的小店里帮忙干活。

黄仁俊取作业的速度慢下来，低着头听她们聊。

罗渽民的班级在走廊的那头，黄仁俊的班级在这头，很少有碰见的机会，只有去老师的办公室才会路过罗渽民的班级。他还没有和罗渽民见上面，从女同学的言语间拼凑一个昨晚的罗渽民。

消息是罗渽民的同学传出来的，说他脸上有明显的青紫，不遮不掩，有人偷偷看他就抬头让人看，肯定又去约架了。

嘴角也破了皮淤了血。

黄仁俊将作业一本一本拿出来放整齐，看似无意于谈话，其实每个字都听得清晰。

昨天离开前罗渽民的伤没有那么明显，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绝不是同学说的这样。好奇心又起，课间自告奋勇替小组长去交作业，刻意放缓了脚步，可惜的是没有在短暂时间里找到罗渽民。

那些关于罗渽民的传说他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想知道，终于在女同学再次谈论的时候插进话题，问了一句：“他怎么了？”

还以为会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来说去还是他在国内见过听过的，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叛逆行为，自以为很酷很独特，抽烟喝酒烫头染发打架。黄仁俊甩甩头，一点也不新鲜，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值得当成话题来议论。

在叛逆上国内外也是高度一致。

还霸凌初中生，联合他社会上的朋友。

和隔壁私立高中的那个李帝努也不对付。

你们说为什么李帝努就没收拾他呢，明明看他很不爽，以李帝努的家世想收拾一个罗渽民不在话下吧。

那你要去问李帝努了。

不过李帝努也好帅啊…

罗渽民的那个社会朋友也很绝。

…………

黄仁俊本想听听罗渽民的传奇故事，可是女生们说着说着就变成了颜值评比，见她们没有拉回话题的意思，黄仁俊不再听下去，翻开自己的书。

脑袋里各种画面闪现，回忆在国内时遇见的校园霸凌，他和他的台湾笔友还讨论过各自学校的校园霸凌事件，他觉得罗渽民和那些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

可能是因为在秋风里想起了那个字谜。

很久没有给扬扬写信了，黄仁俊打算放学去选几张好看的明信片和信笺纸，他来韩国都忘了告诉扬扬。

在学校一整天也没碰上罗渽民一面，晚自习思成哥又来接他，这次带他去了另一条街，顺便挑了好几张明信片，都是特色小吃，馋死扬扬。

明信片也是思成哥付的钱，黄仁俊咬着串儿对上董思成忽闪忽闪的眼睛。

“什么事，说。”

“你明天没课吧？”

“没，周末。”

“那行，那你明天的时间我预定了。”

“干嘛，拐卖啊。”

董思成没有回答他，又去给他加点了些肉食，回来时拎了瓶豆乳，看他吃的样子笑得见牙不见眼，黄仁俊后背一冷，肯定没安好心。

总归是他哥，害他的心思肯定不会有，多半又想带他一起干什么坏事，他倒没太担心什么，就怕董思成吵他懒觉。

调了静音，揉着鸡窝头醒来一看手机居然没有未接，还以为今天就放他鸽子了，刚准备去热个午饭，董思成的电话就来了，让他收拾收拾，马上来接他。

“可是我还没吃饭……”

不等他说完那边已经挂断，黄仁俊揉揉肚子，夹了几块火腿吃就去换衣，心想着等下一定要点最贵的，好好宰他哥一顿，但他哥没给他机会，一车给他拉到二手汽车市场，车把手上的三明治和牛奶丢给他。

“……我这么好打发？”

“哎你先帮我，晚上带你吃好吃的。”

二手车城虽然没有电影里那样黄沙飞扬，某个废旧车顶坐着一位西部牛仔，叼着雪茄吐着烟圈，但也没干净到哪里去。

他不喜欢锈味和机油味，拉高拉链遮住半张脸，都不想开口骂董思成，吸一口都快气绝。董思成没事一样，大大方方和店主打招呼。

“不至于吧，你那颜料也没好闻到哪里去。”

“我宁愿被颜料毒死也不愿意被机油味儿闷死。”

还吃个屁的三明治，张口就身亡。

董思成受不了他，掐着他手腕一把拉开拉链逼他呼吸空气。

和空气中机油铁锈味。

“机油没闷死你，自己先把自己闷死。”

店主是个花臂大叔，编了头脏辫，见董思成来，低声喊了句“东赫”，没人应他，抬手指了指里间，董思成招呼上黄仁俊一起进去。里间墙壁比外间墙壁更花哨，满墙涂鸦吸引了黄仁俊的注意，忘了空气中的难闻气味。

董思成挨个车底敲敲，黄仁俊跟着他一起蹲下来看，这感觉像看一场现实版的变形金刚，巧的是还真有黄色雪佛兰，董思成敲到那辆雪佛兰，黄仁俊憋了口气。

是不是要变身了，是不是马上就要站起来个大黄蜂，这天花板不够高，大黄蜂站不直。

没有大黄蜂，雪佛兰车底滑出一人，嘴里嚼着泡泡糖，不清不楚一声“哥”。

董思成拉着他起来，黄仁俊注意到男生裤兜上栓了一串仿版克罗心，白T染上各种颜色，衣摆扎了个结，勒出细腰，歪过身与他对上眼。

“这是我弟，学美术的，我带他来帮我参考参考。”

就是董思成又想折腾他的爱车，改装完了还嫌不够，想整点更拉风的颜色，这小帅哥帮他设计，设计来设计去都不太满意，总差了点什么，想起还有个会画画的黄仁俊，这不胁迫过来了。

“哥的弟弟？我该怎么称呼？”

“叫仁俊。”董思成揽他站近一些，“你们好像同年。”

听见“同年”两个字小帅哥的圆眼睛睁得更圆了，看向他的眼神也和之前不同，多了些欣喜。黄仁俊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抓抓脑袋躲开视线。

小帅哥领他们去台子后，挥开桌面上的杂物，抽出好几张色稿拿给黄仁俊看，黄仁俊看一张撇撇嘴，看一张皱皱眉，小帅哥也跟着他变换表情。

“都不行吗……”

“还行吧…你想要什么样的？”黄仁俊撞撞董思成。

“说不上来，东赫给的这几张看着也还行，就总有什么地方感觉怪怪的？”

黄仁俊到处找马克笔，小帅哥拉开抽屉，各种牌子的散装马克笔躺在里面，还泛着油光，犹豫几秒还是拿了出来。

小帅哥让座给他，看了一会儿就说自己去修车了，董思成在这看他画。

小帅哥再次钻入车底，黄仁俊才小声问他哥，这人是他朋友还是谁。

“帮我改装摩托的，挺有意思的小朋友。”

黄仁俊“哦”了一声。

“跟我同年？”

“嗯，李东赫，叫他东赫就行。”

黄仁俊还想问跟他同年怎么没去上学在这修车，握上画笔他就有些沉迷。他也很久没画画了，上了高中以后仅当作爱好，没有很认真地训练。

董思成看累了又去找李东赫，不嫌地脏直接坐在木板上和他聊天，李东赫对黄仁俊还挺感兴趣的，问了好多关于黄仁俊的问题。

也是中国人吗，韩语说的好好，哥你要向他学习。

外间大叔又呼唤李东赫，李东赫滑出身子，仰头答了句“什么事”。

“渽民来了。”

黄仁俊也抬起头，整好撞上罗渽民看过来。

“……李东赫……”

“我在这我在这！”

李东赫挥着扳手招呼他，罗渽民眼神闪了闪，转过身去找李东赫，黄仁俊突然站起来喊住他。

“哎你！”

“什么？”

明明他们离开烤肉店的时候罗渽民没有伤得这么重啊？今天一见确实是同学说得那样，甚至有新伤。

真的约架了？

但他不敢问，罗渽民等了会儿看他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又转过去，和李东赫撞了个满怀。

疼得弯了腰。

“怎么回事？”李东赫扳着他的脸左右看看，捏到罗渽民痛处，罗渽民吸了口冷气。

“轻点……”

“怎么回事？你爸又……”

罗渽民摇摇头，剩下的话李东赫自动噤声。

“去坐着，我去拿药。”

里间唯一的座位就是黄仁俊那儿，黄仁俊回过神来以后让出凳子，退得远了些。

“这也能碰上你。”罗渽民先开口。

“啊？嗯……”

两人便没了交谈，李东赫拿来药箱给他上药，黄仁俊站去另一边，上药的空隙罗渽民时不时瞥他几眼，接着又被李东赫捏着下巴扭回来。

董思成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来问黄仁俊，黄仁俊也只是摇头。

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衣服脱了。”

“算了吧……”

“要命还是要面子？”

“…………”

他又看向黄仁俊，黄仁俊立刻背过身去，拉着董思成去雪佛兰，那边才有轻微拉链的声音，还有李东赫拉绷带的声音。

还挺严重的。黄仁俊在心里计算着，伤成什么样才用的上绷带。

真去约架了吗。

店主又一次呼唤李东赫，李东赫摔了手里的镊子，冲着门外大吼了一句:“又他妈是谁！”

“……是我……李帝努……”

黄仁俊从雪佛兰后探出一个脑袋，观察着，门外那人穿着干干净净的浅灰色卫衣，手里还提着保温盒。

“……你来干嘛…”李东赫问李帝努。

“他来干嘛。”李帝努指着罗渽民问李东赫。

“……他们在干嘛？”黄仁俊问董思成。

这什么？演完热血高校开始演狗血三角剧？

董思成也不认识，和黄仁俊一起躲在雪佛兰后观察着，出现了，女同学口里那位私立高中的李帝努，和罗渽民不对付的李帝努。

李东赫背过身去不理李帝努，蘸着药酒给罗渽民擦伤处，在李帝努眼里罗渽民衣衫大开，由着李东赫上下摸索，两人靠得还很近。

保温盒重重放下，捉住李东赫的手不让他给罗渽民擦药，黄仁俊只能看到这两人的动作，看不见什么表情，不过猜猜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和善的样子。

“放手？”

“我…给你带了炖骨汤…”

“我说了我不要，你也不要再来找我好吗？”

“你不要…那给小妹他们，他们…”

李东赫闭了闭眼，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善一点。

“今天不想和你吵，你快走吧，我还要给渽民上药。”

那边罗渽民被点名，立即摇摇头，拉好衣服：“我没事，你忙，我先回去……”

“你回来，跑什么，该走的不是你。”罗渽民走了两步被李东赫拉住。

黄仁俊的视角来看，李帝努拉着李东赫，李东赫又拉着罗渽民，也管不上是不是脏，下巴搁在歪掉的车灯上。

“你为什么总和他混在一起？”这话不知是在问李东赫还是在问罗渽民。

“与你无关。”李东赫甩开被牵制的手腕。

两人僵持，罗渽民抬头望天，又看地，就是不看李东赫和李帝努。

车灯本就不牢靠，黄仁俊上半身重量都压在上面，掉下一块铁皮发出声响，引得那边三人都看过来，黄仁俊憋了口气，与那三人对视。

罗渽民反应过来什么，甩开李东赫：“你们聊，我去找我同学。”

黄仁俊没想到罗渽民知道自己的名字，那句看似相熟的“仁俊”一出口，黄仁俊愣愣地被他拉起来，罗渽民的眼里完全没有车门后的董思成，为了表现他们很熟，搂着黄仁俊的肩膀跟李东赫告别。

黄仁俊一阵我我我你你你，伏在他肩骨上的手掌收紧，他吃痛，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他没否认，李东赫一时间也没空追究他和罗渽民是不是真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相熟。

几乎是被挟持地离开汽修店，黄仁俊一个劲儿地回头找董思成，回一次头罗渽民扭回来一次，一直挟持到二手市场另一面的小山坡下罗渽民才松开手，坐在大石头上招招手，让黄仁俊一块坐。

黄仁俊摇头。

“你怕我？”

黄仁俊犹豫了会儿，摇摇头。

“过来坐。”罗渽民又往石头边挪挪屁股，给他让出更大空间，“等他们闹完了再送你回去找你哥哥。”

黄仁俊挨着边边靠着，没有坐上去，罗渽民坐在上面晃着腿。二手车城离江不远，罗渽民带他来这里似乎还能感受到江风。

他有好多疑惑，想问，又不敢问，微微侧了侧头，罗渽民掏掏口袋，掏出两粒泡泡糖。

“吃吗。”

黄仁俊还是摇头，罗渽民也不跟他推拉，握着拳收回去，拆了小塑纸抛进嘴里，没一会儿就吹出一个淡粉色的泡泡。

黄仁俊盯着自己的运动鞋出神，泡泡破掉的声音吓到他，抖了一下，罗渽民又吹了一个泡泡，歪头看他。

“你…不是韩国人吧？”

“嗯？不是。”

“中国？”

“你怎么知道？”

新的泡泡又破掉，这次没有大的声响，黄仁俊也抬头看他。

“不知道，猜的。”

“挺会猜。”

短暂交流之后又恢复沉默，董思成带给他的三明治丢在桌上忘了吃，肚里咕噜噜翻滚，黄仁俊抬手揉了揉，那颗被他拒绝的泡泡糖又出现在他眼前。

“只有这个了。”

黄仁俊抿抿嘴，接过那颗泡泡糖剥起糖纸，罗渽民自言自语道：“还没吵完啊…”

西瓜味的泡泡糖，和他在国内吃过的味道无大的差别，甜味入喉饥饿感稍缓一点，借着甜味鼓起勇气，仰头问罗渽民：

“你的伤？”

“嗯？”

黄仁俊抬手指指他的颧骨和嘴角，罗渽民反应过来，努努嘴：“没事。”

“……那天我们离开你都没有…”

“从你离开到第二天，还有十几个小时，能发生很多事。”罗渽民无所谓道。

黄仁俊突然跳下地，与他面对面，拳头也握了起来。

“你…真的约架去了？”

罗渽民好像明白了什么，也不晃腿了，盘坐起来，撑着下巴俯视黄仁俊。

“你很好奇？”

“也也不是好奇…”

“谁告诉你我约架？”还能有谁，不就是班上某某某，学校某某某。

“就就就听说…”

“你不信他们说的？”

“不信。”这句话黄仁俊没有犹豫，甚至敢与罗渽民对视，想表现出自己的坚定。

罗渽民乌着嘴角扯出一个笑。

“我说你就信？”

黄仁俊点头。

罗渽民笑意更甚，眼睛都弯了起来，黄仁俊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感觉有些窘迫，微微低头，石头上那人又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有为什么？

“就，觉得，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罗渽民点点头，吐掉嚼没味道的泡泡糖。

“因为外貌？”

“啊？不不是！”黄仁俊慌忙摆手，“我不是那种…”那种以貌取人的人……

怎么说呢，确实是因为外貌对罗渽民起了好奇，可执拗选择相信并不是因为外貌。

转学前的语文老师是位快五十的大叔，腰肥膀圆，留着特属于那个年纪男人的地中海发型，不管冬夏都爱别着党徽，黄仁俊与他只有短暂一学期的师生缘分，却记得很牢。

老师珍视党徽，也爱诗词，办公桌上有本翻脱页的《稼轩长短句》，他记得老师最爱那首“少年不知愁滋味”，常常批评他们的作文是“强说愁”。

那天找到路灯下的罗渽民，在深秋晚风中抖了抖，心底念出一句“天凉好个秋”。

他看到的罗渽民，和传说中的罗渽民，不一样。

“也可以说是约架吧。”

他没怎么嚼泡泡糖，含在嘴里甜味一点点散掉，罗渽民托着下巴等他的反应。

黄仁俊摇头，缓慢而坚定的摇头。

“不信？”

“不信。”

“有意思。”

口袋里手机震动，李东赫来电话让他滚回去擦药，他还想问一句李帝努，李东赫说完自己的就挂了电话，不打算和他掰扯。

罗渽民跳下石头:“走了。”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嗯……猜猜看？”罗渽民眼角也有伤，但不妨碍他冲黄仁俊眨眼睛。

“……猜不到。”

“走了。”罗渽民走到他身边揽过他肩膀，像来时一样挟着他返回，“别在东赫面前说漏嘴。”

“……我和他不熟。”

“你哥和东赫交好。”

“……知道了。”

罗渽民这样搭着他的肩，没有之前那样畏惧了，也没之前那样抗拒。

“你好听话。”

黄仁俊扭头瞪他，想反驳一句“你才听话”，再一想，“听话”这个词确实和罗渽民不太搭，又闭上嘴。

就这样勾肩搭背回到汽修店，李东赫靠着木台在和董思成聊些什么，看上去心情没有很糟糕。董思成看过来后罗渽民就挪开手臂，在背后轻轻推了黄仁俊一把，董思成伸手接住他。

“滚过来。”李东赫一转头就换了副面孔，对他极凶。

“他惹你，冲我生什么气。”

黄仁俊不敢置信罗渽民在撒娇，睁大了眼睛，那两人谁也没有看他，李东赫推着罗渽民坐上小凳。

“哥，明天你再过来吧。”李东赫转过身来，“今天…”

“你忙吧，我们先走了。”董思成搂紧了黄仁俊。

离开前罗渽民仰过身子跟他告别，竖起食指放于唇上，冲黄仁俊眨眼，小动作被李东赫捕捉到，打下他手背，夹着酒精棉球按在他乌青的嘴角。

黄仁俊背过身去听见罗渽民轻声呼痛，还有李东赫斥责他的语气。

“哥，我饿了。”

将手揣进衣兜，是快到冬天了吧，这才傍晚他就感到冷了。

“人走了。”李东赫唰地拉开罗渽民衣链，撩起里衣，“说吧，怎么伤这么重。”

罗渽民配合他脱掉外套上衣，默默转过身去，后背满是被抽打过的伤痕。

“……”李东赫提了口气，又缓缓吐出来，拧开药酒盖，倒上手掌，轻轻揉着罗渽民的伤处。

“他又打我妈，我护着。”

李东赫摇了摇头，眉头拧在一起。

“这样不行。”

“是啊。”

“得想办法。”

“杀了他吗。”罗渽民吐出这句话时轻飘飘的，“我倒是想。”

李东赫按到他肩胛骨，没忍住喊了句痛。

“想办法离婚。”

“想什么办法，他不同意离。”

李东赫叹了口气。

“弟弟妹妹呢，还好吗最近。”

“长大了，不会主动告诉我了，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

“东赫，你不想回去念书吗。”

背上的手掌收回去，罗渽民转回来，李东赫抿着嘴收拾药盒。

“想。”去放药盒的时候裤兜上的克罗心磕到木台上的铁盒，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罗渽民跟着他的话点点头，有什么办法呢。

李帝努带来的保温盒还留在木台上，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劝住了李东赫收下保温盒，罗渽民想了想，这都是第五个了，每次李帝努来找李东赫就换一个新的保温盒。

“这个，怎么打算的。”罗渽民敲敲保温盒。

“他不都说了吗，给妹妹弟弟。”

还是这个理由，李帝努真的很会拿李东赫痛点。

“炖骨汤，孩子们都在长身体，倒掉也可惜。”

李东赫坐上木台，罗渽民也趴下，和他一起看卷门外的日落，虽然被大树挡去了多半。

思考着他和李东赫都无奈的人生命题。

出门时还想着敲董思成竹杠，坐进烤鱼店里他什么都没点，全是董思成招呼的，不知在想些什么，只留给董思成一个发顶。

董思成给他倒上荞麦茶，打破这长久的沉默。

“是你同学吗。”

“是。”黄仁俊答得爽快，但还是没抬头，看起来是在用心剔鱼刺。

“真的是吗。”

“真的。”黄仁俊抬头看了他一眼，试图用眼神说服哥哥。

“…自己在学校多注意一点…”

“嗯嗯嗯吃鱼吃鱼吃鱼别说话。”

董思成提了口气，黄仁俊明显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一直低头扒饭。

算了，黄仁俊是个聪明人，不需要他说太多。

周日黄仁俊主动约他一起去汽修店，最后还是用了他的图，李东赫戴着面罩给董思成的爱车喷漆，黄仁俊蹲在他的不远处拖着下巴看。

“有什么想问的？”李东赫摘下面罩，屁股转了一圈面向黄仁俊。

刚刚黄仁俊支走董思成的意图不能再明显了，满脸透露着求知欲。

“……”黄仁俊放下手，在灰地上画着什么。

“想问渽民吗？”

他在地上反反复复写着“na”两个字母，李东赫看看地面，又看看写字的人。

黄仁俊也不点头也不应声。

“其实我更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

“你们真的是同学？”

黄仁俊点头。

“不同班。”

“那就奇怪了，他们学校的人可怕他了，见了他都绕路，怎么你不怕他？”

黄仁俊想说我为什么要怕他啊，他又不是老虎狮子，又没伤人又没害人。一长串腹诽吐露出来就两个字:“不怕。”

“你是他朋友吗？”

朋友？黄仁俊眨了眨眼，他和罗渽民？不算吧。

“你是他朋友吗？”黄仁俊反问李东赫。

“我是啊，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李东赫刻意咬重了“最好”两个字，但黄仁俊没什么反应，“哦”了一声算应答。

那她们说的罗渽民社会上的朋友，应该就是李东赫吧。

“你如果想问他的传说里那个社会朋友是不是我，我可以回答你，是我。”

“我不是想问…”

“陪他霸凌初中生的也是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他慌张解释的样子，李东赫笑出了声。

“你别紧张啊，我又不欺负你。”

“不是不是……”黄仁俊激动地站起来，还想解释什么，董思成提着炸鸡回来了，打断他们的聊天。

三人围在木台上吃炸鸡，明明头天十分受不了这里的机油铁锈味，今天就能坐下吃炸鸡，黄仁俊觉得自己还挺神奇。

改色还得一段时间，吃完炸鸡董思成就约着黄仁俊回去，李东赫借口找黄仁俊对稿子将人拉到摩托背后去，握着他的手:“思成哥是个特别好的哥哥，你是他弟弟，我相信你也是个好人，渽民他…在学校没什么朋友，昨天看你和他关系还算不错，就拜托你在学校里多照看他一点。”

黄仁俊一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怎么李东赫几句话就把他盖章成罗渽民的朋友了。

“他跟我说你是难得没有相信那些听说的人。”罗渽民趴在木台上跟他说那个黄仁俊，是个挺有意思的。

“我……”

“渽民是个好孩子，如果你愿意认真看看他。”

黄仁俊没来得及答复什么，董思成已经过来拎他了，李东赫挥着喷漆笑着跟他们告别。

其实黄仁俊很想问问他，那你呢。

3.

但生活并没有因为李东赫的单方面盖章就让黄仁俊和罗渽民的世界快速融合，除了李东赫之外没人会认为黄仁俊是罗渽民的朋友，就连黄仁俊自己都不这样认为。

想必罗渽民也没把自己当回事。

黄仁俊路过五班的时候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了一眼，意料之中的没有找到罗渽民。

即使他有一头显眼的亚麻色。

看吧，缘分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

以为自己和罗渽民缘尽，谁料社团群突然活跃，疏解疏解社员们半学期的辛苦，动漫社又拉了次活动，社长在群里疯狂呼唤社员们，带他们去野营，黄仁俊一看，不错，有兴趣。

再一看后缀:和街舞社联谊。

一个没拿稳手机摔到地上去。

那什么，那个罗什么民的，没记错的话就是街舞社的吧？

那双灰扑扑的小白鞋再次出现在他视野里，在他呆愣的时间里替他捡起手机，递至眼前，屏幕上的消息不断跃出。

怎么说，缘分这种东西，怎么说？

“要不要，不要我就拿走了。”

黄仁俊机械地抬头，机械地接过手机，再机械地转身，一句谢谢都没说。

罗渽民兀自耸肩，一腿迈进教室，那只机械的黄仁俊忽然转身，站在前门喊他:

“喂！你去吗？”

这一声喊得整条走廊的同学都看过来，罗渽民左右看看，再指指自己。

黄仁俊点头。

“去什么？”他还是正常音量，前后门的距离，用不上喊。

“社团联谊！”可黄仁俊不仅喊，还挥着手机喊。

“你去吗？”

“我……去！”

罗渽民低头思考几秒，再抬头时带着笑。

“我也去。”

一堂生物课的时间，全校都知道那个罗渽民，有朋友了。

谁啊那么想不开和罗渽民玩。

听说是个外籍转学生。

难怪了，肯定被罗渽民的脸给骗了。

好想提醒他啊，不要和罗渽民走得太近。

…………

话题引发者黄仁俊同学，乘着老师背过去写分子式的时间抽出一张明信片。

[To :扬扬，周末要去野营，你们中学会有野营的活动吗？我会多拍好看的照片，印成明信片寄给你。]

说是去野营，他们的年纪家里一定不会允许一夜不归，缩减缩减就成了小型聚餐活动，带上各自最拿手的便当。黄仁俊没有麻烦妈妈，去超市选了一些零食，当做自己带的便当，还有他的小相机，答应了扬扬拍照给他看。

其实他和其他社员不是很熟悉，随便找了位看着不眼生的同学挨着坐下。不知道社长从哪里借来的LED篝火灯，放在中间，看起来还挺有野营的氛围，社长陆陆续续掏出许多设备来，黄仁俊抱着自己的小书包东张西望，他只能通过私服来分别是不是街舞社的同学，上次匆匆一晚，他只看见了罗渽民，当时跳舞的那些人长什么样压根没往心里去。

一直蹲在社长身边的那位戴耳钉的男生，应该是街舞社的社长，看起来和自己社长很熟的样子。

黄仁俊对着篝火拍了好几张，和周围人分享了一圈零食，直到社长拿出她的粉色小话筒，黄仁俊都没见到罗渽民的身影。

不是说好了来参加吗。

邻座的圆脸男生分给他一块烤肠，黄仁俊左立不安四处张望，圆脸男生问他在找什么。

“找罗渽民。”

另一边的女生扭头：“罗渽民？是我知道的那个罗渽民吗？”

“难道我们学校还有好几个罗渽民？”

“他不会来的。”女生回答他，“他从来不参加活动。”

明明上次就跳了舞，社团之夜那天。但黄仁俊也只敢在心里说说，伸着脖子朝山坡下看，明明都说好了的。

他想给罗渽民打个电话，可是他没有罗渽民的联系方式。

不就是李东赫说了几句话吗，他还真的听进心了，自己和罗渽民又不是朋友。

可是明明答应好的，为什么放他鸽子。

黄仁俊甚至想去问问街舞社的同学。

于是他就去问了。

街舞社长表示自己没有接到罗渽民要来参加活动的消息，规划人数的时候也没有算上他。

罗渽民这个骗子。

“你和他很熟？”

“不熟。”黄仁俊有点生气，语气明显比刚刚冷了几度。

“也是，他怎么会有朋友。”社长耸耸肩。

黄仁俊回头瞥了社长一眼，社长被他眼神弄得摸不着头脑。

“我说实话啊，他从来不和我们一起玩。”挂名社员而已。

放你妈的骡子拐弯屁，不和你们玩上次社团之夜跳舞的是鬼吗。

但是黄仁俊懒得理了，回到自己那边刷起手机来。思成哥这两天好像比较忙，周末都被扣下做课题，好几天没来接他了，黄仁俊也不好意思烦他。社长啊啊几声试音，黄仁俊戴上耳机，上峡谷一战，后来他们说什么玩什么他都懒得听了，身边人的热闹与他无关。

不想来就不要答应，答应了又不来。

算了本来就不是朋友。

烦死了不是朋友被放鸽子也很烦。

罗渽民果然不是个好人。

屏幕惨招虐待，惨淡的“defeat”晃动着，黄仁俊摘下耳机，收拾好书包零食绕去学姐身边小声说自己有事先走了，他们玩在兴头上，没多问他，嗯嗯两声当作知晓。

黄仁俊又戴上耳机，挑了首热血沸腾的歌，飞跑下小山坡，包里的巧克力豆哗啦作响。

他只去过两次二手汽车城，两次都是思成哥带着他，手机导航导来导去，还是决定打车去。

每次信缘吧，他就碰不见罗渽民，不信了吧，罗渽民又出现。是缘分在闹他玩还是罗渽民在闹他玩。

如果李东赫问他来干什么，他就说董思成拜托他来看看车怎么样了。

完美的理由。

他和缘分赌一把。

绕过店外的老旧汽车，还好他瘦，车与车之间挤过去不算难事，他从卷门溜进去的，没有惊动正店的花臂大叔。

准备了两套开场白，要是碰上罗渽民，就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骗人，要凶，要狠，他才不怕罗渽民，拿出在家舔栏杆的勇气来。

要是罗渽民不在，他就问问董思成的车，问完了就走。

完美。

蹑手蹑脚走到雪佛兰后面，这辆雪佛兰好像和他有仇，明明没有碰到它，车灯下的铁皮又砸下来，李东赫循声回头，黄仁俊扶车灯的小动作被抓个正着。

李东赫身后还有一个光着上身的罗渽民。

黄仁俊缓慢眨眼，准备好的开场白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你怎么来了？”李东赫见是黄仁俊，转回去继续给罗渽民擦药，“思成哥呢。”

对他的出现倒是一点也不惊讶。

“我……他……最近忙。”

“你来看车吗，还没改好。”

“嗯……”黄仁俊走近几步，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也不是……”

舔栏杆的起势全无，活像上课玩手机被抓的模样，低着头，缩着手。

“今天不是有社团联谊吗。”罗渽民撇开李东赫，露出一半脸，“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我正想问你，你不是说会去吗，怎么没去？”黄仁俊几步跨到木台前。

李东赫闻言，让开身，双手都是药油。

“你看看他这样子能去玩吗。”

“你怎么……”黄仁俊挤到李东赫身边，把罗渽民的上半身打量个遍。

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你怎么…怎么…”想触碰的手到半空又收回，满身都是细条的抽痕迹，上回没好的这回再添，破皮渗血。

“打架去了。”

罗渽民一脸正色，低头穿衣，李东赫又是一把掌: “等会儿穿，就一会儿冻不死你。”

“打什么架和谁打架为什么打架？”黄仁俊终于忍不住按上他肩膀，将罗渽民笼在阴影里。

罗渽民抬头端详了一会儿:“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我……你……”

黄仁俊语塞，又看向李东赫，可是李东赫蹲在一边给罗渽民膝盖上药，没接收到他的目光。

“你为什么不来社团要去打架？”

“不想去，想找人干架，不可以？”

“那你那天问我去不去干什么！你那天说了你会去的！”

“我说了我就一定要去？”

黄仁俊气得呼吸都快了一个节奏，呼呼出气，却又不知道反驳什么。

说到底他和罗渽民不是朋友，是他自己管得太多，因为李东赫说几句，还真就上了心，仔细想想，他和李东赫也算不上朋友。

那他在这里干什么，有病？有病。

得出结论后黄仁俊收回手扭头就走，也是，关他什么事，管太多，有病。

走了没两步背后一声巨响，连带着一些金属碰撞掉在地上的声音， 黄仁俊下意识回头，罗渽民拖着腿靠坐在木台上，紧闭着眼抬手挡着李东赫扬起来的手掌。

“不想上药你就说，砸老子东西干什么？给你脸了是不是？”

但罗渽民没看他，看着黄仁俊，黄仁俊回过神来，一抿嘴转过身去，罗渽民喊他。

“你去哪！”

“回家。”

“你等等。”

“干嘛。”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黄仁俊愣了愣。

“我不用我自己……”突然发现自己语气太和善，一点也不凶，脑袋一转舌头一抽，扭回头去皱着脸，“要你管？”

罗渽民笑出声，摇摇头，黄仁俊一瞧没凶上，反而让罗渽民嘲笑，不想和他多掰扯，跃过雪佛兰要离开。

“等我。”

不想和他多话，几步走到旧起亚边上，腕上一重。

“说了等我。”

“你要我等我就等？”黄仁俊挣着手腕，是他太瘦还是罗渽民手骨太大，握实他腕部一圈还有余，拽得紧紧的，一点不像受了伤的力道，“你是谁啊，要你指挥我？”

新来的外籍转学生不仅不怕他，还敢和他唱反调。

最后还是李东赫来解救了黄仁俊，拽着罗渽民回木台。

“把你衣服穿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店里在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哦，罗渽民还光着上半身，李东赫拖着他回去，他也拖着黄仁俊，画面确实有点违法乱纪的意思。

“还不松手？”李东赫丢来他的衣服，盖在他头上挡住前方，“好好的你逗他干什么，逗生气了你就没朋友了。”

这话黄仁俊听进去了。

“我不是他朋友。”

原本罗渽民快松手了，这话一出，顾不上穿没穿衣服，握着他手腕往前一拉，黄仁俊险些被脚下的木板绊倒，还好李东赫扶着。

李东赫对着罗渽民受伤的手臂拍了一巴掌，这才松了手，揽过黄仁俊道:“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头一回被别人记挂关心。”

黄仁俊想说他不是记挂关心罗渽民，张了张嘴，对上李东赫的圆眼睛，又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都是些什么事。

李东赫明显感觉黄仁俊泄了力气，没有刚才那样竖着刺才松开他，罗渽民也穿好了衣服。

“早点回家。”李东赫拍拍黄仁俊的肩。

他们从正门离开的时候花臂大叔瞅了他好久，转头去问李东赫这孩子什么时候进去的，李东赫随便编了个答案。

罗渽民腿不方便，黄仁俊埋头往前走，走了一段路才发觉身边无人，停下来等他，罗渽民见他回头，扯了一个笑容出来。

“……你别送我了，打车回家吧。”黄仁俊走回来，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要不要扶一把。

“你过来一点。”罗渽民勾勾手指。

“嗯？”黄仁俊就过去了，肩挨着肩，“怎么了？”

忽然罗渽民搭上他肩膀，半个身子的重量都倚着他。

“你好听话。”

“……别以为你是伤患我就不敢动手。”

罗渽民直起身，但手臂仍然搭在他肩上:“试试。”

“我不乘人之危。”

罗渽民还在惊讶黄仁俊的高级词汇，那边黄仁俊已经抬手招出租，拉下黄仁俊的手，一瘸一拐领着人往公交站走。

“坐公交就好了。”

如果不是膝盖痛，走回去也不是不可。

他十分享受离家在外的感觉，什么方式回到家最慢，他就挑选什么方式，一个人沿着江慢慢走也不错。

黄仁俊似乎也想到了什么，收回手臂，耸耸肩，找了个合适的受力点架着罗渽民。他不知道搭哪班公交回家，罗渽民在旁边他又不好意思拿手机出来查，即便他的设置还是中文，罗渽民看不懂。

扭着脑袋看背后的时刻表，搭在他肩上的手掌捏着他的脸扭回来。

罗渽民好像很喜欢这样。

“你家住哪。”

黄仁俊报了个小区的名字，罗渽民点点头。

“你呢。”

“就在那条街，走到头。”

“啊…那，是反方向…”

他的语气好像很遗憾的样子，罗渽民弯着嘴角笑了笑：“我送你到家。”

“不用，告诉我坐哪一班就好了。”

“那我不告诉你，你就跟着我走吧。”

“罗渽民你这人好奇怪啊！”黄仁俊终于挥开肩上的手臂，罗渽民一个重心不稳，弯了下膝盖，疼得噤声。

“…应该有很多人告诉过你我很奇怪了吧。”他们要等的公交一直没出现，罗渽民单腿蹦到站牌的座位坐下，伸着腿，“你还来找我？”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来帮我哥看看车，你想太多了。”

一起等公交的还有稀疏几人，黄仁俊也挨着广告牌坐下，手机开开关关，始终没有打开导航。

他比想象中的更信任罗渽民一点，哪怕刚刚有点生气。

罗渽民歪头靠着铝合金圆柱，眼睛看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不眨一下。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黄仁俊侧过头看他。

“嗯？你问。”睫毛颤颤，罗渽民收回目光，回看黄仁俊，“你问。”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嗯？罗渽民呆了几秒。

“啊，那天，你在我前面登记，刚好看见了。”

“哦…”这个答案，好像不是很满意。

害，果然好奇心重的只有自己，居然有几秒想象过罗渽民打听他的模样，可是罗渽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又不是朋友。

“怎么。”罗渽民突然凑近他，黄仁俊往后躲，后脑勺磕到柱子，一脸吃痛，罗渽民好想揉揉他脑袋，手指都翘了翘，还是没有那么做。

“你小心一点。”

又不是朋友。

说不告诉他就真不告诉他，一辆一辆的公交开过去，罗渽民不起身，黄仁俊也不起身。

小瘸子站了起来，提着腿往栏杆那边蹦，黄仁俊赶紧跟着站起来托着他手臂，嘴里说着“小心小心”。

黄仁俊比他稍矮一点，小心翼翼搀着他，能看到头顶的发旋。他哪里有那么脆弱，还用人搀着走，习惯性推开，手掌却被黄仁俊握着，罗渽民低头看了眼，黄仁俊在耳边问他：“这几辆，上哪辆啊？”

不是第一次听黄仁俊说话了，但是是第一次找到形容词来描述他的音色。

清新？好像也不太对。罗渽民兀自摇头。

“啊？都不是？”黄仁俊见他摇头又问他。

握着的手掌还没松开，干脆这样拉着他上车，往后排相连的座位走去，黄仁俊一路护着他，怕他磕着碰着，刚刚眼见一身伤，只是看着都觉得痛。

他还是不相信罗渽民去打架了。

罗渽民以伸腿不便为由让黄仁俊坐靠窗的位置，自己坐外侧，黄仁俊想也没想就进去了，罗渽民见他乖乖的样子又想逗他。

“你就这么听话，我让你坐里面就坐里面，你不怕？”

“怕什么？”

“这趟车要是不回你家呢，出路被我堵上了，想跑都跑不了。”

他不说黄仁俊还没察觉，他一点破黄仁俊才反应过来，狭小空间里，只要罗渽民有心不让他出去，他还真出不去。

要么跳车。

黄仁俊回头看了眼车窗外。

“你不会的。”

看他这么冷静，顿时觉得不好玩了。

“你也不问问我要带你去哪里？”

“回家啊。”

“仁俊？黄仁俊？”罗渽民又凑近他，眼神上下扫了一遍，逼得黄仁俊靠上玻璃。

“干嘛。”

“你也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很容易被骗。”

“谁骗我，谁那么无聊没事骗我。”只有你罗渽民，十句话八句是假的。

“不是我吓你，你这样的，又好骗卖的价钱还高。”罗渽民退回去，娓娓道出几起留学生失踪被害事件，意图吓吓黄仁俊。

但黄仁俊根本没有在听，眼睛离不开罗渽民的脸。

“问个问题。”

“问。”

“你要告诉我实话。”

罗渽民没应他，只是笑笑。

“为什么没来联谊会。”黄仁俊的语气更像是逼迫，逼迫罗渽民必须给他一个回答。

“打架去了。”

黄仁俊似乎早料到。

“为什么打架。”

“就，想。”

这个问题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出个结果。看他也不想认真回答，黄仁俊也不和他继续打太极，直接结束对话，扭过头去看窗外的灯光。

好像快立冬了，玻璃上结出水雾，灯光模糊成影状。这样看去，和在家乡很像，在家里他也会在放学后和朋友们跑去买碗麻辣烫再回家，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手机忽然亮起，朋友来消息邀他上线，黄仁俊打字很快，就算他一个字一个输入，罗渽民还是看不懂。

看不懂文字，不知道软件，不知道黄仁俊在聊什么，只有锁屏上的数字钟他认得，还有银河壁纸他认得。

黄仁俊韩语不错，逗他的时候都忘了这是个外国人。

“你的韩语，说得很好。”

“嗯？嗯。”黄仁俊没有抬头，手指划着手机屏幕。

还是他不认识的软件。

“你在看什么？”他想凑过去看看，可是不太好意思，略微撑起身，马上又靠回去，没控制好力道，后背椅子上的凸起，痛得龇牙，黄仁俊立刻回头。

“你怎么了？”

见他回头，罗渽民扯出一个笑，手掌试图扭去后背揉揉，可是扭不过去，以一个极怪异的姿势对着黄仁俊笑。

“撞哪儿了？”

黄仁俊放下手机想看看他后背，罗渽民抬手拦下。

“没事。”

“你小心一点。”

“你还挺奇怪的，对个陌生人这么关心。”

“你也挺奇怪的，抓着陌生人的手不放。”

两人同时低头，目光汇集在手腕上。罗渽民抓着他不放。

“我本来就很奇怪，你应该也听说了。”罗渽民还是没放，“奇怪的人当然做奇怪的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黄仁俊晃晃手，罗渽民才迟疑松开，“你不是街舞社的吗，我以为你和其他社员关系不错，应该会来，而且…”你也说了你会来。

“谁跟你说我和他们关系不错了。”

“我看见的，社团之夜那天，你不还跳舞了吗。”

罗渽民转转眼睛，噘着嘴努力回忆。

“我什么时候跳舞了？”他的回忆里没有黄仁俊说的那部分。

“就那天，社团之夜！所有社团都在操场上！”黄仁俊挥着手试图比划，“我还记得你当时坐在音箱上！”

“记错了吧，我没跳。”

“我看着你站起来我才走！”

黄仁俊情绪有些激动，不自觉拉上罗渽民手臂，眼神真挚热烈。

“我没跳。”

怎么可能呢！他明明听见女生们的欢呼一声高过一声，人群散开后罗渽民的眼神。

“你嘴里能有几句真话吗！”

“我这！说了真话你不信，开个玩笑说一个你信一个，也是难伺候。”

公交车到站提醒适时打断他们的争吵，反手牵上黄仁俊起身，跳下车还维持着牵手的姿势，当然这不是重要的。

“罗渽民我不信你了，不会信你了。”可怜他在异国他乡第一份信任抛给了个满嘴谎话的滑皮。

李东赫还说罗渽民是个好孩子，李东赫也是个满嘴谎话的滑皮。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话真没错。

公交站离小区不远，稍稍眺望就能看见小区的灯光，好吧，罗渽民说送他回家这件事没有骗他，真的送他回来了。

当然这也不重要。

回过神来发现两人牵在一起的手，黄仁俊甩开，转身就走。

“哎。”罗渽民又跟上，前面的人可不等他，大跨步往前走，“哎你慢点，我走不快。”

“我到家了，你回你自己家去。”黄仁俊在大树下站住脚，看罗渽民一步一跳地蹦过来。

“我没骗你。”

“你说哪件事。”

问得罗渽民一梗，摸摸鼻子：“那天没跳舞，和他们也不熟。”

黄仁俊点头，没什么表情。

“快回家吧。”

“哎你信我。”他们之间除了真假博弈，就是拉拉扯扯，还要一口一个陌生人，显得自己多公正。

“信你什么？”黄仁俊微微仰头，对上他眼睛，“罗同学你的传奇故事太多了，你要我信哪一个？”

城市亮着整夜光，脚下的土地也好，还是心里挂念的土地也好，作为城市来说，本没有质的不同。

就算是眼前的少年人也好，不过是比普通人好看了那么一点，让人见了一面总会怀念，那也还是普通人，和他那些插科打诨的朋友没有质的不同。

他对异国最深的体会就是离朋友亲人远了些，别的也无太大不同。

“信一开始你就选择相信的那个罗渽民。”

“可不可以。”

黄仁俊呼出一口气，罗渽民拿不准他的意思，除了李东赫，他很久没有以这样的态度语气对待一个人了。

“那你解释一下，这些伤？”

“………你可以理解为，打架。”

“聊不下去了。”黄仁俊耸耸肩。

“我没骗你，真没骗你。”

他眼神诚挚，一眨不眨的盯着黄仁俊，力图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这份诚挚。

黄仁俊感受到了。

“行，你不想说我就不问。”

“那你……”

“你快回家吧。”黄仁俊又搀着他回到公交站，这送来送去的，哪里是尽头。

送上公交以后罗渽民还拉着他:“我没骗你。”

“回家注意安全，睡前记得擦药。”

挥挥手，送别公交车，在尾气弥漫前逃离公交站。

他和罗渽民，算朋友吗，应该算吧，不是朋友为什么要在意自己相不相信他呢。

可是罗渽民也没表态啊。

唉交朋友好难。

他还是很在意罗渽民的伤，回到家四处翻找带过来的药，提前放进书包里，免得明天上学忘了拿。

桌上还有扬扬回他的明信片，妈妈替他拿回来的，为了报复他，扬扬也寄了张美食过来，只看了一眼就感觉饿意张牙舞爪，跑去厨房翻火腿肠吃。

朋友再次发来组队邀请，划着通讯录才想起有件大事没办。

他忘了要罗渽民的联系方式，难怪觉得这朋友关系差了那么点。

嘿还没征得罗渽民同意呢，他就单方面认证他们是朋友关系了。

接受了邀请躺回床上，等待的时间里划回主界面，在备忘录里认真记下:

明天一定记得要好友。

4.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氛围却不再是之前的氛围。

黄仁俊觉得罗渽民的班级有封印，门外的他总是没办法找到门内的罗渽民。

“罗渽民！有人找！”吵闹的教室瞬间安静，目光全聚集在木柜角落的罗渽民身上，黄仁俊越过重重障碍，终于在一点空隙里捕捉到那个亚麻色的脑袋，站在门外猛挥手。

众人目送他出门去，黄仁俊拽着他走到楼梯拐角，走廊上的同学像看什么新奇事一般，小声议论着，罗渽民回头扫了眼，那些人立刻捂上嘴。

“昨天回去有擦药吗？膝盖好点了吗？背上还痛吗？”黄仁俊推着他到角落，一下子三连问，罗渽民只点头点头再点头。

“你放学还去找李东赫吗？我带了药，让他给你擦擦。”黄仁俊掏出两个小瓶子塞给他，还是写着他不认识的文字。

“这什么…”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出于对黄仁俊的礼貌没表现得很嫌弃，皱了皱鼻子。

“药，我从家里带来的。”

“…家里？”罗渽民转着瓶子，中文他不认识，英文也读不出几行。

“国内国内，这个治损伤特别好。”黄仁俊垫着脚教他怎么用。

“没事，我家里有药，你的药你自己留着吧。”小钢瓶握在手里冰冰凉凉，还给黄仁俊的时候还留有自己的温度。

“给你的你就拿好。”黄仁俊又推回来。

“不用。”

“你干嘛啊。”

“你干嘛。”

“你这人怎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回事？”

“昨天你还让我相信你。”

“我没要你送药给我啊。”

“那我…这…”黄仁俊急，又不知说些什么，握着拳头跺脚，“你不是受伤了吗，这…”

这什么？左思右想。

“朋友受伤了我我我当然要关心他。”

“什么？朋友？我和你？”罗渽民指指他，再指指自己。

“不不不不算吗？”啊是自作多情了吧。

罗渽民看看楼梯下的那些人。

“你之前说，不是朋友。”

“啊？我什么时候说了？”

“在东赫那里…”

还没等黄仁俊翻找出这段记忆，上课铃已经敲响，匆匆把药瓶塞进罗渽民校服口袋里就跑下楼，他的教室再那头，不比罗渽民下个楼梯就到。

“方法都教你了！按时擦药！”黄仁俊站在楼下跟他挥手，“我回教室去了！”

罗渽民抛着药瓶回教室，他一推开门全班噤声，比老师还管用，肯定又在说他了，真是没意思，有这时间还不如读点书。

拍个照发给李东赫看，说黄仁俊给他的药，李东赫隔了很久才回他：

[开心吗。]

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转晴，罗渽民趴在桌上看窗外的云，像是要转晴的迹象，虽然他从来不信天气预报。

下午应该是个好天，还有体育课。

开心。

可是他与体育课无缘，小破腿哪里都去不了，在人前忍痛装没事，教室里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卷起裤腿看看。

其实没擦药。

黄仁俊拉开后门的时候罗渽民正拿纸巾蘸膝盖上的血。

“…你怎么来了。”慌张放下裤腿盖起伤口，黄仁俊是什么神仙吗，总能找到他。

“体育课，偷偷跑了。”黄仁俊拉过椅子在他旁边坐下，“让我看看。”

“没事。”

“快点。”

“真没事。”

“我没什么耐心，不想玩推拉游戏。”

见他躲避，黄仁俊弯腰撩他裤腿，罗渽民伸手阻止，自己慢慢卷起来。

“…你这不行，去找校医。”

“不用。”

有这么几回他也知道罗渽民的性子了，不和他废话，反正现在是个伤患，黄仁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拖着人起来不带犹豫的。

罗渽民嘴里说着拒绝的话，黄仁俊要带他走，他也还是顺从了。医务室设在大操场那边，黄仁俊在众目睽睽之下架着他横穿操场，引导满操场人注目。

罗渽民轻声叹气，招来黄仁俊冷冷的眼神。

医务室里人还很多，体育课免不了磕磕绊绊，还有被篮球砸到脑袋来校医这里哭的。黄仁俊陪着罗渽民在门口的长椅坐下，送走一批，门口又排一批，校医喊到下一位，黄仁俊立刻拖着他起来，领到医生面前坐好。

“哪里不舒服？”

“身上腿上跌打损伤。”罗渽民才张口，黄仁俊先替他答了。

“过来看看。”校医又带着他们去遮帘后，罗渽民起起坐坐，似乎能感觉到膝盖上的黏腻。

“脱衣服。”

医生一说脱衣，外面的人又挤进来一点。罗渽民不愿意，黄仁俊挤过来几下就解了他的扣子，蛮力脱掉他上衣。

医生看了眼，缓缓道：“打架了？”

“嗯。”脱衣不肯脱，承认倒很快。

他们里面说什么外面都听得见，刚刚在哭的女孩子声音也小了下去，都留意着里面的对话。

医生拿来的药和李东赫的药差不太多，就是替他包扎了膝盖，开了些服用药，交代他注意事项，离开前还说了一嘴“好好读书，打什么架。”

药黄仁俊拿着，罗渽民蹦着腿扣扣子，在一众好奇的眼神中离开。

腿上缠着绷带，弯不下膝盖，走不稳还是要黄仁俊扶着，现在他脆弱的形象人尽皆知了，还有黄仁俊和他走得近这件事。

“你和我走太近，会有人说你的。”

“嘴长在他们身上，爱说就说，我又拦不住。”

“你好有意思。”

“谢谢。”

送他回教室时已经有同学回来了，给他们让开路，黄仁俊又是接水又是嘱咐吃药擦药的，看着罗渽民乖乖服药以后才回自己班去。

现在没人看罗渽民了，都去看黄仁俊。

“看什么看。”然后罗渽民一出声，他们又收回眼神，各自低头干自己的。

可事情已经传开了，黄仁俊回去之后前后桌立刻围上来问他和罗渽民，黄仁俊就说了句“他人挺好的”，被迫接收了许多罗渽民的故事。

你才刚转学来，不知道他以前。

真的不要和他有太多接触。

按着初中生跪下磕头，家长都来学校闹了。

要不是隔壁李帝努碰到，那孩子可能就让他废了。

真的，离他远一点。

黄仁俊不甚在意，换了之前听了这些话可能会先在心里给罗渽民下个定义，可是罗渽民比这些听说先抵达他的心。任后来人说什么，他总是觉得罗渽民是个不错的人，甚至觉得是这些人在编造消息污蔑。

他们还在讨论，黄仁俊翻出上次买的信笺纸，打算给扬扬写封信。

想问问扬扬，你说这好人和坏人，应该如何定义呢。

他总是相信罗渽民的，相信他是个好人。

也相信罗渽民一定不会乖乖听话擦药。

思成哥取回了自己的爱车，发消息说晚上来接他，黄仁俊推辞了，说自己和同学一起回家，揣上手机跑去五班等着，罗渽民跨出门时被他吓了一跳，他还是头一回见黄仁俊笑得这样开心。

“在这干嘛。”

“等你。”

路过的人有好奇他们谈话的，想停下脚步听一听，均被罗渽民的眼神吓到逃跑。

黄仁俊抬起胳膊，示意罗渽民搭手上来，罗渽民摇摇头：“没那么弱。”

然后被黄仁俊强行拉过来，扶着走，样子像极了电视剧里的老佛爷。罗渽民书包里空空的，大概就只放了两瓶药，下楼梯时背包里的药瓶碰得当啷响。

罗渽民自己是不怕丢人的，他怎么样反正都是别人的谈资，黄仁俊呢，一个身份单纯的外籍转学生，不止身份单纯，人也单纯，和自己接触多了可能会让他处境难堪吧。

“别送了，回自己家去。”公交站有附近两三个中学的学生，聚在一堆。

“没送你，我想吃炒年糕。”

这回黄仁俊没问他搭哪一班，拿着手机自己查着，罗渽民只能瞥见屏幕的亮光，看不见界面。看见了也没用，他看不懂。

那天拉着黄仁俊不让走的人是自己，现在又希望黄仁俊跟自己保持距离。

罗渽民，没你这样的。

“你回家去吧，很晚了。”

“买了炒年糕就回去。”黄仁俊的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突然想起来什么，晃了晃手机，“加个好友？”

拒绝呢，还是不拒绝呢。

公交停稳在护栏外，他心底拒绝的话被刹车声打乱，黄仁俊一把搂过他冲向公交，下晚自习的学生很多，黄仁俊垫着脚往后看试图找到座位，终于发现最后排还剩一个空位，拉着他一路挤过去，那个位子让给罗渽民坐，单手玩着手机，罗渽民还想说点什么，隔他几个坐位的小女生开口喊了他一句“渽民哥”，他和黄仁俊一齐看过去。

看清罗渽民正脸之后，小女生和身边人换了坐，坐去罗渽民身边。

“渽民哥你脸怎么了？”小女生直接上手端着罗渽民下巴左右看，黄仁俊收起手机，向罗渽民投去眼神。

罗渽民你故事可真多，这又是哪个故事。

车尾引擎声巨大，他又隔了罗渽民一段距离，公交发动后罗渽民和小女生说了什么他就听不清了，看起来关系还挺亲密的，小女生对罗渽民关切得很。黄仁俊打量了会儿小女生，目测初中年纪，忽然想起今天听同学们谈论过的罗渽民和初中生的事情。

和这个小女生有关？

倚着手臂东想西想，到站了都没听见，还是罗渽民过来拍他下车，那小女生还使劲挥手告别。

那个巷口不管来几次他都觉得像个犯罪现场，借着扶罗渽民两人贴在一起，走过那截黑暗黄仁俊才松口气，紧绷的肩膀放松下来。

“你害怕？”

“怕什么，你在说什么。”

闻到炒年糕的香气黄仁俊撒开肩上的手臂，挤进前排，罗渽民找了个水泥墩坐下等他，想起背包里的药瓶，等待的时间里拿着翻译器玩儿，可是翻译过来他也看不全懂。第一次闻到气味的时候觉得刺鼻，再试试忽然觉得有股异香，瓶口残留有棕黄色药迹，应该是使用过。

黄仁俊端着碗杂烩回到他身边，见他在玩药瓶，又嘱咐几句：“不要用在膝盖流血的部位。”

随后在他边上的石墩坐下，炒年糕太烫，仰着头呼气，手掌扇着风。

“你慢点吃，又没人抢。”

下一秒炒年糕就送到他嘴边。

“…我不要…”

“你也不能吃。”那块糕还是回到黄仁俊碗里，“忌辛辣刺激。”

“……”罗渽民盯着他一阵无言。

“干嘛，逗逗你而已，本来也没打算给你。”罗渽民说话真真假假，也让他报复一回，“哎，刚刚车上那个小妹妹是谁啊。”

“…东赫的妹妹。”

“和你挺亲？”

“嗯。”

“哦。”

整条街望过去无一不是打着暖光，无论冬夏，快餐店里放着吵闹的音乐，炒年糕的小摊也蹭到一点伴奏，黄仁俊随着音乐晃着脚，吃到好吃的就喜欢摇头晃脑，罗渽民看着他晃，看着看着笑出声。

“干嘛…笑什么笑。”但是他自己也在笑，炒年糕太好吃了。

“你真的好有意思。”

“谢谢，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第一个是谁？”

黄仁俊眼睛眨眨，认真检索着。

“不记得了，哪个好朋友吧。”

“你有很多好朋友？”

“也没很多，朋友很多。”

“有什么不同吗？朋友和好朋友？”

“这就看你自己怎么界定了，每个人的评判方式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用秘密来划分好朋友与普通朋友，有的人更在意彼此之间的契合度，也有的人今天和这个走得近，这个就是好朋友，明天和那个走得近，那个就是好朋友。

有的人一生几十上百年只有几位好朋友，陪伴人生的每个阶段，一直在一起；也有的人每走一段路，抵达一个新的站点就换一批好朋友。

“要好”实在是个太主观的词，能分享秘密的，未必就是最要好的，或许某些时候秘密真的不能对最亲近的人说，灵魂契合的人未必能够陪伴你一生，下一站还会遇见别的灵魂契合的人。

一起长大又灵魂契合还能相伴一生，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罗渽民点点头。

“那我和你呢，是哪一类？”

是朋友吗，会成为好朋友吗，是灵魂契合还是一期一会？

碗里只剩下汤汁，黄仁俊打了个饱嗝，这一碗当真没有分给罗渽民一点点，他还在晃脚，鞋尖碰得“嗒嗒”响。

“先从朋友做起吧。”黄仁俊扭头，不再调笑，眼睛里写着赤诚。

能不能成为好朋友，能不能成为一生的好朋友，这得看缘分了。

他和罗渽民还挺有缘分的。

黄仁俊站起来，向他伸出手。

“中学时期遇到的朋友最珍贵了。”

罗渽民借着他的力气起身，搭上黄仁俊的肩，在他耳边轻轻答了句:

“是。”

“对了，好友，快快，一会儿我又忘了。”

乘着还记得，赶紧加上。

他也不怕让罗渽民看见手机里的东西，仗着罗渽民看不懂中文，不遮不掩，绿色软件上挂着红色数字，点开看一眼，又是邀他上线。

“你的名字，怎么写啊？”

罗渽民输入一串韩文，黄仁俊摆摆手，指着自己手机:“我得存个中文的。”

“等等……”

好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借书卡，虽然从来没有去借过书。

“黑发很好看。”黄仁俊的关注点很奇特。

借书卡上的他还是个乖学生的样子。

黄仁俊存好名字之后还去查了查中间的字念什么，反正都是中文，罗渽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很特别的名字。黄仁俊夸了一句。

“妈妈取的。”

清澈的渽，百姓的民。

“你的名字呢，中文的。”

黄仁俊本想在手机上打给他看，可是罗渽民又不认识。于是翻出水笔，拉过罗渽民的手，在他手心一笔一划写下“黄仁俊”三个字。

“黄仁俊。”

罗渽民跟着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

是黄灿灿的黄，太阳一样的黄。

仁爱的仁，俊俏的俊。

炸鸡店换了个歌单，秋末的活泼转向初冬的深沉，娓娓道来那个男人的故事。

深巷里那个男孩嘟着嘴，教另一个男孩念自己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美好的，念出来也像讨要亲吻一般，是美好的。

“那我的名字，怎么念？”罗渽民握紧掌心。

黄仁俊嘴一张，快要出口，可是心思一转，弯起眼睛。

“娜娜，你的名字用中文念出来是娜娜。”

罗渽民跟着他学发音，这比“黄仁俊”三个字好念多了。

“可我的名字是三个字？”

“就是娜娜，你不信我？”

黄仁俊收起笑眼扳起脸，罗渽民赶紧拉上他的手臂。

“信信信。”

“听话。”黄仁俊揉他头发需要垫脚，罗渽民配合他低了低头，末了又添一句：“黑发好看。”

黄仁俊送他到烤肉店前面的饮品店，罗渽民说什么都不让他再送了，扯了一堆理由，看他是真的不愿意，再次嘱咐他记得吃药擦药，交代了一堆以后挥着手告别。

回到家里罗渽民找出自己的字典，对着手心将那三个字一笔一画抄在扉页上，又在草稿纸上摹写好几遍才去洗掉。

仁爱，俊俏。

仁俊。

5.

上次拒绝思成哥来接他以后思成哥就很少出现了，给扬扬写的信结了尾，想起来便去打扰打扰思成哥，发过去的消息很久没有回应。黄仁俊在想，要不要在最后加一句。

他和扬扬成为笔友已经一年有余，两个人都没有打破“笔友”的身份，除了书信来往，不曾提及别的交流方式。

黄仁俊转着笔，不知道要不要跨过这个界限。

思成哥回了消息，大学已经到了期末复习周，学业重压下腾不出时间，黄仁俊翻翻桌上的小日历，也该到他的期末考试周了。

考完就能回家去了。

他和罗渽民加上好友之后还没说过话，对着一团黑的头像辨认了很久也没认出是个什么，发张表情当做开场白。

[你的头像是什么？黑乎乎的一团。]

罗渽民也回得很慢，笔尖在草稿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小点，照着备注抄了一遍罗渽民的名字，对方才慢悠悠地“正在输入”。

[是只黑猫，夜晚的黑猫。]

点开头像放大，怎么看他也看不出是只猫。

[就是一团黑啊。]

[右下角有眼睛。]

真行，不说谁知道这是只猫。黄仁俊还在努力辨认黑猫的轮廓。

[你的头像是什么？白白胖胖的。]

[姆明啦姆明，我喜欢的动画片里的精灵。]

对方又消失了一阵，再回来时回了一句[有意思。]

黄仁俊从这一句里读出了罗渽民嘲笑他的意味。

[你在干什么？]

[在店里帮忙。]

[那你忙。]

对方真就不再回复，连句结束语都没有，不过他也不是在乎这些的性子。最终还在信的末尾加上那句成为好友的邀请。

不知道扬扬愿不愿意。

入睡前问了遍罗渽民擦药没有，对面的人回复他一句[这药的味道好特别。]

黄仁俊翻个身去查药的成分打算跟罗渽民解释解释，翻了几页觉得那不是自己能解释得出来的。

[但是效果很好。]

[嗯，谢谢。]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复了，挑了个晚安表情，再次结束对话。

罗渽民也关掉手机，妈妈问他刚刚在看什么。

“没什么。”

黄仁俊给他的药拿来给妈妈了，尽力去护，妈妈手臂上还是落下很多伤。

“朋友说这个药很好。”

“东赫？”

“不是，另一个朋友。”

妈妈摸摸他的脸，遮住那些淤肿。

“交新朋友了？”

“嗯。”新朋友，除了东赫之外的朋友。

“挺好。”妈妈搂过他，“你要好好长大，其他的交给妈妈。”

好好长大，怎样才能好好长大。

他和黄仁俊同时跨下公交车，也不知黄仁俊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好几个学校的学生，公交站还挤着这么多人，偏偏黄仁俊一回头就看见了他，在大树下使劲挥手，引得来往各个中学的学生不时抬头看他。

罗渽民本想回应他的招呼，余光瞥见四周，抬起的手最终只摸摸鼻尖，小心翼翼观察着黄仁俊的表情，黄仁俊还是咧着牙，没有不高兴。

一大早就这么开心。

“在等什么？”拖着腿一深一浅行至大树下。

“等你啊。”

黄仁俊陪他走也就放慢了脚步，上楼梯时罗渽民坚持不用他扶，撑着栏杆一阶一阶地上，黄仁俊也陪他一阶一阶地慢慢走，楼上楼下那种好奇却又不敢探究的眼神罗渽民都看在眼里，他又想观察观察黄仁俊的反应。

黄仁俊比他还不在意，注意力全在他脚下，时刻准备着扶他上楼。

四舍五入，黄仁俊的眼里只有他？

“笑什么？”

笑你有意思。

他们从五班那侧的楼梯上来，黄仁俊目送他进班级以后才撒腿快跑。

不比晚自习放学，谁和谁走在一起看不太清晰，他和黄仁俊一路同行，到班门口才分开，多少人暗在心里说小话，用膝盖猜都能猜个八九分。

班主任又喊他去谈话，说他发色和打架。

嗯嗯嗯，是打架了。

黄仁俊为什么就那么坚信他没有打架呢。

黄仁俊回到班里，前桌转过来欲说还休的表情，黄仁俊摆摆手，推他转回去读书。

午休时间一到黄仁俊立刻盖上书跑去五班门口等着，趴在门边上朝里望，看罗渽民慢悠悠抽出腿，再慢悠悠起身，抬眼见到他，黄仁俊笑起来，跟他招手。

“怎么又…”

“我妈妈给我带了菜，一起吃一起吃。”

黄仁俊手里还端着玻璃盒，气温太低菜油已经凝固结块，但也不妨碍看上去好吃。

“这什么？”

“番茄炒蛋。”

刚刚第一反应还是想拒绝，一秒后反应过来这是黄仁俊，在他手心写下中文字的黄仁俊，骗他名字叫“娜娜”的黄仁俊。

“走吧。”

是黄仁俊的话，或许可以不用着急拒绝。

那盒结块的番茄炒蛋被黄仁俊拿去找食堂阿姨回了趟锅，再端出来时冒着热气，黄仁俊将玻璃盒往他面前推推：“尝尝。”

“你怎么跟阿姨说的啊。”多舀块肉都要抖回去，还愿意帮你热菜？

“就拜托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在家里经常这么干。”

“我们？家里？”

“国内国内。”黄仁俊挑了好几块大的鸡蛋给罗渽民。在家里也尝尝带些小菜和同学朋友一起分着吃，夏天天热，到了中午还是能吃，冬天天冷，一群好朋友轮着号跟食堂阿姨打商量，借微波炉一用，阿姨给点盐吧。

平时宁死不撒娇不服软的，到了阿姨手上都得乖乖装可爱。

黄仁俊装得最好，没有阿姨不喜欢的，眨眨眼肉也要多给他两块。某些时候，脸的确可以当饭吃。

想起开心事，戳着番茄笑起来。快放寒假了，可以回家了。

罗渽民不知道他突然笑什么，也戳着碗里的鸡蛋若有所思。

想到假期，黄仁俊问他复习得怎么样了。

“…没复习。”

“哎别说这种话好吧。”

“真的没复习。”

“你看我信吗。”这种套路他见得多了。

“没骗你，我不骗你。”

罗渽民放下筷子，在黄仁俊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上他总是爱钻牛角尖。

大概是罗渽民过于真挚，看的黄仁俊不好意思。

低头筷子插上番茄，汁水渗进饭粒。

好奇怪的氛围。

吃完黄仁俊又去问阿姨讨了一点洗碗剂，洗干净玻璃碗，每次洗碗的时候总会想起化学老师教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股流下”，如果没达到这个标准，他就要再洗一遍，可不要意思又去找阿姨了，勉强甩甩水盖上。

他是有话要说的，罗渽民感觉到了，从刚刚聊到复习，黄仁俊后面应该还想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回教室的路上时不时看罗渽民两眼。

“想说什么？”见他试探的样子，罗渽民忍不住先开口。

“没什么。”

“你说，怕什么。”

“不是，没怕什么。”

罗渽民抬抬眉毛，两个人站在操场外的林荫道上，还是会有过路的女生小心看过来，私语着。

黄仁俊扣着玻璃碗盖子，罗渽民等了会儿，他还是低着头口盖子不说话。

“不说那我走了。”可他那小破腿哪里跑得过黄仁俊，步子还没迈出去背后的人就拉住他手臂。

好吧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走，就是试试黄仁俊。

“那个…”

“嗯？”

“周末…”

“怎么？”

“我哥叫我周末去他学校陪他复习我不想去。”

“所以？”

“我跟他说我和同学一起复习。”

“然后？”

“然后同学是你。”

“哦跟哥哥撒谎了。”

“没有撒谎！”黄仁俊上前两步与他并肩而立，“反正也要复习，要不周末一起？”

他是想拒绝的，在心里找了好几个理由，比如周末要在店里帮忙，比如周末要去找东赫，比如他才懒得复习。

再比如黄仁俊眼睛好亮，跟食堂阿姨撒娇的样子好可爱。

他舍不得拒绝。

“好啊。”

可是这段对话没有人听见，不会有人知道其实罗渽民很好说话。

有的有的，黄仁俊就知道。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要和同学一起复习，晚上董思成来接他的时候黄仁俊特意将罗渽民拉过来，董思成没说什么，黄仁俊又说自己想吃炒年糕了，正好渽民住那边，送他一程。

罗渽民忙摆手，但他总拗不过黄仁俊，那个粉色头盔黄仁俊也让给他。

罗渽民不敢抱他，双手撑着后座，十二月的风吹在脸上还是很刺的，黄仁俊埋遮脸额头抵在哥哥背上。

嗯…有一点想抱。

他们于巷口分别，别前黄仁俊又交代了一遍他的伤，看着他走过炒年糕的小棚子黄仁俊才转过身。来都来了，那肯定要吃一顿在走不，他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思成哥了。

他以为思成哥会问问罗渽民，但是思成哥没有，开口就问他周末去哪里复习。黄仁俊抢米肠的手停住。

靠，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老实说，是不是想去玩。”

没有，真的没有，他只是不想和董思成的同学们混在一起罢了，人家大学生学习，他去凑什么热闹，还指望董思成从法律条文里救救他的三角函数吗。

“我爱学习。”他是真心想邀罗渽民一起复习的。

送他回家后思成哥甩给他一张卡，让他和同学去图书馆，不想让他盯着他就不盯着。

黄仁俊搂着哥哥脖子一口一句“哥我爱你”，随后哥哥就浇下一瓢冷水：

“我会查刷卡记录，看你是不是去认真学习了。”

好嘛，查嘛，他是真的去复习，没想偷跑去玩，想玩他约上罗渽民干什么呀。

但在董思成看来，约上罗渽民才奇怪，黄仁俊之前很粘他，可是那天一口回绝，说要和同学一起复习。

爱他都是假的，有了朋友就不要哥哥了。

白胖河马头像发来地址，他们明天直接在大学门口见。罗渽民从书堆里挑了几本，又给李东赫发了消息，告诉他周末不过去陪他了，李东赫问他去哪里。

[去学习。]

[和黄仁俊？]

[嗯。]

[呵。]

罗渽民盯着这个“呵”字看了很久，读出一点怪异感，又说不上来为何怪异，他知道李东赫在嘲讽他，但不知道是在嘲讽他学习这件事，还是嘲讽他和黄仁俊一起学习。

[圣诞节放假吗？]不等他想想清楚，李东赫便岔开话题。

[放。]

[来我家吧，东珠说想你了。]

[好。]

黄仁俊午休时会在门口等他一起去吃饭，头一两次班上的人还觉得新鲜，见得多了也就忽略掉，就像大多数时间他们忽略掉罗渽民一样。

黄仁俊有时候会带妈妈做的菜，有时候会带糕点，那天黄仁俊带来个小酥饼，他喜欢，往常不会多吃，那天多吃了两块，黄仁俊就记下了，约好一起复习那天黄仁俊给他带了满满一盒。

“你带回家吃，给你妈妈也尝尝。”塑料盒子外包着牛皮纸，还扎着麻绳，颇有点古韵。

他收下了，不知道应该回报黄仁俊些什么，复习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一页书看了个把小时，对着黄仁俊头顶发旋发呆。

黄仁俊学得认真，旁边堆了一垛参考书。抬起头来揉揉脖子，罗渽民大梦初醒的样子，再一看他的书，刚翻开时是哪一页，现在还是哪一页。

黄仁俊瞪圆了眼睛，小声问他干嘛呢，怎么这么久了才看一页。

罗渽民呃了半天。

“走神了。”

“图书馆你也能走神，神人吧你是。”黄仁俊敲敲他的课本，“认真一点。”

“哦…”

黄仁俊有时要拿手机查字，有时要翻字典，不是很频繁，不过他翻翻，罗渽民就悄悄抬眼看看。

总会忘记黄仁俊不是韩国人这件事，只有在文字上才能捕捉到他与这片土地的不同。他的韩语说得很好，有时候带些口音，也远比他遇到的一些留学生说得好。

他看到过黄仁俊手机上的文字，还有床头药瓶葫芦莲花旁的大字，是陌生的，可是一想到那是黄仁俊的来处，又觉得是有温度的。

黄仁俊和这些四四方方的字很像，看着坚定，笔画里又不失温和。

奇妙。

他的伤在慢慢恢复，膝盖上的口子结了痂，偶尔会一抽一抽地发痒。

桌下轻轻踢了踢黄仁俊的鞋尖，黄仁俊应感抬头。

“怎么？”

罗渽民没有说话，写了张纸条给他：[我的名字，用中文怎么写？]

黄仁俊对着字条皱了皱眉，心想卡上不是写的有吗，还是写了汉字还给他，罗渽民摇摇头。

“是娜娜。”

哦。

靠穿帮了。

黄仁俊一拍脑门，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谎。

撕了张空白页规规整整写下“娜娜”两个字，女旁一出，黄仁俊笑出声，隔壁写论文的姐姐扭头看了他一眼，黄仁俊捂上嘴。

“娜娜。”轻声念着这两个字，纸条飘落在罗渽民的课本上。

两张字条罗渽民都夹进课本里，中场休息完毕，黄仁俊继续低头看自己的书，只是笔尖会不自觉地写出“娜娜”两个字，然后又忍不住笑。

罗渽民又踹他，问他在笑什么，写论文的姐姐实在觉得他们话多，盖上电脑离开，黄仁俊立即收敛，敲敲书本：“学习。”

四周的人都陆陆续续起身起开，黄仁俊才从电路里抬起头，罗渽民在转笔，不知道在没在认真看书。

思成哥来消息，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黄仁俊想跟着哥哥蹭饭吃，就带上罗渽民一起去，谁料董思成不是一个人，还有好几个同学，黄仁俊当即后悔，拽着罗渽民走在后面，董思成领他们到食堂后说什么黄仁俊也不和他一桌，端着盘子跑了好远，罗渽民跟着他跑。

膝盖没有好完全，走得快了伤口有拉扯感。

“跑什么啊。”

“多尴尬啊。”

“不是你哥哥吗。”

“可我不认识他同学啊。”

饭是蹭上了，董思成付的钱，黄仁俊可劲儿拿贵的，罗渽民说自己付，董思成说他和东赫玩得好，又和仁俊玩得好，那也算他弟弟，一块儿都付了。

李东赫说得没错，董思成是个特别好的人。

“那也不用跑吧。”

“我就知道他到哪儿都有一群人围着。”黄仁俊愤愤咬了口汉堡，“还想拉我陪他复习，我不当那个大灯泡，别把我烧短路了。”

罗渽民把这句话过滤了一遍，简言之，黄仁俊拉他一起复习是为了躲避成为董思成的灯泡。

再简言之。

哦，备胎。

罗渽民瞬间没了表情，黄仁俊着急咽下汉堡想跟他解释，越着急越咽不下，面包糊住喉咙，急得找水喝。

“这这这。”罗渽民插好吸管递给他，大冬天的加冰可乐，刺得一机灵，揉着后脑勺，罗渽民又觉得他好笑，摇了摇头。

“你听我说……”黄仁俊拍着胸口，“听我说……”

“听着的听着的，慢慢说。”

“我本来也想约你一起复习的……”

“嗯。”

“大学图书馆正合适……”

“是。”

“不是为了圆谎才……”

“知道了。”

“罗渽民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在听。”

冒着噎死的风险说一大堆，对面的人头也不抬一下专心玩手机，面对质问还觉得自己无辜。

饭钱还是我哥哥付的！

黄仁俊凭借自己在祖国修炼多年的筷子神功叉走了罗渽民盘子里最大块的鸡肉。

罗渽民当他爱吃，盘子往前推推，黄仁俊梗了口气，怎么觉得自己在欺负他似的。

到底谁传罗渽民十恶不赦啊！自己来看看好不好！看看这个大眼帅哥！看看这个跟他装无辜的大眼帅哥！

“你怎么不去当idol。”

话题转得实在生硬，罗渽民还在上一个氛围里未抽出身，怔了怔。

“不是说有公司给你递名片吗。”

“递名片我就得去？”

“多少人想去没机会呢。”

罗渽民眼睛一转，幽幽开口: “你想？”

“我不想。”那抢过来的鸡腿他也没吃，把那差点噎死他的汉堡啃完。

“那你在意这个干什么。”罗渽民撑着下巴问他。

“就问问，不行？”

罗渽民耸耸肩。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去嘛。”

“就不想，哪还有为什么。”

“好可惜。”

“可惜什么。”搅着碗里的海带汤，可惜什么，人各有命。

“没什么。”大概是察觉到罗渽民的态度不对，黄仁俊的语气也冷了下来。

不过一个午餐时间，气氛也能几转几落。不过承接中午这氛围，下午罗渽民看书倒是认真不少，不会盯着对面人的发旋发呆了。

晚上董思成说送他一程，罗渽民摆摆手拒绝了，黄仁俊也没说什么，点点头就当告别，跨上车连句再见都没说。

罗渽民拎着麻绳小盒慢悠悠地晃到公交站，在回家和去找李东赫之间选择了后者，只是不凑巧，碰见了不是很想碰见的人。

已有十天半个月没有出现过的李帝努，又来了，站在大的机车旁观望着卷门里面的动向。

李帝努穿着浅米白的外套，一身都是干干净净舒服的味道，和这溢满铁锈机油的地方格格不入，与大冬天仍然只穿了件黑色夹克满手乌黑的李东赫也格格不入。

不知他为何这样执着。

明明李东赫已经说过很多次不想见到他，甚至是恶语相向，每隔一段时间他还是会来找李东赫，带着新的保温盒。

“怎么不进去找他。”

说起执着，他又想起了黄仁俊。

“你怎么又来了。”李帝努闻声回头。

“这话该我问你吧？”罗渽民朝里间抬抬下巴，“他不想见你。”

“………你离他远一点。”

“管好你自己吧。”

罗渽民甩着麻绳小盒，从李帝努身边走过。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李帝努那么冲，只是想起来这个人和黄仁俊还挺像的，又想起他和黄仁俊不算吵架的冷落。

但李帝努又不是黄仁俊。

“哎你等等……”

“怎么。”

“你把这个……给他。”

新的保温盒递到他眼前。

“不是警告我让我离他远一点吗。”

“东赫从小身体就不太好…这是给他补身体的，你看着他吃完。”

罗渽民还想说几句，还命令起他来了，但李帝努难得软下态度和他说话，更何况是为了李东赫。

何必刺他，他俩都是为李东赫好。

“知道了。”

李东赫一看见他怀里的保温盒就皱了眉，下意识往店外看，可店外只有呼呼的冬风和卷起的枯叶。

“看什么，黄仁俊给我的，拿来分给你，你在期待什么。”

撒谎也要撒得像一点，真正黄仁俊给他的酥饼也拆开放至李东赫面前。

李东赫没动他的酥饼，尝了口保温盒里的汤，叹了口气。

拙劣的谎言，他都不忍心戳破。

不忍心让罗渽民难做，不忍心让大树后的那个人不安心。

罗渽民坐上木台晃腿，酥饼屑掉了一地，两人都捧着自己的那份，谁也没说话。

酥饼吃多了很腻，他才吃了两个就腻到了，最高极限也是两个，推了推盒子，问李东赫要不要。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李东赫才不要他的酥饼，慢条斯理地喝着自己的炖乳鸽汤，里边还撒了很多药材。

“我没怎么啊。”实在是不能再吃第三块，李东赫不要，他又拿回来盖好，照着原样封回去。

“哼。”李东赫笑着吹开勺里的枸杞，“行，我不问。”

“真没怎么。”就是在想，人和人的不一样。

“今天学习怎么样？”

“就那样。”

李东赫揪了一只鸽腿给他，罗渽民推回去，眼睛下意识往门外瞟了瞟，李东赫又是一叹气，大口咬着鸽腿。

“黄仁俊呢。”

“回家了。”

“你送回去的？”

“他哥哥送回去的。”

李东赫啃完半只炖乳鸽，罗渽民才转过身来看着他，垂着眼睛。

“我觉得他好奇怪。”粘起来往你碗里扔鸡蛋给你送酥饼拉你复习。

可也说变脸就变脸，连句再见都没有。

“我觉得你好奇怪，有话不跟他说，跟我念叨什么。”

“这不是你问我的吗！”

“噫罗渽民你还起高腔了？”

李东赫握起拳头作势敲他膝盖，罗渽民蹦下地，退得老远。

“反正愿意和你玩的就他一个，这真心你爱给不给，喜欢遛人玩你就遛，遛烦了人没了你就等下一个愿意和你玩的人出现吧。”

我也不是遛他玩……

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人生命题好难。

李东赫盖上盖子，还有半只炖乳鸽，留着回去吃。又起一阵风，吹得卷门哗啦啦地响，李东赫裹上袄子窝进角落里，吃饱了就犯困。

大树后的那个人应该走了吧，他都吃完了。

“不难怎么叫人生。”

最奇怪的是他和罗渽民吧，居然在十五六的年纪感叹人生。

他们之间应该说学业说功课，说喜欢了哪个女孩子又被哪个女孩子喜欢了。

应该说这个年纪最该做最美好的梦。

绝不是在这满壁涂鸦的汽修店里感叹人生。

但现实呢，现实就是他们坐在这老旧木台边，嗅着空气中的机油味，一个几重衣下不知伤好了几成，一个到了冬天体质急转下降。

或许有梦，却又不能有梦。

扬扬回信了，回到房间就看见桌上的白色信封，烫着新买的火漆。黄仁俊书包都懒得整理坐下就拆信，粗略浏览了一遍，扬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了信的末尾，黄仁俊立刻解锁加好友，等待对方同意的时间里仔细阅读了一遍。

扬扬回复说，他始终相信世界上的好人多，始终相信人心向善。

黄仁俊躺回床上想着这句话，手机提示音响起，小羊头像发来一张表情，黄仁俊丢开信，回了个表情。

书信来往无话不谈，加上好友之后却不知道说什么了，对着两张表情发呆。

远距离的时候让人惦念，一屏之隔却生出怯意。

黑乎乎的头像也发来消息，问他明天还去复习吗。

[去。]

[你呢。]

那边输入了很久，久到黄仁俊退出来和扬扬聊上，黑猫头像才发来短短两个字：[一起？]

[好啊。]

黄仁俊想了想，又添一句：[一起。]

那边没有动静了，黄仁俊又转头和扬扬聊，直到妈妈来喊他洗澡，在浴室里哼起了歌。

桌上的日历开启一年倒计时，快回家了。

思成哥的卡一直发在他这里，方便他去复习，有那么一瞬间想问问哥哥，卡给自己了，他怎么办，再一想哥哥在哪里都不用担心这些事，便算了，哥哥给了就拿着。

草稿纸上的“娜娜”多了起来，罗渽民去上厕所的时候，课本里那两张字条掉了出来，黄仁俊问他收着这个干什么，罗渽民只是笑着摇头并未回答。

班主任又训了罗渽民，黄仁俊路过时叹了口气，周末约着去复习，再见罗渽民时换成了颜色较深的棕发，黄仁俊一阵无语。

染成深棕老师就不训你了？

不知道罗渽民在想什么。

“不过挺好看的。”

黄仁俊攀上他肩膀。

亚麻色也好看，深棕色也好看，但他心里还执著着借书卡上的黑发罗渽民。

罗渽民憋了大半个月的话终于在平安夜那天说出来。

他问黄仁俊圣诞节要不要和他们一起玩。

“你们？谁们？”

“东赫。”还有东赫的弟弟妹妹，“去他家。”

“可是我和他…不太熟…”

有点难为情，他和李东赫只见过几面，说上话还是借着董思成和罗渽民的关系。

罗渽民看上去有点失望，踢着石子。

“玩玩玩什么啊…”

“你想吃什么？”见他松口，罗渽民来了精神。

“啊啊？”

“你想吃什么？”又问了一遍。

其实他还没和李东赫通气就先邀了黄仁俊，东赫肯定会同意的，东赫那么喜欢黄仁俊的哥哥，也一定会喜欢黄仁俊的。

“随随便…”

他说随便，罗渽民就真的不问了，只说明天来找他。

黄仁俊着实兴奋了一阵，早早洗好了躺上床，刷了一圈好友动态，朋友们都忙着出门过节，思成哥也出门去玩儿了，和他那几位朋友。

加上好友以后他和扬扬的书信往来就少了些，有什么想说的，发生了什么有趣的，直接就聊上了，这回圣诞节也忘了寄明信片。

妈妈又给他做了些糕点，都是他在家爱吃的，想起来糕点马上起床装了好多在盒子里，他记得罗渽民好像挺爱吃的。

不知道李东赫喜不喜欢。

这一段时间忙着复习周末也没睡得懒觉，罗渽民来电话的时候他还在梦中，迷迷糊糊看清时间之后这一天已过去一大半，听他懵懵的，罗渽民让他不着急。

哪能不着急，妈妈留给他的饭都来不及吃揣上糕点盒就跑。

来的不止罗渽民一人，还有李东赫。

黄仁俊尴尬地挥了挥手，李东赫抬抬下巴让他上车。

“你坐中间。”罗渽民下来让他。

“没事啊就坐后边。”

“怕你掉下去。”罗渽民推他到李东赫身边，“这人开车猛。”

李东赫哼了声，黄仁俊心想再猛有董思成猛吗。

那确实有。

是他小看李东赫了。

他是真的讨厌改装摩托的引擎声，可这引擎轰鸣也盖不住他的喊叫，惯性力下一头撞上李东赫的背，前面的人闷哼一声。

“哎哎没事没事我在你后面。”

黄仁俊可太有意思了，看他实在紧张，脑袋里也没想过这样做合不合适，顺手就搂住前边人的腰。

“没事啊，要死也是我先死。”

李东赫平时不这样的，今天存心想逗逗黄仁俊，选路选了条陡坡，黄仁俊下意识握住腰上的手：“你你你别掉下去了…”

“不会的你别怕。”

他又靠近了一点，贴着黄仁俊后背。

这叫什么，得偿所想？

虽然他总爱逗黄仁俊，但李东赫确实吓到人了，黄仁俊很紧张，呼吸节奏都打乱了，到了水产市场李东赫就被揍了一顿。

“你吓他干嘛。”

“确实有意思。”

“滚蛋，就不该让你来，都说了我去接。”又捶了李东赫一拳。

落到实地黄仁俊才安心，按着心口缓了会儿。

这要是董思成，他可能就要好好问候一遍了，但这是两韩国人。

刚刚吓到他，之后李东赫选什么都让他先选。

“选你爱吃的。”

在玻璃缸前犹豫良久，还是转过身问罗渽民：“你选吧。”

结账的时候黄仁俊准备付钱，罗渽民和李东赫一人拉他一只手将他剔出收银区。

“那个…”

“用不着你来付。”

“不太好…”

“没事。”

最后还是黄仁俊出钱买了饮料。

李东赫的家住在一片批发市场后面，圣诞节这天批发市场也很热闹，穿过去时李东赫买了一些小装饰皇冠圣诞帽，罗渽民怕他跟丟了，一直拉着他，黄仁俊也是个好奇宝宝，看到什么有意思的都要停留几分钟，前面的李东赫已经穿出去，他和罗渽民还在摊位前驻足。

那只白胖精灵吸引了他的注意，拿起来尾标上赫然写着“Made in China”，黄仁俊“啧”了声，推着罗渽民快步离开。

顿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李东赫已经甩开他们先走了，黄仁俊也不多问，罗渽民往哪带路他就跟着往哪走。

“这么信任我？不怕我把你卖了？”

“你试试。”

不是他想要的反应。

“黄仁俊你没意思了。”

“啊我好怕怕啊。”黄仁俊面无表情，“快点走，饮料很重。”

拎着几大袋哼哧哼哧爬到顶楼，他都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传说中的屋塔房，就听见李东赫冷冷一声“你出去”。

罗渽民拉着他躲远一点。

“什么情况啊…”黄仁俊小声问他。

“吵架呢。”罗渽民也小声答。

可这空地只有这么大，他们上楼来，那边自然听得见。

是上次给李东赫送饭盒还拉着不放的那个人。

李帝努，想起来了。

唉这三个人的纠纠缠缠他想问好久了。

“只有他们两个人纠纠缠缠啊，别带上我。”

李帝努听见了，回头看了一眼，但是顾着那边的李东赫，照往常他肯定是要为难为难罗渽民的。

屋里又跑出来几个小屁孩，其中就有他们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小女孩，那小女孩抱着李帝努对李东赫说，不要赶哥哥走。

李东赫只说了一句“过来”，小女孩就乖乖低着头回到他身边。

这是什么情感大戏。

刚刚怎么就忘了买点瓜子呢。

6.

“你们两个站那边看什么，过来。”

罗渽民叹了口气，领着黄仁俊过去。

“进屋去。”

罗渽民推着他进屋，顺便把几个小朋友也招呼进来。好奇宝宝发动技能，三百六十度旋转，李东赫的小家布置一眼收揽到底，单独隔出来一个小房间，门上挂着圣诞花环，应该是妹妹的房间。

罗渽民接过他手上的袋子拿去小厨房放好，小朋友们第一次见他，罗渽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黄仁俊一个人在屋中央站着不知做些什么，门外还在理论，争什么听不清晰。

黄仁俊过去帮罗渽民清理水产，厨房台面上还摆了很多其他的肉类，不是他们下午买回来的。

“东珠，这些是哪里来的？”罗渽民扒开那些袋子看了看。

“诺诺哥哥带来的。”小女孩指了指地上摆着的牛奶和零食，“渽民哥可不可以让诺哥哥留下来？”

黄仁俊拆开那袋鸡翅，接上水洗净。

“我做不了哥哥的主啊，你去求求哥哥，或许哥哥就答应了。”

“我求过了…”

“再去试试，哥哥不答应你就哭，试试。”

东珠听了他的话，犹豫几秒又出门去，两个弟弟也跟着一起跑出去，黄仁俊回头看了一眼。

“妹妹东珠，大一点的叫东裕，跟在后面跑的叫小宝。”

“李东赫一个人照顾他们吗？”这屋子里没有出现高于李东赫年纪的用品，更没有成年人的生活气息。

“嗯。”罗渽民顿了顿，“爸爸妈妈…不在了。”

是吧。

黄仁俊关了水龙头，手泡在盆里，鸡翅渗出来的血绕成一缕一缕。那时他问董思成为什么李东赫没有去念书而是在汽修店工作。其实不用问，原因无非几种，他猜测过家境不好，也猜测过有弟弟妹妹，但没猜得那么绝。

李东赫比他猜测得还要苦。

“仁俊。”

“嗯？”

罗渽民第一这样喊他，不带姓地喊他。

“不要怜悯。”

黄仁俊怔了下。

“我没…”

“东赫是我的好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

想说好朋友来着，但他记着黄仁俊说的，先从朋友做起。

“知道了。”

罗渽民突然弹了他一脸水，打破古怪的氛围，黄仁俊闭着眼睛退了两步。

“你真的好听话。”

黄仁俊自然不会认他捉弄，抽出手来，蘸着鸡翅血水的手往罗渽民脖子上探，腥味顿时涌入鼻腔，罗渽民躲着他的手蹲到地上去。

“你也是真的找打。”黄仁俊骑到他身上，制住罗渽民乱舞的双手，水顺着指尖滴在罗渽民脸上。

“黄仁俊没看出来你这么暴力。”

“一般一般，没有罗同学这么传奇。”

两人拼着腕部力量，黄仁俊到底瘦他一圈，坚持不了多久就被反向掣肘，堵在橱柜角落。

“我听出来了，你在讽刺我。”

“我哪里敢啊，罗校霸，全校都怕你。”

黄仁俊还在试图挣扎压罗渽民一手，东珠哭着跑过来喊渽民哥哥。

她哭着求了，李东赫态度坚硬，绝对不松口。罗渽民放开黄仁俊，揉揉东珠脑袋，出门去李东赫和李帝努果然还僵持着，李东赫坐在长木椅上翘着腿，不看李帝努一眼。

李帝努在他不远处站着，见着罗渽民出来竟然向罗渽民投来求助的目光。

“东赫啊要不…”

“闭嘴。”李东赫狠狠瞪他一眼。

“东西也挺多…”

“罗渽民你也想滚？”

黄仁俊闻声寻来，从罗渽民肩上探出个脑袋，李帝努见着他，忽然一指：“你都让陌生人来！为什么我不能来！”

黄仁俊和罗渽民对视一眼。

陌生人？谁？我吗？

不是不是别听他乱讲。

虽然他和李东赫只见过几次，倒也不至于陌生人吧？

“他是我朋友，不是陌生人。”李东赫懒得和他争了，声音都低了几个度。

噢继李东赫盖章他是罗渽民的朋友之后，再次盖章黄仁俊成为李东赫的朋友。

“你是什么？摆清楚自己身份好吗？”

“我也是你朋友啊！”

李帝努跨了几步按住李东赫的肩，几个小朋友站在一边看大哥哥们吵来吵去，罗渽民招招手让他们都回屋去。

“放手滚蛋。”李东赫甩开肩膀，不愿意和李帝努接触。

罗渽民突然偏头附在他耳边说话：“快说你饿了。”

“啊？”

罗渽民的手在他腰上拧了一把。

“我我我饿了…”他也不动声色回拧了罗渽民一把。

那边那两人向他看来，黄仁俊被那目光逼得退了两步，罗渽民抬手撑住他后背。

“说一起吃。”

“一一一一起吃？”

李东赫眯起眼睛，李帝努倒是表情生动了起来。

东珠也跑出来，从黄仁俊身侧探出头。

“哥哥…”

罗渽民清了清嗓子：“东赫…”

李东赫不知道看谁，最后眼神落在黄仁俊肩上，黄仁俊憋了口气。

“那个…我…饿了…想吃…”

李东赫垮下肩膀，没说什么话，挥开李帝努进屋去，东珠跑出来拉着李帝努进门，都进去以后黄仁俊才扯住罗渽民衣摆。

那眼神在说，说明一下？

“一会儿告诉你。”罗渽民攀过他肩膀一块儿回屋去。

他和黄仁俊，有点默契。

李东赫回屋后罗渽民就赶黄仁俊出厨房，他和李帝努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说什么话，那几个孩子明显更亲近李帝努，黄仁俊坐了会儿，还是不自在，跑去厨房跟在罗渽民后面，但是李东赫和罗渽民一个洗一个切，用不着他帮忙。

“你去坐着，他喊你来就是让你吃现成的，还要你帮什么忙。”李东赫忙着洗刚刚罗渽民没洗完的鱿鱼。

黄仁俊不解。

“什么吃现成？”

“罗渽民你没告诉他？”李东赫踹了罗渽民一脚，报下午水产市场的仇。

“没事，你去坐着。”罗渽民推着他出厨房。

“什么什么什么？罗渽民你哪来那么多秘密啊？”

“什么秘密，他就是觉得总蹭你吃喝不好意思，趁着过节给你做一顿当回报。”

“这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嘛！”

“就是啊有什么不能告诉他的嘛。”

罗渽民大力放下刀，瞥了李东赫一眼，李东赫做了个怪表情，还是劝黄仁俊去坐着，但是黄仁俊还没跨出去，李帝努又加入，轻轻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

刚刚还闹的李东赫瞬间敛了表情，转过身去洗鱿鱼。

轮到罗渽民笑他了。

“既然你们闲不住，出去搭烧烤架子。”罗渽民发号施令，李东赫一句话不说。

几个小朋友领着两个大哥哥出去干活儿，离开前李帝努还交代李东赫，他也带来很多东西，都是吃的。

李东赫一如既往不愿理他。

一屋子的人出门去，狭小厨房里只有波动水声和刀割开皮肉的细微摩擦声，李东赫看了眼不远处的塑料袋，微微叹口气。

“你和他犟什么呢。”罗渽民已经穿好一盘鸡翅，“不是他的错。”

“那是我的错吗。”

“不是。”

“那怎么办呢。”

罗渽民无言。

怎么办呢。他和李东赫的人生就被这四个字框住了，怎么办呢。

“至少他是真心待你好，你的人生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他是愧疚。我们做不了朋友。”

“我和黄仁俊，看起来能做朋友吗。”

屋外吵闹得紧，他们手速也不慢，话语间自己买的那些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两人一齐看向李帝努带来的那些食材。

“不能，但就是成为朋友了。”罗渽民的自问自答。

李东赫甩甩手上的水，越过罗渽民提来那些食材，一股脑全倒进水池里。

“黄仁俊人不错啊，他哥哥就特别好，和他做朋友不亏。”

东珠爱吃的生蚝扇贝，李帝努带了很多。

“李帝努人也不错，你也不亏。”

“你居然帮他说话，不是不待见他吗。”和黄仁俊一起搞什么小动作，他又不瞎。

“他不待见我也是因为你好吧。”

李帝努带来的肉类都是一盒一盒洗净的，还差黄仁俊点的那条秋刀鱼，罗渽民提过来倒进自己这边的水池。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看在黄仁俊的面子上。”

“黄仁俊面子还挺大。”

“我还挺喜欢他的。”

“是吧。罗渽民微微抿了抿唇。

他就知道李东赫肯定喜欢黄仁俊。

挺有意思的，挺招人喜欢的。

招人喜欢的和招人讨厌的两位奉命在外搭烤架，两人都穿着浅色外套，活动起来不方便，脱了外套干活儿，期间只有弟弟妹妹们插话，一口一个“诺诺哥哥”，他们不认识黄仁俊，不知如何搭话。

搭架子不需要费多大功夫，搭好以后几个人围坐在木凳上沉默着。或许都有好奇，却没一人开口。

黄仁俊还是头回如此想念罗渽民，即便罗渽民与他不过一墙之隔。

尴尬死了。

国人化解尴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吃，要么问“你吃了吗”，要么就是“吃点不”，黄仁俊一锤掌心，跑进屋拿出自己那盒糕点，分给小朋友吃。

李帝努自然是委婉拒绝，可是小朋友喜欢，一直让他也尝尝，黄仁俊也举着盒子十分期待的样子。

糕点不是他常见的，味道也不是常吃过的，他没那么爱甜，吃过几口就觉得腻，出于礼貌他称赞了一句“好吃”。

当然黄仁俊也不会在意他真觉得好吃还是客套一句，小朋友们是真觉得好吃，可能也是饿了，出门时装得满满当当，他和李帝努各拿一块，小孩们一分，盒里只剩两三块。

罗渽民李东赫怕是没得吃了。

“你和…罗渽民是同学？”

“嗯？嗯嗯。”

祖宗说的果然没错，你看吃上，话匣子不就打开了？

“噢…我和东赫是朋友…”李帝努顿了顿又补一句，“一起长大的。”

“啊是吗，那感情应该很好。”

听他这句，李帝努苦笑了一下。

是啊，应该感情很好。

“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李帝努。”

“黄仁俊。”

然后又归于沉默，小孩忙着吃糕点没空在意他们，两人几番张口都没问出什么话。

一个想问罗渽民，一个想问李东赫。

不待片刻这两人就端着盘子出来，在李东赫的招呼下小朋友们跑回屋帮忙，黄仁俊和李帝努也要起身帮忙，罗渽民和李东赫一手按一只，异口同声命令道：

“坐好。”

他们本是坐在一条长凳上，那两人出来后李帝努自觉移去黄仁俊对面坐着。小孩们热衷烧烤，往年圣诞李东赫家都会办，那时候李东赫家还不错，离李帝努家也不远。

聚在一起就免不了回忆从前。

菜品摆放整齐后李东赫拖来了扎啤，罗渽民皱了皱眉。

“不喝酒吧，仁俊他…”

“我没事，喝啊喝啊。”

罗渽民看了他一眼，黄仁俊看起来很兴奋，等着李东赫撬瓶盖。

罗渽民知道问问黄仁俊，李东赫可不管李帝努，直接倒满，李帝努面色犹豫，最后也没拒绝。罗渽民又问了他一遍，还是喝饮料吧。

“我在家喝的酒，比这烈多了。”

未成年买不到酒，李东赫拖出来这一扎他着实兴奋了一下。

罗渽民的样子很奇怪，盯着他，像要把他看穿。

黄仁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抬着眼睛回看他:“干嘛。”

“没事。”罗渽民摇摇头。

黄仁俊买的那些饮料分给了小朋友，小孩子只管吃，别的都与他们无关。

这应该是黄仁俊吃过最安静的烧烤了，只有他和罗渽民时不时交谈，李东赫真的半个字都不理会李帝努，对面的李帝努暗自叹了好几回气，黄仁俊性情上来，举起杯子敬酒，他举杯，罗渽民自然陪他举杯，李东赫默不作声也举杯，最后才是李帝努。

小朋友们跟着举起自己的饮料，黄仁俊咧嘴一笑:“圣诞快乐。”

灌酒的速度惊到了罗渽民，他们都只喝浅浅一口，黄仁俊一口就是一杯，喝完反而怪他们喝得太少。

规矩破就破了，还矜持什么。

李东赫拍着他的肩，不错，我喜欢，对我胃口。

“罗渽民学着点。”

然后黄仁俊和李东赫越坐越近，喝的酒也属他俩最多，聊的全都是董思成。

我真的喜欢思成哥，真羡慕你，有这样的哥哥。

是吧，我也好喜欢我哥哥，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他去哪儿了，怎么没带你一起玩。

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嘛，我也有我自己的朋友啊。

黄仁俊往罗渽民腿上拍了两巴掌。

“……你少喝点。”

“唉罗渽民你真没意思，说你是校霸谁信啊。”

“你还别说，就你不信，其他人都信。”李东赫又和他碰了个杯。

“你呢，你也信吗？”

李帝努突然被点名，慌张抬头，看看罗渽民，又看看李东赫。

“不…不不知道…”

大约见他太拘谨，黄仁俊变着法的点他喝酒，先前拒绝了几次，看黄仁俊和李东赫越靠越近，一咬牙，喝。

黄仁俊立刻放下鸡腿陪他喝，罗渽民无语，李东赫笑出声。

“我回答你之前的问题，你和黄仁俊很适合当朋友。”

李东赫干脆让座，让黄仁俊和李帝努坐在一起。然后一人揪着他，一人拉着黄仁俊。

好好不换不换，你们对着喝。

秋刀鱼是黄仁俊要的，烤好了给他他又不要了，冬天的室外呵口气能蒸出白雾，黄仁俊硬是喝出一身燥热，非要脱外套。

罗渽民怎么劝也劝不住。

黄仁俊怎么比他还能玩。

李东赫适时拿出准备好的圣诞帽和皇冠给弟弟妹妹带上，还有早就买好的烟花，陪着小孩玩，黄仁俊喝累了，趴在桌子上歇息，对面李帝努眼里只有李东赫，李东赫往哪走他就往哪转。

这一顿饭吃得奇怪，最尴尬的人轮流转，现在转到罗渽民这里来了。

黄仁俊眼睛都闭上了，罗渽民认命，帮他盖上外套。

不就给他送了药吗，自己这是成倍成倍的操心还回去。

和黄仁俊当朋友好亏。

他都在想要不先送黄仁俊回去算了，趴着的人突然起了精神，对着李东赫说要玩烟花，李东赫招呼他过去，撇下罗渽民就跑过去了。

又是他和李帝努的主场秀，除了李东赫他们之间没别的话题，各自拿起酒杯默默喝。

罗渽民还在认真烤着剩下的生蚝，和李帝努分着吃了，那边小孩玩得开心，黄仁俊和他们很快玩到一起去。

他们围着小烟花筒转圈圈，罗渽民看看生蚝又抬头看看那边，李帝努也是。

李东赫很快就拥有了和黄仁俊的合照，以烟花为背景，顺势交换了好友，罗渽民扔下铁签走过去，拽住黄仁俊的手，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不可以。

一瞬间被独占欲吞没心智。

但只是一瞬间，黄仁俊分了几只烟花棒给他，拿自己的烟花棒去点他手上的。

有什么不可以，他本来就希望李东赫能和黄仁俊成为朋友。

地上的三角筒喷出烟火，和手上的烟花棒相映成辉，李东赫终于想起什么，转过身去，冲那边独自坐着的李帝努招招手。

人们总说烟花美丽但是短暂，好似美丽只是配色，短暂才是烟花的本质。

不应该是这样，烟花被生产被创造，目的就是带来美丽，可人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它短暂易逝上，这样即便所见是美好，心里想的念的还是与美好背道而驰。

换个说法就好很多啦，烟火易逝，短暂却很美好。

只记住美好的部分就好了啊。

抛开一切与你做三分钟的朋友，在这烟花泯灭之前。

黄仁俊伸出手，像每一次想扶罗渽民时一样，不过这次不是扶着他，是想和他手牵手，大手拉小手，大孩子拉小孩子。

这世界有诸多恶意无奈，但想在这一场焰火的时间逃离人间。

光熄灭，该回落的还是回落，该去何处就去何处。

该分开的人求不得一起，不该分开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遇到。

黄仁俊的手心很烫，应该是喝多了的缘故。

“我送你回家。”

他没醉得不醒人事，有力可依的时候还是放下力气。

换成罗渽民扶着他下楼梯了，楼梯上的灯光不明，两人并肩就挡去大半，实在是怕他一脚踏空摔下去，罗渽民将人搂得紧紧的。

黄仁俊开始哼歌了，哼他没听过的调调。

听起来还不赖。

“你看着点脚下。”

“看不见啊看不见。”

“…………”

他和黄仁俊不适合做朋友。

怎么赖皮赖得这样理直气壮？

他想揽辆出租，黄仁俊执意要坐公交，所幸出来的早，还不到停运的点，等车的人不多，黄仁俊靠着广告牌，一点一点往下滑，罗渽民一把捞起靠着自己。

还说在家喝烈酒，谎话精。

“你才谎话精，十句话八句在骗我。”

“我没骗过你。”

“哼。”

黄仁俊撇开他，自己蹦上公交，却在落座后跟他招手，窝在窗角缩着脖子，像只怕冷的猫。

今年的圣诞节没有雪，只有店铺外人造雪景，喷着泡沫，落在肩上很快分解掉，但依然有店家坚持播放圣诞和初雪的歌单。

黄仁俊就着玻璃水雾写了个字，最后一笔落成，指尖与玻璃分离，水珠拖出长长一条水迹。

这玻璃不干净，黄仁俊在心里想。

那个字罗渽民认识，娜娜的娜。

“罗渽民，我们是朋友吧。”

“当然是。”

“什么时候告诉我你的故事？”

这才是他想坐公交的原因。电影里都这样演，等夜晚最后一班公交，坐最后靠窗的位子，伴着车尾引擎声，道出一个故事。

嗯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讨厌引擎声。

“听哪一个。”说完罗渽民自己都觉好笑，哪一个。

“打架。”黄仁俊伸出手指点在罗渽民颧骨处。

罗渽民没躲开，由他点着，垂着眼睛想了会儿。

“先说李东赫和李帝努吧。”不理清他俩，这故事说不下去。

“也行。”黄仁俊撤回手，缩回衣袖里，又靠上玻璃窗，斜着看他。

他们是的确是一起长大的朋友，罗渽民不过是半路出现在李东赫生活里的人。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家世显赫出生高贵的小少爷和他的普通家庭出生的平凡人朋友。李东赫或许又特殊一点，东赫的父亲是李家司机，因为这层关系李东赫与李帝努从小就常见面，出入李家也是自由的，李家独子，只有李东赫作为他的同龄人，一起长大，说个玩笑话，都姓李，百年之前是一家。

东赫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之家里还有几个小孩要照顾，东赫一家都靠爸爸一人供养，所幸李家给的薪酬待遇很可观，对东赫一家也颇有照顾。

你看李帝努也能看出来一点，是生长在温和家庭的孩子。

“那为什么…”为什么几次见面都像仇人般剑拔弩张。

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继续一起长大，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特殊存在。

意外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雪夜，东赫父亲在赶往机场接李氏夫妇的途中突遇车祸。

“这……”

东赫妈妈本就多病，一下子要肩负起一个家庭的重任，不到一年就累垮，失去妈妈那年东赫刚刚初中毕业，他是长子，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自当由他来担。

“其他家人呢，叔伯亲戚呢…”

罗渽民摇摇头。

盛时是亲朋好友，衰时形同陌路，谁又愿意多出四个孩子的钱。

“可这与李帝努又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赶去接李氏夫妇是东赫父亲应尽职责，雪夜突遇车祸也是意外，李家给了他很大一笔钱，让他长大。

与李帝努没有关系，李帝努没有做错什么，甚至李家父母也无错处。

就是这样无处可恨无处可怪，谁也埋怨不了，他甚至不能为自己的“骨气”拒绝那笔钱。

但他总有选择的权利不是吗，他有不愿意见李帝努不愿意见李家人的权利不是吗。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亲近，接收到的伤害也越大。他知道不能怪李帝努，他也知道李帝努很关心他。

可他也才十五六岁，生活骤变，失去父母，常常会想如果那个雪夜爸爸没有接到李氏夫妇的电话，没有开车去接，会不会不一样。

他不能怪李帝努，也只能怪李帝努。

如果生活没有宣泄口，他得多难受。

他们一起长大，但好像不能相伴一生。

黄仁俊坐正，盯着凳子下的鞋尖出神。这世上少有感同身受，罗渽民告诉他不要怜悯，可他除了怜悯什么也表达不了。千千万万的不幸，他遇见其中一桩，没有亲身参与过，经罗渽民之口转述，他只能表达怜悯。

与他的生活相差太多，他能想象，却无法真实体会。

所以董思成对李东赫也多加关心，每每修整他的摩托时总会变着法地给李东赫买些好吃的。

不过罗渽民说的对，李东赫不需要怜悯，黄仁俊眼里的李东赫也是如此，李东赫是坚强的，不需要谁的可怜，所以李帝努频频流露的示好才让他更加讨厌吧。

“那你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故事中。

他？他不过是路过，恰巧遇见被欺负的东珠，顺手救了小姑娘，因此认识了李东赫。

黄仁俊猛地凑近他，目光逼人。

“又骗我。”

“没骗你。”罗渽民抬起手抵住黄仁俊肩膀，在黄仁俊的眼神光中败下阵来，“好好告诉你告诉你。”

路过是真的，那天正碰上他心情不好，一个人到处闲逛，东珠知道哥哥辛苦，零碎时间做点兼职，女孩子晚上一个人回家，路遇不良，罗渽民看见了，英雄救美。

李东赫感谢他，这个朋友就这样交上了，没什么起伏跌宕，只不过从那以后李东赫那里就成了他的专属医院。

黄仁俊眉毛一皱。

“还有，没说完。”

罗渽民叹口气，说那么一大堆李东赫和李帝努都没给他绕进去，还执著打架，这外国小孩不好骗。

就是东赫家的事不知道怎么在学校里传开了，在东珠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没妈的孩子，说她哥哥不是好人，说她也是坏女孩，反正就是谣言。

“什么叫她哥哥不是好人？李东赫干嘛了？”

“没干嘛。”就是打扮得像个小混混一样去接东珠，以为这样能吓唬那些欺负妹妹的人，没料到让妹妹处境更难。

其实李东赫什么事都没做。

黄仁俊不信。

好嘛，是揍了人，不过那是之后。

“你参与了？”

“嗯。”

李东赫替妹妹揍了一回，可越是这样学校里就越是欺负东珠，说她哥哥是混混，说她也肯定也不是好孩子，不知道干过什么肮脏的事，女孩子初中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第二性征开始发育。

后面的话罗渽民就不说了，黄仁俊点点头。

“她不敢告诉东赫，只敢偷偷跟我哭。”

“然后你就去揍人了？”

点头。

“按着人家初中生跪下磕头？揍得很惨？”

点头。

黄仁俊“唉”了一声。

“该，杀了都不解恨，欺负女孩子。”

“就这样，没什么传奇故事。”

只不过这事还是让李东赫知道了，约着罗渽民又找了一次茬，李东赫下手比他还狠，那些混小子家长奈何不了李东赫，但记住了罗渽民，闹到罗渽民学校来，按了个霸凌的罪名。

“你以为会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吗。”罗渽民抱着脖子，歪头看向黄仁俊。

黄仁俊摇头。

“没有，没期待。”他见罗渽民第一眼就认定罗渽民不是传言中的样子，“我相信你。”

一直都相信你。

“但我确实约架了。”

“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

公交停稳，不知什么时候起黄仁俊已经习惯罗渽民送他回家这件事，两人又一起下车，罗渽民说送他到小区门口，黄仁俊思虑一瞬间，同意了。

“你还没回答我，什么才重要？”

黄仁俊脸上红晕未褪，开始装起傻来。

“不知道啊，你说什么？”

罗渽民捉住他手挠他痒痒，黄仁俊一路跑一路躲，两人围着大树对峙着。

街道配合圣诞的氛围，树上挂满的彩灯，一串一串垂下来，刚好在耳迹，印得罗渽民眼里像是有星星，黄仁俊躲在大树后喘气，耳朵尖尖红红的。

“别闹了。”他指着罗渽民的眼睛。

“那你先回答我，我都告诉你我的秘密了。”罗渽民也伸出手，对上他指尖。

像两只对脑电波的外星人。

“今天圣诞节都没有下雪。”

“……”

“我家下了好大的雪，好深的雪。”黄仁俊撤回手，掏出手机找给罗渽民看，“等我回家，拍给你看。”

“回家？”

“回国。”

是哦，黄仁俊，不是韩国人。

“什么时候回国？”

“放假啊，考完。”

“啊…那快了…”

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觉得头顶的星星灯都没刚刚那么亮了，刚刚他和黄仁俊打闹的时候。

“你还没回答我，什么才重要。”

“什么啊，什么都不重要。”黄仁俊收起手机，绕过大树给了罗渽民一个拥抱。

“你最重要。”很轻一声，中文。

“你说什么？”

来不及撤回手就被罗渽民环住腰。

“我说，圣诞快乐。”

黄仁俊逃进小区，跑了很远一段路才转身跟他挥手再见。

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谁也不觉得刚才的举动有什么不对。

黄仁俊回到家扑进妈妈怀里，大声说着爱妈妈，妈妈点了点他额头，别以为撒娇就可以躲过挨骂，大半夜偷偷跑出去喝酒。

黄仁俊嘿嘿笑。

好爱妈妈。

爸爸走过来问他，那我呢。

黄仁俊招招手，三人抱在一起。

也爱爸爸。

他也到了需要借着酒精才能表达爱意的年纪了。

朋友圈被雪景刷屏，真正圣诞节的大雪，黄仁俊挑了几张发给罗渽民，等不起回复就睡过去。

罗渽民也是睡前才看到黄仁俊的消息，还有不久之前李东赫发来的：[李帝努赖在我家不走了。]

配图是李帝努抱着他胳膊。罗渽民在被子里笑出声。

[可怜可怜他，醉成这样。]

[李帝努给了你多少钱？]

[怎么，你给双倍？]

[我打断你的手，这种钱咱不能要知道吗？]

罗渽民不和他多说，匆匆发了个晚安缩回被子里，送黄仁俊一趟耗的是他的力气，他没黄仁俊喝得多，但也不少，尤其是后来与李帝努两人场合，都不说话，只能喝酒。

翻个身拿过床头的药瓶，他只给妈妈用过几次，之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舍不得。

7.

翻过圣诞节他们就进入了放假倒计时，黄仁俊照常每周约罗渽民一起复习，李东赫问了几次罗渽民都在图书馆，后来就不问了，但是嘲讽却没落下。

李帝努留宿一夜，粘人得很，虽然冬天的夜里有人抱着当温暖源也挺好的，但怎么能是李帝努呢。自那之后李帝努来得更频繁了，每次来都会换一个新的保温盒，李东赫无言，拉出一箱保温盒还给他。

“别老是买新的，浪费。”

罗渽民问他是不是默许了，李东赫没说话，他又追着问，李东赫踹了他小腿一脚:“我要是说出来那还叫默许？”

那就是明许了。

街舞社长和动漫社长果然有情况，考完就宣布了在一起，两社又联合了一次活动，或者说新人请吃饭。

黄仁俊本不想凑这个热闹，思成哥突然来了个事儿，回国的时间要推几天，黄仁俊要等他一起，闲来无事就应了社长的约。

顺便拉上罗渽民一起，罗渽民在电话那头犹豫几秒。

“你有事？有事你去忙…”

“没事，去吧，一起。”

黄仁俊本来就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外籍转学生，被大家熟知还是以“罗渽民唯一的朋友”的名声，黄仁俊常常参与动漫社的活动，与社员关系说不上亲密，至少算个普通朋友，罗渽民只是个挂名社员，他出现比社长们更引人注意。

再一看他前面的黄仁俊，那是了，唯一的朋友，黄仁俊来罗渽民肯定也会跟着来。

这个外籍转学生面子可真大。

街舞社的都还记得社团之夜那天众人起哄罗渽民，大家都以为他会表演一段，结果他站起来转身就走，社长当时好不尴尬。

本来他去也是被求得没办法，充个门面而已。

“是我们从来不参加活动的罗同学啊，这中国孩子多大面子才请得动你？”

黄仁俊挺好奇的，明明未成年买不到酒，怎么他们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弄来这么多。

“嗯。”罗渽民不理会社长的阴阳怪气，对社长递来的酒也视若无睹。

桌上有饮料也有酒，随自己选，男生多半都是想尝尝酒的，女孩子还是乖乖喝饮品，黄仁俊伸手拿酒，罗渽民不动声色制止他。

社长看见，以敬酒为名绕到黄仁俊对面。罗渽民不给面子，旁边这中国孩子看起来乖巧听话，他又是学长身份，黄仁俊自然不会拒绝，罗渽民也没理由阻止黄仁俊。

黄仁俊习惯一口闷，社长见他能喝，又给他满上，如此几轮，罗渽民终于出声制止，拉着黄仁俊坐下。

“哎呀没关系。”

“罗渽民同学，虽然你是他朋友，但是也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吧？”

他虽然与黄仁俊邻座，可黄仁俊身边还有别的同学，黄仁俊不止和他交流，一桌人都还能聊得起来，只有他才是剥离黄仁俊之后真正的孤独患者。

突然就不想拦着了，随他去吧。

他在众人面前向来寡言，当下不说话也没人觉得奇怪，罗渽民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众人的评价。

黄仁俊呢，黄仁俊应该发现他不一样，他不说话，喝酒的动作都带有情绪。但是黄仁俊没有，听说他是中国人之后很多人拉着他问东问西，黄仁俊很忙。

夸他韩语好，不说的话都以为他就是韩国人呢。

黄仁俊挠挠脑袋，不好意思收下这些夸赞。

又问他中国是什么样的，和韩国有什么不一样之类的，都是动漫社那些女孩子爱问，黄仁俊一一回答了，可是后来又有人问他，既然中国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来韩国。

“这…我爸爸妈妈来这边工作，我自然要跟着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来韩国呢，中国不是很好吗，留在中国工作不好吗。

黄仁俊不知道怎么解释，触到一点敌意，尴尬笑笑打算忽略过去，对方不依不饶，似在自言自语，还不是看我们国家好才过来，自己国家好的话干嘛往外跑，还不是不行咯。

罗渽民留意着黄仁俊的反应，黄仁俊只抿抿嘴，没打算反驳。

逼问他的时候不是很凶吗，现在又不知道维护自己了。

罗渽民也知道街舞社的那些人的敌意来自哪里，不敢嘴碎他，看着黄仁俊乖就拿他国籍阴阳怪气。

对面的人还希望左右附和他，一句一个那个中国孩子。

罗渽民一抬手，挥到了桌上的酒瓶，透明液体顺着瓶口倒下去的方向流出，对面的人慌张站起，抖掉裤裆上的水渍，拍桌质问：

“罗渽民你干什么！”

罗渽民也拍桌起身，黄仁俊拉住他衣袖，罗渽民反手握住他将人提起来，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跟我走。”

众目睽睽之下拉着黄仁俊离席，背后有骂他“怪人”“有病”，黄仁俊回头看，罗渽民又搭上他的肩，捏着脸蛋扭回来。

“别看了。”

一直到公交站罗渽民才松开手。

“好好的干嘛啊…”

“刚刚怎么不反驳回去？你知道他在讽刺你吧？”

罗渽民靠上广告牌，接着嘟囔了一句：“就知道对我凶。”

“什么？”黄仁俊没听清他后面那句，凑到他身边去，“你刚说什么？”

“没说什么。”这次公交车来得很快，没等几分钟罗渽民就领着他上车。

“带我去哪啊？”

“到了就知道了。”

这班公交乘坐的人不多，空旷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人，罗渽民忠于最后排的位子，推着黄仁俊坐进靠窗的位置。

把黄仁俊框在小小空间里，他竟然对此生出一丝安全感。

“到底去哪儿啊？”黄仁俊趴在窗户上看，语气却没有很紧张。

黄仁俊看着窗外，罗渽民看着他。

“你刚刚怎么不说回去。”

“嗯？”黄仁俊回头，撞进罗渽民的眼睛，没来由慌张了一瞬，继而错开，“没什么必要。”

“争起来又得不到好。”

“你不生气吗。”

“不生气，只能说明他们无知，我和无知的人争论不显得我也傻吗。”

唉他想捏捏黄仁俊的脸，虽然他捏过好多次了。

“你是挺傻的。”

真的捏到了。

罗渽民很认真的体验粉面团的触感，黄仁俊喝了一点酒，脸有一点烧，而罗渽民的手很冷。

如此温度诧异下黄仁俊也忘了躲避，愣了几十秒神，意识到罗渽民在干什么之后才张牙舞爪地反扑回去，捏着罗渽民的脸胡乱拉扯。

“你骂谁呢。”

两人谁也不松手。

“是夸你可爱。”

黄仁俊是个不经夸的体质，从小长大的氛围让他对于用“可爱”这类形容词描述自己有些许难为情，可偏偏异国人常把可爱挂在嘴边，董思成的同学们见了他要夸他可爱，小区遛弯的阿姨见了他要夸可爱，去爸爸妈妈店里客人见了也要夸他可爱。

来自长辈和来自同辈的“可爱”感受还是不同，从罗渽民嘴里说出来的“可爱”心情更是难以言喻。

他不可爱，他是铁骨铮铮的东北真男人，跳过雪坑舔过栏杆，一身虎胆。

却败于罗渽民的一句“可爱”。

黄仁俊先松手，罗渽民也跟着松了手，不知是生气了还是什么，看着窗外不理人。

罗渽民转转眼睛，往他那边靠靠。

“生气啦？”

“嗯？没，想事情。”

“想什么？”

“想回家。”

黄仁俊说的是想回家，他总是用“回家”来代替“回国”，每回罗渽民都得问到底是“家里”还是“国内”。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气氛突然就转了个调，罗渽民不知道接什么话，靠回椅子闭口不言。

说什么呢，黄仁俊想回家，可他不希望黄仁俊回家。

“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也问出了席间同学问出的问题。

“中国？很大，很漂亮，很多省很多市，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他感觉黄仁俊眼里有光，提到祖国，嘴角也浮起微笑。

是吧，哪能不生气。

“你家，在中国的哪里 ？”

“在中国的北边。”黄仁俊拿出手机，找到地图给他看。

还是他不认识的文字，黄仁俊跟他聊家乡的雪，家乡的美食，家乡的人。

他只听过寥寥几次黄仁俊说中文，他是听不懂，可说中文的黄仁俊和说韩语的黄仁俊很不一样，他能感受这个不一样。

“仁俊？”

“嗯？”黄仁俊还在找家乡的图片，应了一声。

“想听你说中文。”

“为什么呀？”黄仁俊抬起头看着他，手机光亮称得眼神煜煜，“我说中文你就听不懂了啊。”

“听得懂，我的名字。”

“罗渽民？”

“嗯。”

“罗娜娜？”

“嗯。”

“娜娜。”

“嗯。”

黄仁俊笑起来，靠回椅子，刷着手机，嘴里一直念叨着罗渽民的名字。

像在念咒语一般。

罗渽民，罗娜娜，娜娜。

罗渽民带他到了一个更神秘的街道，城市灯光照耀不到的小巷，不平整的路面，踩一脚发出响声的石板，还有倒映出月光的水沟。

黄仁俊不敢回头看，紧紧拽住罗渽民手臂。

怕成这样也没问一句罗渽民要带他去哪里。

再往里走闻到一阵酒香，黄仁俊站定在昏黄路灯下，这是整条小巷唯一的光源。

罗渽民走上台阶向他伸出手。

“上来。”

黄仁俊犹豫一秒，抬手回握，罗渽民牵着他推开台阶上的老旧木门，内室还是黄光，原来这里就是酒香的源地。

罗渽民很亲切地喊了声婆婆，从买酒到装瓶，一直没有放开黄仁俊的手，黄仁俊好奇屋内的大酒缸，也忘了两人还牵着手。

回到小巷还是牵着手，罗渽民另一只手拎着酒瓶。

“买酒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喝吗，这里的酒自家酿的，比商品酒好喝。”

“我我我我什么时候说我爱喝酒了？！”怎么回事，怎么罗渽民就给他安了个爱喝酒的头衔？

“我看你挺爱喝的。”

黄仁俊觉得窘迫，想抽开手，稍稍挣扎，罗渽民握得更紧。

“出了巷子就放开，掐得我胳膊很痛。”

黄仁俊更尴尬了，他在罗渽民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着急回家吗？”

黄仁俊在黑暗中摇头。

“那就好。”

没有从来时路折返，罗渽民带他走了另一条路，比刚才的巷子还黑，黄仁俊更不敢放手了，乖乖让罗渽民牵着。

“你你你是不是想杀人灭口……”

“说什么呢。”

拐出巷子立即见光，还有整整冷风，把黄仁俊原本就不多的酒气吹得只留零星。

风带来的味道有点熟悉。

见光之后罗渽民果然松了手，带着他穿过一片铁丝网，来到正门前。

是那个二手汽车城。

“每次东赫就抄这条道去买酒。”

汽修店里多了好几辆摩托，一到假期李东赫就很忙，得了闲的二世祖们就爱折腾自己的车，又不愿意自己弄。

其中就有李帝努为了多见李东赫几次故意推来的，李东赫问他要求，随便，喜好，随便。

“你到底想不想改？”

“你决定。”

李东赫猛一甩扳手，砸回工具箱，吓到了李帝努，也吓到了门口的黄仁俊和罗渽民。

“……怎么了这么大火？”

罗渽民还想宽慰几句，一扭头看见坐在新摩托旁一身整洁的李帝努。

……打扰了，他怎么又出现在别人的场合。

“你们怎么来了。”

李东赫脱下手套，绕去洗手池洗手，不打算帮李帝努改了，分明就是来整他的。

“给仁俊买了酒，过来分你一点。”罗渽民扬起酒壶晃晃。

黄仁俊慌忙解释:“不是给我买的我不是……”

“怎么，上回挺能喝的啊。”李东赫甩着手回来，“这酒好喝，我和渽民经常去买。”

不知何时李帝努也飘了过来，在黄仁俊背后站着，眼神流露出对酒的向往，李东赫瞥到他，一把抢过罗渽民手里的酒瓶藏去身后。

“你不准喝。”

打什么歪主意他还不知道？又打算喝个半醉不醉赖在他家里。

别想得逞。

黄仁俊回头，李帝努心事被看透后瞬间萎靡，罗渽民撇开李东赫，从木台下的箱子里拿出一套酒具，也是他和李东赫买的，为了喝酒的时候有点感觉。

“唉让他喝一点嘛，过两天仁俊就回国了。”

啊？什么？关我什么事？他喝不喝与我回不回国有什么关系？

黄仁俊追着他到水池边。

“关我……”

“嘘……”罗渽民冲他眨眨眼。

东赫只是需要一个理由罢了，不需要这个理由多充分多有说服力。

玻璃隔板旁李东赫轻声叹气。

“看在仁俊的份上。”

黄仁俊闭了闭眼睛，怎么今天他才知道，自己面子这么大的。

名义上的饯别酒，四人围在木台后的小火炉旁，黄仁俊有种自己一走就不再回的错觉，这酒局可是为了他才组起来的。

对于他是中国人的事只有李帝努略显意外，但也只是微微怔了怔，神色马上恢复如常，也和其他人一样，夸了一句韩语说得真好。

罗渽民说得不错，这酒确实挺好喝的，说是酒更像酒精饮料，不过被罗渽民装在漂亮酒具里，确有那么点氛围。

李东赫问他是不是思成哥和他一起回国。

黄仁俊点点头，说就是在等他，等他收拾好了他们就一起回家。

罗渽民很想问一句，不能留在韩国吗。

那是他的家啊，离开这么久，当然得回去。

其实他们四个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一向活泼的李东赫因为李帝努的存在也变得寡言，而罗渽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黄仁俊想来想去，和李帝努碰了个杯。

单纯碰个杯，没啥好说的。

他一口闷，李帝努也跟着一口闷，那边沉思的两人回过神来，这边两人已经喝掉半壶。

李东赫一看李帝努的耳朵，糟糕，怕是晚上又要赖着他睡了。

黄仁俊倒是没事，只当饮料喝了。

最后李帝努还是赖着李东赫了，反正都放了假，回不回家只是一个电话的问题。距离李东赫收班还有那么久，弄了个毛毯让人窝在角落里睡了，罗渽民也是看他收拾好如释重负才告辞。

刚刚聊天的时候聊到黄仁俊的家乡，李东赫说他想看看黄仁俊家乡的雪，黄仁俊答应给他寄明信片和照片。

罗渽民送他到小区门口，一脸有话要说。

黄仁俊抬抬眉毛。

“我也想看雪…”

“也给你寄。”

黄仁俊离开的时候给他发了张候机的图，罗渽民回了个“一路平安”。

好客套。

回国之后的黄仁俊像是在他生活中消失了一般，原本就没有几条动态的软件，现在更是找不到人。

等了好几天，黄仁俊都没有要联系他的意思。李帝努真的赖上李东赫了，放假无事可做整天围着李东赫转，罗渽民去了几次，几次李帝努都安安静静坐在木台边看书。

他的气质始终与这涂鸦房不搭，无论身着深色还是浅色。

入深冬李东赫时常咳嗽，李帝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木台上堆了很多药品补品，还有每日不忘的炖汤。

罗渽民扣扣眉心，他与李帝努其实不熟，准备蹲去李东赫身边，李帝努喊住了他。

“你的朋友呢？”

“什么？”

“仁俊？是叫仁俊对吧？”李帝努放下书。

“…是，回家了。”想了想补上一句，“回国了。”

“已经回了吗？”

李帝努拉出一张小凳，自他来后木台下的小凳子多了几张。明明李东赫这里是个俗世之所，为生存而劳作的人们尽收眼底，他们一个二个却都爱把这里当做避风港，开心或是不开心，往小木台后一躲，烘着暖炉，做一场白日不敢做的梦。

罗渽民在他身边坐下，李东赫还忙着改李帝努送来的摩托。

“嗯，好几天了。”

罗渽民翻翻木台上的课本，具写着李帝努的名字，字迹工整。

“你在这里学习？”

“嗯，拿来陪东赫学。”

李帝努抽出几本笔记本，只写了几页，是李东赫的笔迹。

“他不愿意去上学。”哪怕他说李家愿意承担他的学费和生活，李东赫也不愿意回归校园。

不愿意接受李家的好。

李东赫想念书，罗渽民知道的。

“你教他？”

“是。”

“他怎么会同意？”罗渽民翻了翻寥寥几页笔记。

“不知道，就是，同意了。”那天他跟李东赫说，不愿意上学，那他假期来教他，本以为李东赫会像以前一样拒绝了再讥讽他一顿，意外的是李东赫同意了，并且不是那种勉强的同意。

打着电筒的人感受到背后两道灼热视线回过来头，李帝努笑着眯起眼睛，罗渽民挥个手示意自己来了。

咬着电筒转过去，抖了抖肩膀，奇奇怪怪的感觉。

“你呢。”

“我什么？”

李帝努没接着说，低头看自己的书，罗渽民瞄了一眼，纯英文，头痛。

“我记得你之前挺烦我的。”罗渽民抱着脖子靠上木板。

这两回李帝努对他的态度急转。

“那是以前。”

“怎么说。”

“觉得你人还不错。”李帝努合上书，正视罗渽民，“是我抱有偏见了。”

罗渽民轻笑出声。

“仁俊很厉害。”

“嗯？跟他什么关系。”

“听东赫说过，他和你。”明明一句话也没说过，却这样相信一个人。

其实他是觉得黄仁俊这个人不错，顺带觉得罗渽民还不错。

罗渽民捡起火钳戳戳火炉，翻开被压在下层的木炭后腾起一股新火，温度爬高，无意识地嘟着嘴，调着木炭和灰。

黄仁俊。你现在应该在和你的好朋友玩雪吧。

“想他？”翻了很久书，手有点凉，靠近火源烤一烤。

“没。”丢下火钳，陇上去取暖。

李帝努哼笑。

好吧，想。

也许是他执念感动天，消失好几天的人终于来了消息，黄仁俊发了条短视频给他看雪，首尔也有下雪，不过没有黄仁俊给他看的那么大。

地上积了很厚的雪，踩下去一个深深的脚印。

又发来几张穿着滑雪服的照片。

罗渽民翻个身趴在枕头上回复到：[去滑雪了？]

[对，和朋友一起。]

罗渽民没再继续回复，对着照片放大又缩回。黄仁俊的家乡真的被雪偏爱，而黄仁俊坐在雪地里，小小一只，沧沧一粟。

黄仁俊也没有继续聊下去，罗渽民保存了图片之后也不知道要聊些什么。

今天去找东赫了，李帝努也在，他教东赫学习，东赫居然同意了。

可是这些与黄仁俊又有什么关系。

罗渽民你就是没话找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膝盖上的伤留了一条细长的疤，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明明已经痊愈，当下竟然觉得发痒，伸手挠挠却又觉得痛。

黄仁俊突然来了视频，没拿稳手机掉进床缝里，震得整张床都麻酥酥的。

“喂…”

接起来却不是黄仁俊的脸，黄仁俊拿着手机晃来晃去，晃得他眼花。

“仁俊？”

“等一下等一下…”

摄像头终于切换过来，只看到黄仁俊的下巴，他拿着手机一蹦一跳的，不知道在干嘛，坐好之后摄像头又切回去，显示着黄仁俊的书桌。

“视频文件太大了，发送不过去。”

黄仁俊给他播放了个视频，手机对着电脑屏幕，罗渽民在闪烁的波纹中努力辨认视频内容。

是他滑雪的视频，两个人一起，摔了屁股墩的那个是黄仁俊，包得严严实实，但他认识黄仁俊的身量。

“看得见吗？”

“看得见。”

视频录了很长时间，黄仁俊跳着给他放完了，跳着放他也数到黄仁俊摔了好多次。

“学滑雪？”

“嗯。”黄仁俊把摄像头切回来，穿着件白短袖，“有个朋友来我家玩，就和他一起去滑雪了。”

罗渽民还是趴着看他，眼睛一眨不眨。

有人推门进来，递给黄仁俊一瓶药，说着罗渽民听不懂的话。黄仁俊拿着药瓶在镜头前晃晃。

“看。”

葫芦莲花，罗渽民伸手拿过自己床头那两瓶，是一样的。

“你怎么了？”

“崴脚了。”黄仁俊不甚在意的样子，拔开盖子在脚踝上滋了一圈，“有一点肿。”

“我看看。”

“你看有什么用啊，已经上药了，没事的。”

“我看看。”

“哎呀。”

“看看。”

“没什么大事。”

罗渽民不说话了，直直盯着屏幕，黄仁俊扣扣后脑勺，在他眼神中败下阵来。

“看看看。”转动转动脚踝，视频里其实是看不出来的，“说了没事。”

“你小心一点……”喝了酒就乱走路，没喝酒也能崴脚。

“明信片过两天给你们寄，视频等我回来给你看。”

“崴脚了就不要出门走动了吧…”

“没关系，不怎么影响走动。”说着不影响，走路还是要用蹦的，一个人扶着床沿蹦出房间，外面闹哄哄的，“我去吃饭咯？晚上聊。”

“嗯拜拜。”

黄仁俊挂断视频以后他又拔开盖子闻了闻药的味道，已经不记得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是什么感觉了，现在就觉得很香，和其他治损伤的药的味道不一样，很特别。

妈妈也在喊他吃晚饭了。

期末那段时间每周跑出去学习，成绩下来后考得也不错，家里氛围比以往稍微好了一些，男人看他多了一点欣慰。

日子似乎好过了一点。

黄仁俊还是在落地之后接到扬扬的消息，扬扬说想过来玩过来看看雪，回到家里就匆匆收拾准备接他，故友还没来得及去会，带着笔友到处玩，自然没有空去找罗渽民和李东赫，但是明信片他没忘，打算多拍几张好看的，一直拖到滑雪回来，恰巧崴了脚，往后几天不能出远门，正好在家理理照片拿去印。

“刚刚在和谁聊天？”

扬扬看他下楼艰难，伸手扶他。

“首尔的同学。”

“难怪，我都听不懂。”

扬扬感到惊奇的是除了他，黄仁俊的家人都能听懂黄仁俊和同学的交流，之前黄仁俊没有提过自己民族的事。

“真好，真好。”

“好什么，为了学语言我也吃了很多苦的。”

哪有生来就会两种语言的，不都是学习得来的吗，太多人轻易抹掉学习的过程了，最后轻易说一句“羡慕”。

他崴了脚，不能喝酒，爸爸开封的酒只给了扬扬，扬扬一开始推辞，黄仁俊一拍他的大腿，喝，没事，来我们这不喝点怎么行。

一到喝酒他就想起罗渽民，那人总把自己当瓷娃娃，喝点酒就跌破眼镜。黄仁俊摸着杯口，下次约罗渽民过来玩，拼命灌他酒喝。

喝酒想到他，看到酥饼想到他喜欢，带扬扬出去玩，路上遇到买糕点的也想着要不要开学给罗渽民带一点。

干嘛呢，老想他干嘛。

送扬扬离开的时候塞了他很多特产，扬扬约他下个假期去台湾玩，他应下了。

啃酥饼的时候又想起来罗渽民，拍照过去还不算完，罗渽民一段时间里没有理他，几块酥饼都快啃完了罗渽民还是没有回信，黄仁俊拨了个视频过去，对方挂断了。

黄仁俊拍拍裤子上的碎屑，干嘛呢这人。

到很晚罗渽民才回他消息，在店里帮忙。

[嗯。]

很冷漠的一个字，罗渽民对着这个字拧了拧眉，回到自己房间以后换成视频回拨过去，黄仁俊却挂断了。

[之前在忙，客人比较多。]

[仁俊？]

[不是故意挂断的，仁俊？]

又拨一个，又被拒绝。

罗渽民有一点心慌。

[仁俊别生气了…]

[是真的忙…放假了店里生意比较好…]

[仁俊啊…]

怎么了，黄仁俊不是随随便便就会生气的人啊…罗渽民开始反思今天除了挂掉一个视频之外还干了什么让黄仁俊不爽的事情。

想来想去没想出什么缘由来，那怎么不理他了呢…

甚至发消息问了李东赫，说黄仁俊不理他了，李东赫回了他一个大大的问号。

苦恼着苦恼着，黄仁俊终于回拨，接起视频一脸不乐意。

“就是你一直给我发消息差点害死我！”

“怎怎么了…”

“玩游戏，差点被推了水晶。”

“哦…那你看到消息了吗？”

“看到了。”

“那那…”那什么呢，没什么要说的好像。

细数下来，他和黄仁俊没什么相似的地方，没有共同爱好，所处的环境也差别巨大，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分处两国。

将来也会过不同的人生。

他到底是怎么和黄仁俊成为朋友的？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怎么看他和黄仁俊都不适合做朋友。

手机那端的人下了床，视角晃动，拉扯回罗渽民的思绪，黄仁俊跑出门跑下楼，喊了几句爸爸妈妈，又问了什么话，揣着个小盒子回房间去。

“给你看。”下午吃剩下几块酥饼长条糕，黄仁俊捏起一块递近摄像头，然后放进嘴里，“这家店的点心特别好吃。”

“我又吃不到。”罗渽民滑坐到地板上，倚着床沿，看黄仁俊现场吃播。

“我给你带。”

“好啊。”

“那你怎么报答我？”嘬了嘬手指。

“什么？”

“我给你带点心，你怎么报答我？”

“啊报答…”他该说什么？他有什么能给黄仁俊的？电视剧里怎么演的？“以以以身相许？”

是这么演的吧？

黄仁俊仔细思考了一会儿：“以身相许虽然不错，但我更想吃烧烤。”说完笑起来，露出虎牙尖。

“那我太亏了，一盒点心换一顿烧烤。”

“两盒？还有酒，酒你要不要？或者或者…”黄仁俊下床翻翻找找，手机平放在桌上，罗渽民看见他因为抬起胳膊而拉起的衣摆，露出肚皮。

隔着玻璃屏幕却能感受到肉体温度。

黄仁俊的脸颊肉肉的，捏起来手感特别好。

黄仁俊骨架小，一抬手臂就能搂进怀里。

黄仁俊腰很细，环一圈还有余。

黄仁俊…想什么呢罗渽民。

“这个！我拆了一个，还有一个。”一盒白色香烛，“放在家里也没人用，拿来给你，够不够抵一顿烧烤？”

“够了够了。”逗黄仁俊成了习惯，他欠黄仁俊的哪里是一顿烧烤能还清的，“那你回来，给你做。”

“好好好。”

黄仁俊又钻回被窝，他还趴在床沿。

“你的脚伤，好了吗？”

“差不多好了。”

“你要睡了吗？”

“还没有，玩一会儿再睡。”

“噢……”

“你有事你先去忙吧，我玩游戏。”

“那晚安？”

“晚安。”

挂掉视频以后黄仁俊又下床找出之前烧了一点点的香烛，好久没点香烛了，买来没多久他就和爸爸妈妈出了国，这盒琥珀香就被封进盒子里。给罗渽民那盒是柏树，不知道罗渽民会不会喜欢。

应该会喜欢吧，罗渽民喜好应该和自己差不多？

以身相许。黄仁俊也翻个身趴上枕头，看来这个词也是各国通用的。

武侠小说里侠客从恶人手里救下貌美的姑娘，姑娘为了报答侠客，一定会对侠客说，大侠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报答大侠的恩情。

而这时大侠往往都会拒绝，任凭姑娘容貌如何倾城。

但姑娘却会对大侠芳心暗许。

但这也不是对面貂蝉吕布联手虐狗的理由啊！气死了不玩了。

不过他暂时还没有遇到可以和罗渽民一较高下的外貌，非要挑一个，那就自己吧。黄仁俊对着黑色屏幕左看右看。

不错，可以和罗渽民比比。

只不过是一次误会，以后每次黄仁俊找罗渽民聊天，如果罗渽民没有空一定会先告诉他自己去干什么，大概多久回来。

也不需要这样，看到消息回一个就好了，没回就是没看到呗，他又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可能是他习惯了罗渽民的时间，白天不会多打扰，算好了晚上才找他聊聊，有时候问问作业什么的。他是习惯了等罗渽民，但罗渽民没有习惯等他，有时候罗渽民主动发消息过来，他有事没能及时回复，得空之后拿起手机能数到好多条“仁俊啊”，一句比一句委屈，甚至能想象出罗渽民捧着手机打字的样子。

出去吃麻辣烫要发个照片馋馋他，和朋友们在家煮火锅也要发个照片馋馋他，然后罗渽民就会赌气说不给他做烧烤了。

吃完火锅洗完碗还要哄一哄国境外的那个人，不知不觉他答应带给罗渽民的东西已经堆了一个小箱子。

罗渽民是真的想要那些吗，也不是，就是找不到话说，表现得自己很介意，黄仁俊就会滔滔不绝给他解释，又翻出小玩意儿来说要送给他。

也不是表现得很介意，确实有那么一点介意。

头回觉得假期难挨。

除夕夜那天卡着点给黄仁俊道新年快乐，但对方过了一个小时才回他。

他也去了外婆家过年，男人表现得对妈妈很好，对他很好，这一段时间男人表现得确实不错，罗渽民害怕妈妈动摇。

不开店的这几天他能适时回复黄仁俊的消息了，可是对方突然变得忙碌，字里行间透露出行程紧密。

黄仁俊跟他抱怨，家里亲戚太多，走动起来真的麻烦，虽然是能拿很多压岁钱不错啦，但是也很累啊，陪笑从早陪到晚，还要被姐姐妹妹们盘问来盘问去。

[东赫说收到你寄的明信片了，很漂亮，等我回首尔了再去他那里拿。]

[是吗，这么快，他怎么不自己告诉我啊。]

[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他。]

可是点开对话框又不好意思开口。

[算了，收到就行。]

不知道罗渽民和李东赫说了什么，李东赫突然就来找他聊天了，说他寄过去的明信片被妹妹拿走贴在房里了，妹妹很喜欢。

从明信片聊到烧烤，黄仁俊说罗渽民答应了他一顿烧烤，李东赫又约他去自己家，还想邀董思成一起。

[我和他不住一起啦，我们家隔得有点远。]

[春节都没有一起吗？]

[今年没有，他自己家就有很多亲戚要走。]

他和李东赫聊起来就忘了回复罗渽民，好在罗渽民也没消息轰炸。

他不适应异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可爱，更不适应李东赫直线球的表达方式。

对着手机上那一行[我挺喜欢你的]不知所措，被姐姐看见，严加逼供，转头告诉罗渽民，三个人的消息就这样转来转去。

托罗渽民的福，他跟李东赫之间的话匣子打开了，有时候聊得多了忽略了罗渽民，罗渽民一时间也不知道要吃谁的醋。

黄仁俊又寄了一次明信片，这回是自己画的，也给扬扬寄了张过去。

虽然他最近和李东赫说话说得多，但是罗渽民一整天不回他一句的情况还是少见，更少见的是一整天李东赫也没理他。

怎么了这两个人，一起人间蒸发了吗。

已经收假复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店的开店，他以为是各自太忙，白天就没多做打扰，可到了晚上还是没人理他。

虽然罗渽民是有挂过他视频电话，但是这种连拨连掐的情况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连着李东赫一块儿，好像两人从此不打算再理他了一样。

可是他又没惹到谁，怎么回事……

罗渽民第五次拒绝他的视频请求的时候黄仁俊终于坐不住了，不管是不是耗话费，跨国电话打过去，罗渽民终于接通，却迟迟不说话。

“喂？”

“嗯。”

“罗渽民？”

“在。”

声音泄露了电话里那人的疲惫。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没怎么你挂我视频干什么？”

“忙。”

“……你在哪里？”

罗渽民那边有明显不属于家中的声响。

“在外面。”

“……那你赶紧回家，很晚了，回家了我再打给你。”

“知道了。”

他听出来那是在李东赫的小店里，店主大叔的声音，李东赫就在罗渽民身边。

这种排他感让他莫名生气。

怎么说呢，好像在罗渽民心里，他始终不及李东赫。他知道罗渽民还有很多秘密没有说，他以为等等罗渽民总会告诉他的，哥哥教他真诚待人，人当以真诚待你。

是他妄想了，李东赫是罗渽民的好朋友，而黄仁俊只是罗渽民的朋友。

罗渽民是以秘密区分朋友的人。

是这种差别。

黄仁俊坐在床边等了很久，等到李东赫回了他一句[刚刚没看见]，立刻拨通电话，开口就是罗渽民。

“他回去了？”

“……嗯。”

李东赫听见黄仁俊出了一口气。

“可以跟我说说吗，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挂掉的电话都是罗渽民抢去的，李东赫不能理解罗渽民不告诉黄仁俊的心态。

罗渽民说不想让他知道。

“你和他是朋友。”

罗渽民还是坚持，李东赫帮他擦药期间手机一直被罗渽民掌控着，接到黄仁俊的电话后还不忘告诫他不要说漏嘴。

李东赫又问他为什么，多一个朋友关心不好吗，还是你根本不把他当朋友。

“我就是把他当朋友才不想让他知道。”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接受怜悯。

但是黄仁俊这样聪明，罗渽民的拙劣演技连李东赫的骗不过，如何骗得过黄仁俊。

李东赫吸了口气，心里预案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可是说出来不过短短四字:

“他爸，家暴。”

像他这样无父无母的孩子，在这世上活得很艰难，像罗渽民那样双亲健在的孩子，活得依旧很艰难。

他和罗渽民的人生命题，与李帝努黄仁俊的人生命题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黄仁俊好像不太惊讶的样子，淡淡一句“我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那天路灯下寻得罗渽民时他就已经拼凑出一个故事轮廓，想找罗渽民拿剩下的碎片拼出完整的，那人挥开幕布，告诉他还有更多待补缺的空白，他去找，补上了李东赫李帝努的空位，还是空了很多，剩下的罗渽民不愿意给他了。

“严重吗？”

李东赫不知道如何形容。

“之前那次你见过吗？”

“见过。”

“有过之。”

黄仁俊握紧了手机。

“为什么呢……”

“问他吧，多磨两遍，他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的，你是他的朋友。

“好……”

“但是仁俊，不要怜悯。”

“知道。”

挂了电话又觉得那两人不愧是好朋友，说话这样默契。

他又等了会儿，算着罗渽民该到家的时间，在视频和语音上犹豫良久还是选了语音。

罗渽民接起后他听见房门落锁的啪塔声，刚刚回家的样子。

“到家了？”

“刚到。”

“……还好吗？”

罗渽民吁了口气。

李东赫会告诉他的，他猜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黄仁俊就追来问了。

想说没事，很好，话语翻至喉头，说出来的却是“不好”。

不好，一点都不好。

黄仁俊也跟着他无声叹气。

“擦药了吗？我给你的药？”

“没了，用完了。”

全给妈妈用了，自己跑去找李东赫。

“那我…那我再给你寄……”黄仁俊已经穿上拖鞋，想去拿家里的药。

拿到又怎么样，他们隔了这么远。

“不用。”

“上回医生开的药还有吗？有就拿出来用……”还是坐回床上。

“东赫帮我擦过了。”

他不是很擅长安慰人，深知空口安慰并无多大作用，如果他还在韩国，不会管是不是深夜一定会去找罗渽民，一定会给他送药，他是个笃信行动比白话有力量的人。

可是他不在，他们隔了很远很远。

“…让我看看有多严重。”

“还好，没有很严重。”

“罗渽民，不用对我那么防备。”

“不是防备…”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什么都不愿意让我知道，我们怎么做朋友？”

“不是…”

那人埋起头，声音闷闷的，似乎在做心理挣扎。

不是不愿意告诉你，也不是不拿你当朋友。

就是太在意你了，才不愿意让你知道。

“告诉你，你回来了就告诉你。”

想见你，想看着你。

8.

隔天黄仁俊编了个理由，说想起了还有实践作业没做，提前回去做实践作业，拖着自己的小箱子先回了首尔。

只还记得罗渽民说过他家就在巷子的尽头，可是走到巷子的尽头之后又分出几条小路，黄仁俊在高墙下给罗渽民打电话，那人很意外。

你怎么来了…

“你家怎么走啊，这有好几条路。”他已经在路中央打了几个转转了。

“你在哪里？”

“你说走到尽头，我走到了，接着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你等我…”

电话那头一阵乒乒乓乓，黄仁俊一直没挂电话，等了几分钟，有人在背后喊他。

黄仁俊一回头就皱了眉，他的大帅哥肿着眼眶，乌着额头。

“怎么会这样…”小心翼翼捧着罗渽民的脸左右查看，脖侧划出血痕，“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回来了？还没开学…”罗渽民拉下他的手。

“给你送药来了。”黄仁俊扬了扬手腕上的塑料袋，“回家，回家让我看看。”

“仁俊…“

罗渽民拉住欲转身的黄仁俊，黄仁俊留意到他指关节上的淤肿，覆上手盖住。

“走回家。”

罗渽民被他牵着，跟着他亦步亦趋回到家里。

“你爸爸妈妈不在家？”

“去店里了。”

他有锁门的习惯，回到房里关上门就落锁，黄仁俊倒出一袋子瓶瓶罐罐，拉他过来要脱他衣服，罗渽民又抓住他的手，拒绝之意明显。

黄仁俊瞬间凝了表情，手上也不觉用力。

“你说了我回来你就告诉我。”

“…是…”

“那你松手。”

“仁俊…”

又开始拉扯，对罗渽民就不该废话，他只随意套了件外衣，里面就是薄薄的睡衣，黄仁俊挣开他，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脱掉他的睡衣，还能闻到昨晚李东赫给他上的药酒的气味。腹部没发现什么严重伤痕，倒是后背和肩颈，细长的血痕，一晚过去没有消下去反而更加红肿，黄仁俊抬着他手臂仔细检查，肘关节破了皮，贴着纱布。

黄仁俊从那堆瓶瓶罐罐里挑出一瓶玻璃装着的红色液体，绕去背后帮他擦药。

长时间暴露在冷空气中，黄仁俊的手心也冰冰凉凉的，触上后背的瞬间罗渽民条件反射地躲开。

“我我我弄痛你了？”

“没，有点冷。”

“哦哦…”于是使劲摩擦手心，生热以后才覆上伤患处，“现在呢？”

“没关系的。”

黄仁俊的手掌也很小，覆盖在他后背上能在心里描摹出形状，忽然想不起牵着黄仁俊是什么感觉了，此刻脑海里只有手心冰凉的温感，盖过了疼痛感。

床尾还有很多他不认识字的药品，也有他熟悉的葫芦莲花，还未拆塑封。

是把药店里的瓶装药都买回来了吗。

新药味道冲冲的，似乎在哪里闻到过，气味又不尽相似。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说了给你送药啊。”

“没必要…”没必要这样的。

“喂罗渽民，你到底有没有拿我当朋友？”背上的触感消失，黄仁俊撤开手，罗渽民一扭头对上黄仁俊紧抿的嘴唇。

“当然有…”

“那就别说这种话。”黄仁俊重新倒了一手药油，轻轻按在他腰周，“再说我真的生气了。”

“知道了。”

仅仅擦了后背就用掉大半瓶药油，房内密闭，黄仁俊被气味刺激得打了好几个喷嚏。

还好他带的药多。

“腿上呢，膝盖呢？”黄仁俊端着双手，药油顺着手臂滑进衣袖。

“没什么事。”

差点就想翻白眼，问罗渽民还不如亲自动手。

膝盖没什么事，但是小腿上还是布有几道血痕，凸起在腿骨上，黄仁俊轻轻碰一碰，罗渽民就抽了抽。

那瓶药油最后只剩下浅浅一层，黄仁俊自己也弄出一身虚汗。

“等一等再穿衣，你家有鸡蛋吗？”

“有的，要鸡蛋干嘛？”

“在哪，我去煮几个鸡蛋。”

“在冰箱。”

黄仁俊前脚出房门，后脚他披着衣服就跟出去，看黄仁俊熟练的动作也像常进厨房的样子。

黄仁俊一直盯着锅里翻腾着的白色气泡，罗渽民试着拉拉他的手，黄仁俊怔怔回头。

“怎么了？”

“你怎么了？”

看起来不太高兴。

“我没怎么啊，煮鸡蛋吗这不是。”

罗渽民拉过他面向自己。

“仁俊我…”

“什么。”

他期待罗渽民能主动告知他，期待了几秒，而罗渽民只是垂下眼睛，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黄仁俊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你怕我知道什么？”

怕我知道你的家庭，怕我知道你的生长环境，因此看不起你？还是怕我知道以后可怜你，同情你，因此刺痛自尊？

“不是不是…”罗渽民一着急拉了他一把，两人之间距离更近。

不是怕这些…

“那是什么？”

怕你担心，也怕…也怕被怜悯…

锅里的鸡蛋浮起来，等到表面不那么烫，剥了壳，在手心滚过几遍。

“过来，闭眼。”

罗渽民听话地闭上眼睛，鸡蛋滑嫩触感覆在眼周。

“我知道我没有李东赫那么重要，但是既然是朋友，关心你是应该的。”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着急睁开眼，又被黄仁俊勒令闭上，“我没有说你不重要…”

“没关系的，都会在心里划个三六九等，我理解，我也会这样。”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除了李东赫，偶尔也可以依靠一下我的。”

他还是睁开了眼，闭着眼睛黄仁俊的话越听越害怕。

“你信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手上的鸡蛋已经凉了，黄仁俊打算去剥个新的，刚放下手臂就被罗渽民拦腰抱住，抵着他肩膀，在他耳边解释。

“东赫很重要，你也很重要，你信我。”

“没有划什么三六九等，我只有东赫和你…”

“我真…真的在意你…”

厨房过于安静，罗渽民不再说话以后心跳声都显得过分剧烈。

他与李东赫同属于在泥沼中挣扎求生的人，黄仁俊不同，认识他以后每个独自回家的夜晚都在想，他们怎么会成为朋友。即使他言辞确确甚至带有着炫耀的意味跟李东赫道出“还是成为朋友了”，一旦想起这两个字想起这个人还是会退缩。

他喜欢听黄仁俊说中文，说中文的黄仁俊和说韩语的黄仁俊很不一样，只有他能捕捉这个不一样。他又害怕黄仁俊说中文，不过是几个发音就能轻易隔开他和黄仁俊，提醒着他们的不一样。

黄仁俊动了动肩膀，他才从沉思中抽身。

“鸡蛋要冷了。”

耳边一声轻叹，呼出的气体冲得他耳朵痒痒的，黄仁俊抬手摸摸耳朵，罗渽民才放开他。

剥了个新鸡蛋热敷，罗渽民说什么都不肯闭上眼，黄仁俊无奈，转去揉他的额头，罗渽民就那样直直得盯着他看，眼睛不眨一下。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怎么弄成这样。”

“我爸…”

“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妈。”

一直以来他就对我和我妈不好，动手都是家常便饭，想离婚离不掉，一提就翻脸，春节看他挺好说话的样子，我妈就很正式地提了离婚，突然就发起疯来，我妈哪里经得住他的狠手。

“你护着？”

罗渽民微微摇头。

“跟他动手了。”

但是他学聪明了，说我要是继续反抗，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弄死我妈。

黄仁俊手抖了抖，鸡蛋掉下去碎了一地。

“所以…”

“让他打呗，没打死我将来我就弄死他，打死了就一了百了。”

“这样不行。”黄仁俊摇头，“找警察来解决。”

“找过，闹过，最后赶回来说家务事不管，闹一通回来变本加厉。”

“那那那怎么办…”

“不知道。”

罗渽民蹲下弄干净地上的碎鸡蛋，转身丢垃圾的时候轻轻说了句：“想杀了他。”

黄仁俊一把抓住他。

“不行，不值得，有别的办法的，你别这么想。”

“别担心，我就想想，不会那么做的。”

要真的想杀了他，何至于等到现在。

他也觉得不值当，才一直在这泥潭中挣扎。

黄仁俊靠着桌沿在思考什么，盯着脚上的棉拖鞋，罗渽民靠很近也没发觉。

“仁俊。”罗渽民突然贴过来，黄仁俊吓得一哆嗦，反射性往后退坐上桌面，正好给了罗渽民圈住他的机会。

罗渽民真的很喜欢这样，把他圈在一个小小空间里。

“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贴得很近，说话时的鼻息都洒在他脸上。

“哦…”黄仁俊推开他跳下桌，想逃跑却被罗渽民抓住，拉回桌前。

“全告诉你了，没有秘密了。”

“嗯…”

“东赫知道的你都知道了。”

“嗯…”

“所以不用和他争高低，也不用吃他的醋。”

“谁谁谁吃醋了！”黄仁俊抵着他胸口推了老远，“罗渽民你你你有病！”

剩下的鸡蛋也没剥，甩开罗渽民跑回房里，趴在床边刷起手机。

锅里还有两个鸡蛋，罗渽民捞出来剥掉壳递到黄仁俊嘴边，黄仁俊斜了他一眼，不要鸡蛋，罗渽民咬了一口自己那颗，手上这颗往前递了递。

“一人一个。”

“给你热敷用的，你就这么吃了。”黄仁俊视线停留在手机上，不看他。

罗渽民瞥了眼，看不懂文字，但看得懂黄仁俊耳朵为什么红。

“吃了呗，别浪费了。”

黄仁俊挪挪屁股离他远一点。

罗渽民吃完自己的，随意抹了抹手，往黄仁俊旁边一蹲，捏着黄仁俊脸颊扭过来塞了半颗鸡蛋进嘴。

“罗渽民你干什么！”

掉了好些蛋黄屑在地上，黄仁俊一把推开他。

“真当我不生气是吗！”

“生气也可爱。”罗渽民笑眯眯。

一边嚼鸡蛋一边生气更可爱。

黄仁俊鼓着腮帮闭了闭眼，拍拍身上的鸡蛋黄站起身就走，罗渽民也跟着站起来，手里还捏着剩下那半颗鸡蛋。

“干嘛去？”

“回家。”

罗渽民怔了怔，闹一闹都忘了，黄仁俊还得回家。

“那…吃完再走？”手里还有半颗蛋。

黄仁俊本来还有告别词，一看到半颗蛋气不打一处来拉开门就走。

“自己留着吃吧！”

握着拳头冲到玄关，正巧碰上罗渽民妈妈回来，打上照面两人都愣了一瞬，还是罗渽民妈妈先反应过来跟他打招呼：

“渽民带朋友回来啦？”

黄仁俊才想起来鞠躬问好。

“准备回家啦？”

“是是…”

妈妈招招手让罗渽民送他，黄仁俊慌忙推辞，穿上鞋就跑，再见都忘了说，跑出楼道后才舒口气。

靠着楼道墙壁缓了缓，想起刚刚罗渽民捏他脸，一跺脚又跑了。

一路跑到罗家小店门口，看着店里忙碌的中年大叔，对着客人赔笑的样子，黄仁俊抬头看了眼屋檐下的LED灯，掏出手机给罗渽民发消息：

[记得给阿姨擦药。]

收到消息的时候罗渽民刚吃掉黄仁俊剩下的那半颗鸡蛋，手上还有蛋汁，屏幕沾上水，一直解不开锁，读到消息之后扯着嘴角笑了。

可爱。

黄仁俊回到家里就消息轰炸董思成，问了好多关于家暴离婚的问题，董思成从十几条消息里摘出最重要的一句：黄仁俊回首尔了，一个人。

“你一个人怎么行！”

当即就来了电话，黄仁俊放着外音丢开手机，倒在床上。

“我爸妈过两天就来了。”

“…我也过两天回来。”

“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等下我看一下，刚没仔细看。”

“……”

他掌握的信息不全，董思成也回答不了他什么，左右不过一句申请诉讼，然后反问了黄仁俊一堆，专业术语一出黄仁俊就脑袋疼，躺着听了很久，其实一句话都没听进心，嗯嗯啊啊含糊其辞，留下一句当面说就挂断电话。

他找齐了所有碎片，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罗渽民，不是传闻中的那样桀骜不驯，是一个会叹气会哀愁，会在李东赫面前喊痛的少年人。

他算不上什么上等家庭，比不得李帝努那样生来优渥，但也好过绝大多数，父母相爱家庭氛围融洽，亲戚之间少有家庭纷争，就算朋友之中有单亲，也还是生长在爱里。

所以他不知愁，写不出愁，所见的生活都是美好的一面。

不需要像李东赫那样为了生计早早辍学，有书不能念，有梦不能做，现实逼着他牺牲自己。

也不需要像罗渽民那样挣扎于未来和狠绝，皮肉苦和精神苦交替折磨，路灯下叹一口气恨自己。

他又问扬扬，既然世界上的好人更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受苦，为什么世界并不美好。

人心向善吗，怎么感受不到善意呢。

他们都祈求他不要施舍怜悯，可是他除了怜悯还能给什么。

突然想起给罗渽民的那些小玩意儿今天都忘了带过去，心里只记得药。

那盒柏树他还没拆封，刚拆开了闻闻，挺适合罗渽民的。

他已经拼出了完整的罗渽民，填补了自己的好奇心，却没有在此停止，想走近一点，再走近一点。

想抹平拼图的裂纹，想让它成为一副无暇的画。

他说把东西带给罗渽民，罗渽民约他去李东赫那里见，正巧碰上李帝努也在。

不是碰巧，罗渽民说李帝努天天都在。

两盒糕点四个人分了一盒，剩下那个罗渽民说让给李东赫了，拿回去给弟弟妹妹吃，李东赫也不客气就收下了。午饭李帝努请的，找的由头是答谢黄仁俊请他吃糕点。

罗渽民拉着他到身边来，我们仁俊就是面子大。

李东赫留李帝努，说看他面子，李帝努请吃饭，也说看他面子。

罗渽民悄悄告诉他，本来李帝努和自己互相不待见，也是看他面子才能同处一室。

不就是个工具人吗，说得那么好听。

抱着不吃白不吃的心态，黄仁俊接受了李帝努这个不完美借口，李东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落座自然地分成两排面对面坐着，他和罗渽民，李东赫和李帝努。

秉着这顿饭是看黄仁俊面子得来的，首选菜都让黄仁俊来，他只点了几个喜欢的，李帝努拿回去后点了一堆。

既然聚在一起，罗渽民就提了提黄仁俊想吃烧烤的事，李东赫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好啊，来我家。

倒是黄仁俊思虑一番，拒绝了，理由是罗渽民现在不能吃刺激性食物，等罗渽民伤好了再考虑烧烤的事。

李东赫看了罗渽民一眼，罗渽民也回看他。

怎么。

没怎么。

李帝努小声问李东赫，我也可以参加吗。

不可以。

李帝努立刻撇了嘴角，委委屈屈的。

李东赫夹了一块鱼肉丢进他碗里。

天天赖在我家的也不知道是谁。

李帝努反应几秒，反应过来之后笑眯眯地夹起那块鱼肉。

黄仁俊看着对面一会儿丧一会儿笑的，不明所以。

“别理他们。”罗渽民轻声在他耳边说到。

黄仁俊抖了抖，略微移开一点位置。

爸妈和思成哥同一天抵达首尔，黄仁俊终于不用点外卖了，和李东赫商量了一下，实践作业打算在汽修店里做，李东赫求之不得，终于有人能帮他了。

黄仁俊在这里，罗渽民自然也要跟着来，一时间李东赫的工作轻松了很多，打下手的活儿都有人帮做，只有李帝努，一身干净，站在木台后，不知所措。

他也想去帮帮李东赫，李东赫瞅了眼他的大衣，算了，赔不起。

跟在屁股后面转，看他们有说有笑的，心一横，脱了外套一屁股坐在李东赫身边。

“我也想学…”

罗渽民默默蹲得远了点，拉上黄仁俊一起，一手油污，却粘得更紧，分也分不开。

当然后果就是李帝努感冒了，更加光明正大赖着李东赫。

人一生病，总是弱弱的，平时不会表露出来的一面借着生病展露无疑，操着浓重鼻音喊着东赫，怎么听怎么像撒娇。

黄仁俊酸得牙疼。

罗渽民见状，也往他肩头一倒，嗲着声音。

“仁俊啊…”

黄仁俊一激灵。

都是什么跟什么…

汽修店里很热闹，挤在小木台后的火炉旁，李帝努喝了药有点犯困，靠着靠着就睡着了，罗渽民丟了张毛毯过去让李东赫帮他盖上。

高温烘得空间变形，烘得黄仁俊也来了睡意。

罗渽民拉着他起来。

“我送你回去吧。”

“嗯…”

拖李东赫的细心指导，黄仁俊的实践报告写了满一页还另附纸张，对比罗渽民一页都写不满的报告，这位外籍转学生明显认真许多。

和思成哥见了几次，思成哥问他上次突然问那些问题是发什么什么事了吗，黄仁俊才想起来有很多信息还没找罗渽民收集。

午饭时问了一句，罗渽民摇摇头。

“没用，试过。”开庭那天他去上学，后来才知道妈妈被锁在家里出不去，视为撤诉。

更何况，还没有那么多可以支付的律师费用，一直拉扯，一直挣扎，离不掉，逃不脱。

黄仁俊不知道怎么说了，咬着筷子沉思。

罗渽民笑着揉了把他的脑袋：“好啦走吧，会有办法的。”

“罗渽民你没洗手就摸我头发！我昨天刚洗头！”

黄仁俊差不多把罗渽民剥个干净确认无大碍之后才应了烧烤约，罗渽民说明明是黄仁俊想吃，怎么弄得像求黄仁俊吃一样。

“你欠我的。”黄仁俊甩开他，跑进市场里。

“我欠你什么了？那盒糕点可不止我一个人吃了。”他还是吃得最少的那个。

“李帝努请过饭了，所以该你请烧烤了。”他又要秋刀鱼。

这回说什么都没让李东赫跟着一起来接黄仁俊，也不是他不想来，实在是李帝努粘得很走不开。

李东赫退一步，李帝努可以跨好多步。

他想问，不恨了吗，不怨了吗，在很多次李东赫妥协之后。

还是怨的恨的，言语间不让步，看着李帝努尴尬不知所措，证明自己没有忘记。又在李帝努睡着之后为他盖毛毯，将火炉移得离他近一点。

明明打个电话就会有李家人来接走他，还是任由李帝努耍性子赖在家里不走。

还是成为朋友了啊，就算身份相差甚远，就算隔着国籍语言。

“怎么就成我欠你的呢？”罗渽民跟上去，黄仁俊不会选，还是要他来选。

“哎你问题好多，要一条肥的。”黄仁俊蹲在玻璃柜前，与玻璃柜里的鱼互相瞪眼。

罗渽民看了眼冰块上体积相差无几的鱼，怎么给你挑肥的。

穿过批发市场的时候黄仁俊特意看了看上次那个小摊，白胖河马不在了，可能又辗转卖回它的产地了。

他们到时烧烤架子已经搭好，小朋友们跑出去玩去了，家里只有李东赫和李帝努，李帝努要帮他，李东赫看都懒得看他。

入春以后穿得不那么繁琐，李帝努就穿了件单衣，跟在李东赫后面亦步亦趋，见到黄仁俊和罗渽民，主动去接袋子。

“怎么才来。”李东赫背着说了句。

“他要吃冰淇淋，陪他去买冰淇淋了。”罗渽民挽起袖子过去，“还剩什么，我来弄。”

“没剩什么了，你弄你们买的吧。”

黄仁俊把那些冰淇淋都拿出来让李帝努放进冰箱里，一人端一盒跑去外面的木凳上吹风。

李东赫听见关门声才松懈下来。

罗渽民笑他，不至于。

晚上李帝努想喝酒，李东赫不许，喝了酒就发疯，上回要搂搂要抱抱的累死他了，不知道一盒冰淇淋吃出什么感情来了，李帝努看了黄仁俊一眼，一脸祈求。

“我我我想喝…”黄仁俊微微举起手，又在罗渽民的眼神逼迫下蜷起手指。

对不住啊兄弟，我帮不上你了…

一轮尝试无果，二轮小朋友嫌太辣想喝饮料，李帝努又求李东赫，黄仁俊默默往罗渽民盘子里撇了块鸡翅。

“那个我也…”

黄仁俊看着他，李东赫李帝努也看着他。

罗渽民和黄仁俊对视了会儿，一闭眼。

“喝喝喝…”

是真的抵抗不住黄仁俊刻意求他的目光，难怪他提什么要求食堂阿姨都答应。

黄仁俊还说下次约他回家玩，给他尝尝他们家的酒。

回家。

哦回国。

黄仁俊有他拦着没喝多少，李东赫不想管李帝努随他去，在家里约束太久，到了李东赫这里怎么放肆怎么来。但最后苦的还是李东赫。

罗渽民帮他收拾了一些就要送黄仁俊回家去，弟弟妹妹赶去洗碗，李东赫自己打扫着木桌。

“我先送仁俊回家。”

“嗯。”

架着李帝努起来弄回屋里，黄仁俊自己能走，罗渽民怕他摔了还是扶着，楼梯下了一长段，黄仁俊突然抬头告诉他，手机忘拿了。

两人又折返，没等冒出个头，黄仁俊瞬间清醒，瞪大了眼睛，转过身来这这这那那那一阵小声结巴。

“怎么了？”

黄仁俊当即捂住他的嘴让他别出声，罗渽民探过头看，虽然面上没黄仁俊那么震惊，还是一哆嗦咬了自己舌头。

“我草…”

黄仁俊突然说了句他听不懂的话。

“什么？”

“我草震惊我妈…”

还是没听懂。

缘分让他们目睹了屋檐下的一场热吻。

也不是热吻，李东赫是抗拒的，但是抗拒不过一个喝醉了没有分寸的人。

“这这这…”

黄仁俊拉着耳朵蹲下，见罗渽民还站着，狠命拉了一把将人拉下来。

“别看了别看了…”

黄仁俊一直捧着脸，原本喝了酒脸就很热了，刚刚看到屋檐下那一幕烧得更厉害了，明明春天的风还是有凉意，却怎么也吹不凉他的脸。

罗渽民不知在想什么，拳头握得很紧。

谁也不敢说话，不敢出声，也不知道说什么，狭小楼梯口充斥着两人的心跳，不用贴很近也能听到。

空气凝结。

“应…应该…亲…亲完了吧…”

他又探出脑袋，才几秒就迅速缩回来，罗渽民的目光随着他移动。

“怎…怎么还…还没…”

有一点懵，大气不敢出，脸颊按出深深的指印，罗渽民沉着眼色拉下他的手，手心滚烫滚烫。

“等等…”

黄仁俊脑袋里全是浆糊，失去了思考能力，只记得一件事。

李帝努亲了李东赫。

他们在台阶上坐了多久，那边就亲了多久。

看不了时间计不了时，屋台上传来东西碰撞的声响，却没听见说话的声音，黄仁俊当即要起身，又被罗渽民按下，掐住手腕不许动。

“再等等。”

那边还是安安静静的，没有响动，偶尔屋里传来几声弟弟妹妹说话的声音，大概过了几分钟，罗渽民才喊了一声“东赫”，拉着黄仁俊站起来。

“仁俊说他手机忘拿了。”

李东赫蹲在墙角，紧紧闭着嘴，罗渽民唤他之后才缓缓站起身。

“我找找。”

手机落在长木凳下，李东赫拿过来时罗渽民用力握住他的手，试图从李东赫的眼睛里寻找什么，但李东赫比他想象中的要冷静。

“快回去吧。”李东赫抽回手。

“你自己…”又望了望靠在门边的李帝努，“多注意。”

黄仁俊不知是喝醉了还是被大场面震惊到了，下楼梯时差点踩空，还好罗渽民手快扶稳，托着手臂走下楼，黄仁俊有点抖。

离开楼梯黄仁俊就脱离他的支撑，一歪一扭走在下坡路上，突然回头瞪着罗渽民。

“他们刚刚，在干什么？”

不等罗渽民开口回答又接着自言自语。

“是亲上了吧，是亲上了吧，我没看错吧？”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罗渽民，怎么会这样呢？”

“李帝努和李东赫…这怎么…”

低着头絮絮叨叨，路上灯光又不明亮，一个没留神自己绊倒自己，摔坐到水泥地上，罗渽民的“小心”还没来得及出口。

“看路，想什么呢，摔了吧。”

扶他起来却被按住手臂，黄仁俊仰头，背后的灯光照亮半边脸。

他问罗渽民，是亲上了吗。

“亲上了，你没看错。”

“怎么能…”

“喝醉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黄仁俊站起来，拍拍屁股。似乎是这个理。

后来再要挣开罗渽民就不放手了，平地也能摔，放了手不知道哪个坑坑洼洼又摔了。

他还在想，还在回忆。

可是李东赫没醉啊，怎么不推开呢，怎么不骂李帝努呢。

刚刚分明就，分明就，分明就没有抗拒的痕迹…

“你闹得过喝醉的人吗。”

入春后夜晚行人也多了起来，公交车里不算空旷，有人补眠，有人低头玩手机，大家都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与外界交流。

黄仁俊还是喜欢看窗外，看灯红酒绿，看熙熙攘攘，看一闪而过马路边情侣争吵，看商场内相携走出的夫妻，银杏道中步行的老人。

人间百态，却没看到他想看的那一态。

奇怪的是今天的罗渽民也很安静，垂着眼，溺在自己的世界里。

黄仁俊甩甩脑袋，靠上窗闭上眼，竟然就这么昏昏睡过去，到站还是罗渽民摇醒的。

很奇怪，李帝努和李东赫的事却让他们之间变得如此沉默，本该讨论一番，可是谁也没有开这个头。

睡了一觉糊糊涂涂的，脑袋里还在重播屋台上的画面，罗渽民没有扶他，隔了点距离，快到小区的铁门，黄仁俊终于鼓起勇气，问出这一路上都在思考的问题。

他问罗渽民。

“李帝努是不是喜欢李东赫啊。”

9.

罗渽民回答他的是“喝醉了而已”。

回到家里没有理会爸爸妈妈的眼神就关上门，还是想不通，他觉得罗渽民给的解释不足够，不足够打消他的疑惑。

他和李帝努李东赫认识的时间不长，自认识以来，李帝努做的种种，以及罗渽民讲出来的故事，他还是能拼个一星半点出来的。

李帝努分明就是喜欢李东赫。

喝醉了才想做平时不敢做的事，喝醉了才敢做平时不敢做的事。

李帝努想亲李东赫，李帝努喜欢李东赫。

黄仁俊滑坐到床边，划着好友列表。他有一点意外，转而一想又觉得应该。

应该是这样，他们的故事应该是这样发展的。

并且不觉得讨厌。

如何才能在那么多次拒绝和恶言中坚持下来，坚持等待呢。

应该是很喜欢很喜欢他，才一次一次尝试。

李帝努的出身想要什么没有，想要什么得不到？但就是愿意提着保温盒来这个灰尘扑扑的二手车城来找他，愿意坐在腿都伸不直的木台后看他工作，等他下班。

很喜欢他吧，真的很喜欢他吧，挨了骂也还是笑着说“我下次再来”，真的很喜欢他吧。

黄仁俊就这样趴在床边，带着别人的“喜欢”睡过去。

罗渽民都不敢问李东赫怎么样了，手机开开关关，点进小熊头像又退出，反反复复，手一滑将手机掉进了床缝里。

其实他比黄仁俊更慌张，现在嘴里还能尝到血腥味。

屋檐下的亲吻始料未及，可是静下心来想想，也没有很意外。

李东赫这段时间时间对待李帝努的态度，李帝努的粘人程度。

早该知道会是这样。

黄仁俊应该问“李东赫是不是喜欢李帝努”。

问了又怎么样，他也不能替李东赫回答。

是喜欢他吧，李帝努睡着以后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是喜欢他吧。

比起李东赫是不是喜欢李帝努，罗渽民更想问一问自己，看到亲吻以后，为什么会想到黄仁俊。

此刻居然在想，如果喝醉的是他，会发生什么。

他想捏黄仁俊的脸，捏到了，他想抱黄仁俊，也抱过了，牵手搂腰心口相接，他在触碰黄仁俊的这条路上走得很顺，一步一寸，都达成了。

可能就是太顺了，认识得很顺，成为朋友很顺，变熟悉很顺，以至于生出妄念，想要的变多了。

他喜欢将黄仁俊困在小小空间里，在楼里口也是，很想很想。

早知道这样难以入眠就该多喝点酒，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睁着眼睡不着，闭着眼就是李东赫李帝努。

爬起来点燃了香烛，黄仁俊送给他的，一直都没舍得用。

熏香让他内心稍微平静了一点，闭上眼不见李东赫李帝努。

可全是黄仁俊。

黄仁俊红透的耳垂，鼓起的脸颊，睡衣下的细腰，肩颈处的香味，想喝酒时故意撅起的嘴…

有关于黄仁俊的碎片全都混在香烛气味里，侵蚀他的身体。

失眠了。

黄仁俊难得迟到一回，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问了问，回去时习惯往罗渽民班上看一眼，还是看不到人。

昨天晚上趴着就睡着了，早上起来腰酸背痛手也麻了，闻闻身上的酒味速速去冲了个澡，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

罗渽民好像精神也不太好，明显可见的黑眼圈。

两人互看一眼，一起道出那句“你怎么了”。

说完一愣，相视而笑。

默契。

趴在床边睡着了，腰痛。

躺在床上睡不着，头痛。

互叹一口气，青春期的烦恼。

上了高二课程繁重了许多，没什么空闲一趟一趟往李东赫那里跑了，黄仁俊捉着他，想不读书也难。

等了好几天他才敢问问李东赫，李东赫很简洁地说:“让他滚了。”

睡醒的第二天就赶人走了，李东赫以为自己会很生气，会克制不住暴揍李帝努一顿，可是没有，就是很平静地告诉他，不要再来找自己了。

很平静，平静得让李帝努难以相信这是半点亏都吃不得的李东赫。

是真的生气了。

李帝努也很识相地消失了，真的再没来找过他。

“那你这遗憾的口气是为什么。”

“不知道，关你什么事。”

“你是我朋友，怎么不关我事。”

“你不是有黄仁俊了吗。”

听到这三个字罗渽民眨了眨眼睛。

“……你吃醋啊？”

那边冷笑一声就挂了电话，罗渽民独自回了会儿神，跑去床头把香烛点上，趴在床沿看烛火跳动。

黄仁俊。

仁俊。

李东赫挂了电话，罗渽民觉得还是该抽空去看看他，顺便问问他和李帝努。

最近黄仁俊的哥哥常常来接，他和黄仁俊一起走到校门口就分开了，黄仁俊说送他回去也拒绝了。

该去找李东赫了，也很久没有一个人散散步了。

一个人的时候不爱走大道，喜欢在黑暗中穿来穿去。

他确实在想李东赫和李帝努的事，也确实要去找李东赫。

但没想过会遇到李帝努。

还有东珠。

巷子是条死路，被带刺的铁丝网隔开，罗渽民听见东珠的声音，跑去一看，三五个小混混堵着李帝努和东珠，手里拿着刀棍。

捡了块碎板砖，李帝努看到了他，罗渽民微微摇头，向着那几人走近。

他和李帝努前后夹击，中伤中间的胖子，胖子后脑勺立即流出血来，趁小弟们去看大哥的伤势，李帝努拉着东珠飞快逃离，罗渽民一脚踹翻周围的废木箱，李帝努在前面喊他快跑，罗渽民边跑边推到巷子人家的晾衣杆，废水桶。

通往二手车城的大路到了晚上都没什么人，这种小巷子更是人迹罕至，巷深处因为常年不见光照而弥漫着潮湿腐朽的气味。

不知道误入了哪个巷子，罗渽民找不到路，李帝努从没来过这些地方，那几人很快就追赶上来，后面跟着捂着后脑勺的胖子，李帝努护着东珠。

“怎么办。”

“怎么办，打啊。”

好在废旧巷子里杂物多，棍子板砖随手捡，但他们到底是学生，对方手上握有利器，看准了李帝努是个没什么经验的，刀刀都往李帝努身上送，罗渽民为了护他挨了好几棍。

胖子追上来后小弟让开了道路，步步逼近，他们步步后退，退至东珠身前。

“本来只想要钱，你们自己非得送命。”

那胖子揪起罗渽民的校服领，罗渽民狠狠踹了胖子下体一脚，李帝努见势捡起脚边的玻璃刺进胖子手臂，又扭打在一起，木箱上有许多碎玻璃，想也没想就拿起来狠狠往那几人身上刺去，少了胖子其他几个也不好对付，李帝努的手臂被扎了一刀，罗渽民救他挨了几脚，最后被揪着衣领抵在铁丝网上，东珠被拉到一边去。

反派死于话多不无道理，胖子老大还要来教训教训他们，刀子没落下巷口照来电筒光，警察吹着哨子追进来，那几人立刻松开就跑，两人一起滑坐在地上，手心都是玻璃划出的血痕。

“生死之交啊。”罗渽民喘着气。

“是啊。”李帝努撑着膝盖站起来，向罗渽民伸出手，“生死之交。”

李东赫比李家人晚到几步，跨进门妹妹就扑进怀里大哭，李东赫一边安慰妹妹一边扫了眼候在那里的罗渽民和李帝努，手上的伤口简单包扎过了。

管家好久没见他，再见面还是喊他“小东”，李东赫点点头，没多寒暄。

李家一定要找出伤害李帝努的那几人，警察不放罗渽民的话李帝努也不走，他们都不走东珠也不走，就在警局待了一晚，天亮以后警察才带来胖子一行人，管家才算满意，在李帝努的要求下连带罗渽民那份一起处理好了才离开。

管家带走了李帝努，李东赫和罗渽民站在警局门口，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起。

“你去哪。”

“回学校。”

李东赫打量了他一眼。

“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打架了是吗。”

“对。”

“跟我回家。”李东赫抓起他就走，罗渽民意思意思晃晃，他没什么力气了。

“我要回学校。”

“旷就旷了。”

“不是上课。”

“不上课你还会学校干什么。”

李东赫拖着他到花坛边，罗渽民轻叹一声。

“我要回去找他。”

李东赫愣了愣神。

“他”是谁？

回过头对上罗渽民的目光。

是黄仁俊。

他旷了半个上午的课，带着一身伤回学校，班主任自然不会放过他，说已经告知他的家长了，罗渽民无所谓般撇撇嘴。

但是黄仁俊有所谓，午饭都没吃拉着他去医务室，医生还是见怪不怪，就是看到手掌时皱了皱眉。

“怎么搞的。”

“打架。”

当时只想着自我保护，哪里顾得上左右手，黄仁俊看他半天舀不起一口饭，一着急抢了勺子喂他吃。

“你爸又……”

“不是我爸，真的打架。”

“好好的你跟人打架干什么……”

“英雄救美啊。”还救了两个美。

罗渽民一边嚼饭一边给黄仁俊讲故事，黄仁俊约听脸色越暗，舀了一大口饭狠狠往罗渽民嘴里塞。

“…你生什么气啊…”勺子都戳到他槽牙了，“我也没让你喂我吃…”

黄仁俊当真放下碗就走，罗渽民又拉住他。

“哎看在我是伤患的份上，别和我计较嘛。”

大帅哥脸上也有伤痕，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黄仁俊抛媚眼，罗渽民的脸配上伤痕甚至有些战损的好看。

黄仁俊你丫的在想什么。

那饭还是黄仁俊喂着他吃完了，黄仁俊问他，要是没自己这个朋友，他怎么办。

“就不吃呗。”

黄仁俊又狠塞一口，撑得他脸颊鼓起。

“假设不成立，我已经有你了。”

“这个朋友”四个字还是很私心地去掉了。

惯常来接黄仁俊的董思成没有来。

“我跟他说了，今天自己回家。”

实际上是送罗渽民回家，以往都不爱让黄仁俊送自己的罗渽民这回也答应得爽快。

去药房买了一些药，黄仁俊送他到巷口，罗渽民就不让他再送了。

那人低着头絮絮叨叨，交代他吃什么药擦什么药不要沾水……

“仁俊。”

“干嘛。”

“让我抱一下。”

黄仁俊抬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

“神经……”

“让我抱一下。”

“抱什么抱。”

“让我抱一下。”

“罗渽民你好！烦……”

炒年糕的小棚子有些许灯光泄露出来，人声鼎沸中罗渽民搂过他的腰，脑袋搁在他肩头。

在阴影下，也在暖光中。

他说仁俊啊，我好痛。

黄仁俊有一肚子的数落，话到嘴边又说不出了。

“…嗯…”

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回抱。

罗渽民伏在他肩上吸取了足够的养分才分开，临别又捏了捏他的脸。

“晚上要想我。”

“想你个棒槌。”黄仁俊扬起袋子砸到他怀里。

“什么？”黄仁俊又说他听不懂的话。

“让你快滚。”

“知道了，这就滚。”

黄仁俊走到巷口一摸口袋，发现医生给的药单还在他这里，折回去给罗渽民送，他在巷口都听见烤肉店的声音，连女团舞曲都盖不住的吵闹。

黄仁俊赶紧跑去看看，他到门口时罗渽民正与中年大叔抗衡着，手心的纱布已经渗红了一片。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回家！要不是老师告诉我你旷课，我还不知道你个小兔崽子一天在干什么！”

店里吃烤肉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闹剧，男人狠狠推了罗渽民一把，罗渽民倒向一边的冰柜。

“你不是希望我死了吗？”

男人扬起手掌，罗渽民的妈妈拦下，却被男人推到外地，周围的客人都去扶，罗渽民也要去扶妈妈，却被男人揪着衣领砸回冰柜。

“我今天就打死你！”

男人四处寻找物件，妈妈站起来后又拦着男人，罗渽民注意到冰柜上的剪刀。

“你看看是你死还是我死。”

男人已经找到木棍，妈妈抱着男人，一直让罗渽民快走，黄仁俊看到罗渽民拿了剪刀。

“罗渽民！”黄仁俊出声制止。

罗渽民回头的瞬间，男人踢开妈妈，朝着他的后背踹上一脚，黄仁俊几步跨进店里接住扑下来的罗渽民，在男人木棍挥下来之前踹了男人一脚，罗渽民妈妈让黄仁俊快带他走。

店里的人都来拦着男人，黄仁俊扭掉罗渽民手上的剪刀，拉着人跑掉，男人被牵制着追不上，手里的木棍扔出来，但是已经砸不到罗渽民了。

黄仁俊带着人回家吓坏了妈妈，着急起来都说中文，罗渽民痛得闭上眼，也顾不上听不听得懂，只知道黄仁俊脱了他的衣服，黄仁俊爸爸妈妈帮他擦药，说了什么问了什么，一概不知。

手上的纱布黄妈妈帮他换了新的，黄爸爸打了热水来让黄仁俊帮他擦擦，他们说了好多话，一句都听不懂，抓到一个空隙跟黄仁俊说他听不懂。

“啊啊对不起对不起，一着急就忘了……”

黄妈妈说送去医院吧，罗渽民坚定摇头不去医院。

“没事，在我房里休息就好。”

乱仗一般的慌乱结束，黄仁俊也累得倒在一边，黄妈妈迅速做了碗桂圆红枣汤来给罗渽民，交代黄仁俊好好照顾朋友便离开。

黄仁俊坐上床，扶着罗渽民起来。

“来吧少爷，伺候你喝药了。”

罗渽民咧嘴笑，扯到嘴角痛处，呼呼出气。

“还笑。”黄仁俊舀了勺汤送到他嘴边，“我要是没跑回来，你就被打死了。”

“不会的。”罗渽民摇摇头，“我会弄死他。”

黄仁俊抬眼，罗渽民与他对视，眼神无比真挚。

“真的，没有逗你。”

那汤还是太烫了，一勺要分好几口才喝完。

“不能那样做。”

“总要解决不是吗。”

虽然黄仁俊总烫到他，罗渽民也不愿意自己端着喝。

“有别的办法的。”见他被烫了几次，黄仁俊终于知道吹吹凉再喂他。

“我想不到。”

除了弄死他，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黄仁俊只摇头，一勺一勺给他喂汤，神情严肃。

“东赫说，你是个好人，和你当朋友不亏。”

“谢谢哦。”塞了他一颗红枣。

“我也觉得，反正我人生第十五年十六年有认识你，就算十八十九二十年三十年都在铁门里，我也不亏。”

至少十几年的人生里我抓住过星星，哪怕之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也不亏。

“罗渽民，别说这种话。”

那碗汤罗渽民喝了一半就喝不下了，黄仁俊出去送碗，送了好大一阵，应该是在和父母说话，罗渽民趴着趴着都快睡着。

“你累了就先睡吧。”

黄仁俊回来拿衣服洗澡。

“等你。”

确实神游了一阵，门锁转动声弄醒了他，黄仁俊关了大灯，点燃了桌上的香烛，轻轻说了声晚安。

“你去哪里？”

罗渽民终于清醒。

“你睡我这，我去隔壁。”

“为什么？”

罗渽民立刻坐起来，扭到伤处，吸了口气，吸入鼻喉的全是香烛的味道。

“怕晚上挨着你的伤。”

“一起睡吧。”罗渽民拉着他坐回床上，“你的床很大了，挨不着。”

黄仁俊想了想，拉开被子钻进去。

“那睡啊，明天还要上课。”

是有话想说的，可又是这种开不了口的场面。

罗渽民忽然侧过身子面对他。

“有什么话就说。”黄仁俊盯着天花板。

“我以为你想问我什么。”

“问什么。”打架？你告诉我了，家暴？我也知道。

“不是。”

“那是什么。”

黄仁俊也歪头脑袋，眼神在罗渽民脸上扫了个遍，最后落在血痕处。

“你要好好爱惜自己…”黄仁俊忽然开口。

“我挺爱惜我自己的。”

“你看你这一身伤，就没痊愈的时候。”

罗渽民能从黄仁俊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黄仁俊眼睛真好看。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心疼我吗。”

黄仁俊抿抿嘴。

“…可以吧，不是让我不要怜悯吗。”黄仁俊扭正脑袋继续盯着天花板，“那就没了，只有心疼了。”

罗渽民撑起手臂，附身看着他，黄仁俊眨了眨眼:“干嘛。”

“没有别的了吗？”

“别的什么…”

罗渽民压低了一点。

“你上次问我，李帝努是不是喜欢李东赫。”

“嗯。”

“是吧，我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黄仁俊蹭着枕头点点头。

“我还觉得……”

“什么。”

罗渽民说一句话，他就看罗渽民一眼。

还觉得……

黄仁俊正躺着，嘴唇微张。

罗渽民忽然就压了下来，磕到了牙齿，黄仁俊来不及反应，嘴唇上的触感已经传达大脑。

以及，罗渽民嘴唇甜甜的，有红枣汤的味道。

反应过来的黄仁俊立刻闭上嘴，滚到床下去，捂着嘴巴，瓮声瓮气。

“你干什么！”

顾不上腰痛还是背痛，罗渽民坐起来，摸到黄仁俊的手。

还觉得。

“我也喜欢你。”

琥珀香气萦绕着，罗渽民听见自己快爆炸的心跳，黄仁俊就那样看着他，捂着嘴，只露出眼睛，罗渽民读不出他的情绪。

“我…”

黄仁俊抽开手，后退几步靠上桌角，胸口起伏。

比看到李帝努和李东赫亲吻还懵，只知道床上那个人叫罗渽民，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仁…”罗渽民也跨下床跪到他身边。

黄仁俊后背贴紧了书桌，惊慌之意明显。

罗渽民又想摸摸他，抬起手臂又放下。

“你…很讨厌吗…”

黄仁俊垂下头，深呼吸好几次才握紧拳头站起来，扶着罗渽民回到床上。

“我去隔壁睡。”

“是不是很讨厌？”罗渽民抓住他手指。

黄仁俊抽出手，末了捏了捏他的肩。

“睡吧，晚安。”

肩上的手滑下，黄仁俊离开房间，房门合上后小房间里只有那一点烛光跃动。罗渽民缓缓躺下，拉过被子盖住脸。

是黄仁俊的气息。

客房少有人住，一直都冷冷清清的，房间好像与窗外的春天没什么关系，嗅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黄仁俊拉开窗，让窗外的春风灌进房间，穿透自己薄薄的睡衣。

一阵风后开始下起雨，黄仁俊还站在窗边，风带来雨水，洒在窗台上，黄仁俊摸了一把，摸到一手湿冷。

随后将湿冷的雨水拍在脸上。

拍清醒，拍冷静。

没有很讨厌。

就是…慌乱…

没有很讨厌……

雨水落到木底板上，黄仁俊蹲下，在木底板上划着水渍，脖子凉凉的，嘴唇甜甜的。

慌乱平静后，心底蔓延的情理之中是怎么回事。

轮到他到失眠了。

罗渽民起得比他早，黄仁俊出房门后罗渽民已经坐在餐桌旁了，妈妈特意留在家里做了丰盛的早餐，两人目光相接后有各自错开。

给罗渽民的早餐和给自己的不一样，妈妈早起炖了汤，只给了罗渽民，见他起床，妈妈交代了几句就出门去了。

两人都低着头，只有碗勺碰撞的声音。

“休息一天吧，我帮你请假。”那碗蛋羹被他割成四块。

“没关系…”

“休息一天，不想回家在我家玩也可以。”

“仁俊…”

“多休息。”

吃不下什么，拿上牛奶就走了，出门前回望了罗渽民一眼。

“别想太多了。”

黄仁俊离开，他也吃不下什么，收拾好桌上的早餐便离开黄仁俊的家。

黄仁俊让他休息，黄仁俊不想见他，黄仁俊在躲他。

空着肚子去找李东赫，李东赫坐在木台后看书，见他来有点意外。

“没去上课？”

“没去。”

入春后便撤掉了火炉，木台之后没那么拥挤，李东赫拉出张椅子，示意罗渽民过来坐 。

“不是要见黄仁俊吗。”

“不见了。”罗渽民摇摇头。不见了。

听出情绪不对，李东赫转过身来：“吵架了？”

“没有。”

“你又惹他了。”李东赫笃定。

“没有。”

“哼，我还不知道你。”

“我…亲他了…”

哦，多大点事。

隔了会儿，李东赫甩开笔，圆眼睛瞪着罗渽民，一脸不可思议。

“你说什么？”

罗渽民叹了口长长的气，捂住脸。

“亲他了。”

“亲…”李东赫拖着椅子凑近他，拉下他的手直直盯着罗渽民的眼睛，“亲了？”

“嗯。”

“亲的…脸？”

罗渽民抿抿唇。

“嘴。”

李东赫当即捏得手骨咔咔响，想捶他，最后捶了自己。

“你怎么…”怎么回事…“为…为什么？你喝酒了？他喝酒了？”

罗渽民只是摇头。

“你昏头了吗罗渽民…”

没喝酒，没昏头，很清醒，就是…想亲他，想那样做…

两人靠着龟裂的墙壁，望着卷门外的大树，太阳已经爬出云端，照的树叶黄绿黄绿的。

他问李东赫，李帝努呢。

不知道。李东赫摇摇头，摘下裤腰上的克罗心拿在手里把玩着。

他又问李东赫，你喜欢李帝努吗。

李东赫抬起眼，不再玩那串克罗心，嘴唇动了动。

…不喜欢。

罗渽民点点头。

可我喜欢黄仁俊。我喜欢他。

李东赫唉了一声，扳过罗渽民脑袋靠在自己肩上。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会活成这样呢。

黄仁俊替罗渽民请了假，罗渽民进了局子的事在学校里传开，午休时习惯走到五班去等他，走到门口才想起来早晨刚替罗渽民请了假。

一个人走在通往食堂的路上，身边三三两两的人来来去去，银杏叶飘下来擦过脸颊，黄仁俊闭上眼。

他已经不记得认识罗渽民之前的样子了，和谁一起吃饭，和谁一起玩，不记得了，太多次和罗渽民肩并肩走在这条路上。

竟然只能想到罗渽民。

在学校的时间也好，周末也好，甚至是假期回国也好，罗渽民存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打开和扬扬的聊天记录，竟然聊的还是罗渽民。

黄仁俊接住那片银杏，攥进手心。

不是没有朋友，不是没有交好的兄弟朋友，没有哪一个像罗渽民这样的，没有。

罗渽民是不一样的，可是哪里不一样？

攥得太用力，树叶被掐出汁水。

不讨厌，不讨厌罗渽民，也不讨厌…

忽然篮球砸过来，打断他的独思，也打断即将出口的答案。

很多人找他打听罗渽民，甚至社团活动上社长也来问他，罗渽民是不是犯事了，是不是害人了，是不是不上学了…

他本来就很烦了，一个接一个来问他，一扬手拍翻了桌上的颜料盘，吓得整个教室的人一抖。

“不知道，别问我。”

后来有人窃窃私语，说他和罗渽民在一起玩久了，被罗渽民带坏了什么的。社里准备春日祭，黄仁俊被安排来画海报，听见之后直接摔了笔，一张快完成的海报被那横插一笔的蓝色颜料毁掉。

“别说了好吗？”

好烦。

晚上思成哥来接他，他说想去吃炒年糕，站在棚子后望着烤肉店，烤肉店照常开着门，有人进有人出，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平常得像他从没认识过罗渽民。

罗渽民不过从他生活里消失了一天而已。

董思成发觉他不对劲，问了几次都只得到不咸不淡的反应，送他回家时揉揉他的脑袋，说一句小孩子，到青春期烦恼的阶段了，有心事不愿意告诉哥哥了。

黄仁俊只是偏开头，跟哥哥告别。

回到家里罗渽民果然不在，妈妈告诉他做给他同学的早餐那些都没吃，让他问问同学现在怎么样了。

黄仁俊锁上门，不敢往床上去。

罗渽民一整天没有和他说话，一条消息都没有。

黄仁俊靠着床坐下，和扬扬聊着天。

他问扬扬，如果有人亲了你，你是什么感觉。

扬扬说那要看什么人。家人亲人喜欢的人讨厌的人。

不是家人不是亲人，也不…也不是讨厌的人…

[真心话大冒险啊？亲就亲了呗。]

[亲…亲的嘴…]

[？玩这么大？]

[不是玩，没有玩…]

[那就是喜欢你呗。]

可是这个答案并没有意义，罗渽民已经说过了，罗渽民喜欢他。

他还想问，却不知道怎么问。罗渽民喜欢他，他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呢。

躺回床上，原本专属他的气息掺杂了罗渽民的，还有隐隐可辨的药油的味道。

第二天罗渽民就回学校了，午休时黄仁俊捱了一会儿，走到五班门口时已不见罗渽民，下午放学没有犹豫就跑过去，还是没有见到罗渽民，明明被强吻的是他，怎么倒是罗渽民躲着他。

晚自习提前从后门溜了，蹲在五班门口，罗渽民一般都从后门进出，抓到人的时候罗渽民懵懵的，黄仁俊连拖带拉将人拽到杂物间，推他的时候用了劲，罗渽民皱了脸，但没怪他。

刚刚还很凶的人，见着罗渽民这幅表情突然慌了起来。

“哪哪里痛？我太大力了？”

“没事…”

黄仁俊扳着他左右查看，罗渽民握住他的手，有些颤抖。

“你…”

“你躲我干什么？”

他想问的话还没说完，让黄仁俊反将一军，是谁在躲谁？

“…你不想见我…”

“你问过我了？你知道我不想见你？”

罗渽民摇头，没有表情。

“不知道。你应该…应该是不想见我…”

“看着我。”黄仁俊抬起他下巴正视自己，“我没有不想见你。”

他的话并没有改变罗渽民的心境，即使被迫抬头，眼睛也还是不看黄仁俊，垂着视线。

黄仁俊拍拍他的脸：“喂？”

“你讨厌吗，讨厌我吗。”突如其来的问题。

“我不讨厌你啊，都说不要想太多。”

“我亲了你，你也不讨厌吗？”终于肯和他对视，可黄仁俊又垂下眼。

看过很多校园鬼故事，楼梯角杂物间是最容易闹鬼的地方，木门后有响动，常年不见光的地方充斥着潮湿气味。

黄仁俊深吸一口潮湿气味。

“不讨厌。”

然而他的剖白并没有得到罗渽民的认可。

“但也不喜欢是不是？”

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撤开手掌，罗渽民脸上压出他的手印。

“是不是？”

“是。”

谈话不欢而散，罗渽民与他擦肩而过。

“那你现在是要怎样？”黄仁俊握紧拳头，“喜欢和绝交二选一？”

“没有。”罗渽民背对着他，“我不想和你绝交，我很珍惜你。”

黄仁俊是有点怄气的，很想一走了之，从来不知道原来被喜欢还这样委屈。

“那你等我一起回家。”黄仁俊跟上他。

但那是罗渽民，他给了很多心疼给了很多宽容的罗渽民。

“你让我…让我整理几天好不好，整理好了我再…”再恢复到你的朋友。

也只是你的朋友。

东赫说，他给不了李帝努喜欢，不能给李帝努喜欢。

罗渽民不懂他的意思，但懂得，喜欢强求不得。

黄仁俊不讨厌他，容忍他，可黄仁俊也不喜欢他。

10.

罗渽民和黄仁俊吵架了，学校里开始传，前桌转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黄仁俊拿笔戳戳他后背让他转回去，还有同学说他终于认清现实脱离苦海了。

现在知道罗渽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知道为什么没人和他玩了吧。

黄仁俊戴上耳机，不听那些。

社团去了几次，人人都问他罗渽民，街舞社长来陪社长的时候也问他，甚至调笑，黄仁俊一气之下退了社。

他好像被罗渽民同化了，独来独往。

积了一肚子话想和扬扬说，每次打开聊天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很久没有通过书信了，黄仁俊爬起来开灯，点上香烛，思考着怎么把话转述出来。

书信好的地方就是写完以后会觉得通体舒畅，甚至不觉得是自己的事，只是读了一个故事，经由自己的笔记录下来。

投进邮筒之后就与自己无关了，带着那些烦恼一起飞走。

没有用什么AABB来代替，全都告诉扬扬了，他和罗渽民，罗渽民对他的感情。

可是等待信件到达要很久，等待回信又要很久。等待的时间里罗渽民依然不与他碰面，说好整理几天，过去了一星期罗渽民还是躲着他。

黄仁俊知道罗渽民周末总爱去李东赫那里，打算去汽修店堵人，找罗渽民好好谈一谈，可是店主告诉他，李东赫今天不来店里。

他又跑去烤肉店看看，罗渽民也不在，有过一瞬间想去李东赫的家里，但是他不记得路怎么走。

给罗渽民发了很多消息，找他出来，罗渽民一条都没回，李东赫如是。

他们两个在一起。

黄仁俊心情一瞬间跌倒谷底。

是，无论如何他都比不上李东赫，说着珍惜重要，都只是说说，黄仁俊永远不会是罗渽民的第一顺位。

他和罗渽民之间有什么，关心？照顾？陪伴？这些李东赫都给罗渽民了，在他和罗渽民认识之前，在他踏入这个小圈子之前。

并不是特殊的，他只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外籍转学生而已。

你说你喜欢我，可我好像感受不到你喜欢我。

思成哥好像在做课题，周末都没休息，黄仁俊要去找他，不管有没有其他同学哥哥在，跑去工作室，都是他面熟的几位，听说董思成弟弟要来，拿出很多小零食让他自己去吃去玩。

不开心应该上峡谷一游，可他连上峡谷的心情都没有，机械地剥着手里的坚果。

罗渽民再问他一遍讨不讨厌，他一定会说讨厌。

讨厌罗渽民。

罗渽民在李东赫call他之前抵达汽修店，到的时候李东赫正玩着手里的卡，看到他之后一句淡淡的“来了”。

“这什么。”罗渽民指了指他手里的卡。

“这个？”李东赫扯出一个不明意味的笑，“这里面可都是钱。”

罗渽民抬了抬眉毛。

李东赫揣上卡搂过他的肩：“走，今天发达了，请你吃大餐去。”

果然李东赫只是说说而已，说吃大餐就是带罗渽民在便利店扫荡一圈，买块野餐布，去汉江公园吹风。

“……”罗渽民晃了晃手里的咖啡，刚张开嘴，李东赫又抢走。

“你不能喝。”

手上的纱布还没拆。

李东赫拆了盒三明治给他，两人靠着大树欣赏江边风景。

出来野餐的人很多，三五成群，或是成双入对。

他在等李东赫说话，李东赫在等他开口，三明治吃完一盒，没说一个字。

罗渽民递给他饮料，让他帮自己拧。

“说啊，还想什么措辞。”

饮料刚从冷藏柜里拿出来，刺激得很。

李东赫给自己开了罐可乐，当做是酒咕咚咕咚猛灌一大半，末了长长一个嗝。

“李家来人了。”

“怎么。”

“给了这张卡。”李东赫甩出那张银行卡摔在灰格子餐布上。

“这么突然？”

“是吧。”说完往后一倒，靠上大树干，“让我离李帝努远一点。”

“什么意思。”罗渽民瞬间凝了表情。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李东赫，不该出现在李帝努的世界。

李家人把李帝努受伤归结在和李东赫走得过近，从来听话乖巧的孩子学着不回家，学着喝酒，还跟混混打架。

还弄了一身伤。

其实之前那些李家人不是不知道，不阻止一部分是出于对李东赫的愧疚，两个小孩一起长大，虽然家世悬殊，但是李帝努想和他一块玩，李家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喝酒也好赖在李东赫家也好，小孩子玩闹不去管。

可是李帝努受伤了，还不是轻伤，那就不能不管了。

因为和李东赫走得太近才导致李帝努受伤。

罗渽民苦笑，他之前竟然觉得李东赫对李家人的态度太过了点。

本质还是高高在上的人，对待沼泽求生的人不屑一顾。

金钱可以换命，金钱可以换感情。

一张卡一串数字，买断两个人的感情，买断李帝努本就希望渺茫的回应。

“多少？”

“不知道，反正不会少。”

那张卡就这样随意丢在一边，谁也不在意。

“那你什么打算？”

“我本来就不希望他来找我。”李家人在他这里下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看好李帝努，“我很久没见他了。”

一开始就是李帝努非赖着他，他可一直都是在拒绝。

江边有小朋友在放风筝，沿着围栏跑，他的爸爸妈妈跟在他后面时刻看护着，两个人的目光都被放风筝的小孩吸引过去。

那小孩跑累了，才转身跑回妈妈怀里要抱抱。

“你呢，在烦什么。”

烦。

黄仁俊。

“我就知道。”

两人又靠到一起去，头挨着头，望着远处的波光粼粼。

“你告诉他了？”

“嗯。”

“他什么反应。”

“他说不讨厌。但是也不喜欢。”

不讨厌那是黄仁俊性子好，不喜欢他却强求不得。

“可是我还是想和他做朋友。”想看着他，想围在他身边，想和他一起吃饭一起放学，还想一起复习，想吃他带来的糕点，想一起去水产市场，给他做他喜欢的烧烤。

或许不是想和他做朋友。

或许只是想他而已。

“那你还躲他？”李东赫打开手机，未读消息全来自黄仁俊。

“我还没整理好自己。”还不能摘除喜欢的那部分，仅仅只和他当朋友。

傍晚时段太阳一点一点落下，风也不似下午那般暖呼呼的，带着江上的冷意。买来的那些零食便当没吃几口，也不觉得饿。

李东赫从屁股下摸出那张卡，欣赏了很久。里面的钱够他和弟弟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给妹妹买她想要很久却装作不喜欢的裙子，弟弟想要的游戏机，他们可以吃品质更好的食物，添置更多物品。

许久没有人说话，罗渽民再开口时声音有一点沙哑。

还是那个问题。

“你真的不喜欢他吗。”

太阳落山后他们回到汽修店，大叔告诉他们那个常和罗渽民在一起的男孩子来找过，听说他们不在就走了。

李东赫留意到罗渽民眼里一瞬间的光。

木台上摆着他的笔记本，假期的时候李帝努每天来陪他，没有工作的时间就教他学习。笔记本经常翻看，封页搓出粉末，但是很干净，是李帝努帮他保存的，没有沾上店里油污。

首页上的名字也是李帝努写的，工工整整的“李东赫”。

李东赫掏掏屁兜，摸出那张卡，看了眼罗渽民。

“怎么。”

“我觉得我们总是顾虑很多。”

家庭，生活，未来，人生，命。

“长也是一辈子，短也是一辈子。”总要为自己过活吧，就算只是很短的一瞬。

“你想怎么做。”

“对不起对你说谎了。”李东赫将那张卡攥紧在手心。

“你喜欢他。”罗渽民翻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属于李东赫笔迹的三个字。

李帝努。

李东赫耸耸肩。

“可以这样说。”

他的语气轻快，罗渽民也跟着笑起来。

真好，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

“我本来打算再也不见他了，我们不要当朋友，也不要见面，他过他的日子，我谋我的生活。”

如果李家不来找他，他会很自觉地远离李帝努，再也不对他心软。

但是李家找上来了，还给他这些钱。

“我李东赫从来不是听话的人。”

让我远离他，我偏不要。

李东赫给李帝努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欣喜敲到罗渽民耳膜。

李东赫说想见他，有话要跟他说。

“他来，我就成全他。”也成全我自己。

“你呢。”李东赫拿出他卫衣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上的消息全是黄仁俊，也只有黄仁俊。

黄仁俊问他在哪里，想找他谈谈。

他找来汽修店，找去烤肉店，他说，罗渽民，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你了。

罗渽民在李东赫的注视下，点开输入框。

“我不发表意见。”

太阳已经全落，天色昏暗。那辆二手雪佛兰不知道被谁买走了，里店空旷许多。

[在汽修店。]甚至没有要求黄仁俊来找他。

丢开手机，和李东赫一起窝在木台后。

他们一起做的梦啊，梦里幻想的那个人啊，是不是快要实现了。

李帝努一身欢喜跑进来，见到两人挨着一起的脑袋后瞬间没了表情。偷偷跑出来的，睡衣睡裤都没换。

委委屈屈一声“东赫”。

罗渽民哎了一声，起身让位。

李帝努果然还是不待见他。

李东赫张开了双臂，李帝努立刻迎了上去。

木台后没有火炉，罗渽民竟然觉得温暖。

黄仁俊跑进来的时候又被木板绊了一脚，摔进李帝努和李东赫的画面里，刚张嘴，李东赫手一指:“在那边。”

罗渽民倚着二手起亚，没有过来的打算。

黄仁俊握着拳头跨到罗渽民眼前，看起来很生气，一拳砸在车顶。

“干嘛不理我！”

下一秒被罗渽民搂进怀抱里，附在他耳边深深吸了口气。

“你来啦……”

黄仁俊使劲掰着腰上的手，可罗渽民很用力，不给他挣脱的余地。

“回答我！”

“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吗！”

“那那……你要怎样…”

黄仁俊语塞，他也没想好要怎样，只是生气，不见罗渽民的时候很生气，见到罗渽民之后更生气。

几番张嘴都没说出话来，李东赫轻咳一声，打断他们两人的小别扭。

“渽民你饿吗？”

接收到李东赫的信息后罗渽民放开黄仁俊，牵着他走过去。

“饿了饿了去吃饭吧。”

嗯黄仁俊没有挣开。

李东赫跟店主借了两辆摩托，各带一人，黄仁俊犹豫了一下。

“怕就抱紧。”罗渽民给他戴上头盔，却遭了一肘子。

“我是怕你的手。”

罗渽民伸展右手掌，没那么痛了，已经结痂了，就是纱布缠着看起来严重。

“没事。”

李东赫先带李帝努走了，招呼罗渽民跟上。

“走吧。”

黄仁俊沉一口气，跨上车，完全忘了此行的目的，罗渽民让他上车就上车了。

“抱紧哦。”

一开始黄仁俊只是单手松松垮垮地搂着，上了马路之后双手搂得紧紧的。

又在骂人了。罗渽民听不懂，但觉得黄仁俊一定是在骂他。

李东赫甩开他很远，罗渽民加足了马力追上，黄仁俊整个人都贴着他后背。

李东赫领着他们到了很远的江边，附近只有几家小的便利店，李东赫请了他们一人一碗泡面，李帝努和黄仁俊没什么所谓，都是吃过晚饭的，罗渽民就不满意了，噘着嘴表达不满。

李东赫又给他加了根热狗。

“没钱了！”李东赫凶他。

“我来给……”李帝努刚抬起屁股就被李东赫按下去。

“知道你钱多，但用不着。”

黄仁俊推推面前的泡面，推给罗渽民。

“你吃吧，我吃过晚饭了。”

罗渽民呜了一声。

“世上只有仁俊好……”

桌下李东赫猛踹他一脚，罗渽民机灵躲开，黄仁俊和李帝努看着两人一边吃一边闹，对视一眼，摸出手机加个好友，对面的人一怔，又低下头。

等他们吃饭的时间黄仁俊买了几盒烟花，和李帝努一起去江边放烟花，他们一离开视线，那两人也不再闹了速速吃完跟上去。

烟花升起半米高，黄仁俊握着烟花棒甩了甩，问李帝努:

“你是不是喜欢他啊。”

“嗯。”

李帝努也点燃一根，画着圈圈。

“你也是？”

“……我不是…吧…”

“但他喜欢你。”

“嗯。”

“你觉得喜欢和被喜欢，哪个更好。”

“当然是互相喜欢最好。”

李帝努指指自己:“喜欢。”又指指黄仁俊，“被喜欢。”

“互相喜欢最好。”黄仁俊还是这么答。

罗渽民和李东赫跟上来以后往他俩中间插，分开黄仁俊和李帝努。

黄仁俊翻个白眼，不必如此。

走着走着就落下距离，前面人安分守己并肩而行，罗渽民像没长骨头似的，就是要挨着靠着，要不然就要牵着，黄仁俊甩开好几次他都贴上来，反正大晚上也没人看，随罗渽民去了，牵就牵吧。

走了很长一段路了，他们都没有说话，李东赫停下脚步后他们也才停下脚步，李东赫回头看了一眼，对着罗渽民说:“各自解决各自的事情吧。”

罗渽民点点头，牵着黄仁俊往反方向走了一段，到听不见那边说话的声音了，才松开手。

但是不知道说些什么。

本来是在整理自己，黄仁俊突然找他，很着急地找他，他又觉得好像有希望。

“你想找我谈什么？”

“不知道，忘了。”

黄仁俊就地而坐，罗渽民跟着坐下。

“那我问你吧。”

“嗯。”

“不讨厌和喜欢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不知道。”

“为什么来找我？”

“就想找你。”

觉得我们应该谈谈。

黄仁俊从衣兜里掏出烟花盒，分给罗渽民一把，点燃以后附近这一小块都亮了起来。

“你能不能别躲我了。”不想一个人吃饭放学。

“…能…但是……”

“你要喜欢你就喜欢，我也没说不让你喜欢…”

罗渽民被他这句噎住，不知道该如何理解。

“…你同意？”

“你的喜欢与我同不同意有什么关系，你就算喜欢李东赫，我也不能说不同意啊。”

突然烦躁起来，直接点燃了剩下的所有烟花棒，照亮的范围更广。

“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

“知道了不用一直说一直说。”

黄仁俊都懒得舞那些烟花棒，握在手里看着一点一点燃烧殆尽，偏过头想和罗渽民再说点什么，忽然被哽住，拍着罗渽民让他回头看。

罗渽民顺着烟花棒的光亮看过去，真行，又亲上了。

“哎李东赫也喜欢李帝努吧？”黄仁俊撞撞他。

“喜欢吧，不喜欢还让他亲一回两回。”罗渽民也将自己手里的烟花棒全点燃了。

“哎我就知道。”

“你又知道了。”

“李东赫一看就很喜欢李帝努，嘴硬心软。”黄仁俊吐吐舌头。

“那你呢。”罗渽民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我什么……”他手里的烟花烧完，周围骤然暗下一片。

“如果我喜欢你，不单单是朋友的感情，我也会想抱你想亲你。”

“你没抱过吗，没亲过吗。”

“你连这个也同意？”罗渽民轻笑一声。

“笑什么……”

“那你能不能也喜欢我啊。”他手里的烟花棒也烧了个干净，失去光源，再次回到黑夜里。

“给我点时间吧。”

罗渽民以为自己会很高兴，这种愿望快达成的满足感，但其实并没有，他们的谈话是平静的，就像面前的江水，风吹过确实有涟漪，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在听到黄仁俊近似肯定的回答后居然不觉得很惊喜。

“好。”

黄仁俊跑来找他，他已经很惊喜了。

意料之外的，也是暗中期待的。

他们先回的汽修店，还了车，黄仁俊说坐公交回去，默认了罗渽民送他。

还是坐在窗边，还是望着窗外，罗渽民勾住他手指，黄仁俊睫毛颤了颤，没有抽开手。

而后变为牵手，再变为相扣。

黄仁俊叹口气，手上用力，也回握住。

罗渽民又在笑他了，自己脸应该很红吧，扭过头去不让罗渽民发现。

天气渐暖，街上已经有女孩子换上短裙，挽着男朋友的手，穿梭在银杏道中。

他要找的那一态，最终在自己身上找到。

罗渽民送他到小区门口还舍不得放手，跟着送到楼栋下。

“我到了，你快回去吧。”

“抱一下。”

黄仁俊张开手，给了他一个拥抱。

“可以了？”

“你好听话啊。”

拥抱因为罗渽民的力道变得难以挣脱，由着他抱了几分钟，黄仁俊才抬手推，可罗渽民还是不松手。

“我说了…我会想抱你…想亲你…”就在他耳边说话，麻酥酥的。

“得寸进尺了还？”

“仁俊……”埋在他肩头说话，气息都钻进黄仁俊衣领。

“不行。”

“亲亲脸可不可以……”

“罗渽民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粘人！”

“让我亲一下我就放开。”

“那你快亲！”

黄仁俊简直是受刑，紧紧闭着眼睛，脸皱到一起，等待凌迟，大概十几秒过去，预想的场景没有发生，黄仁俊睁开一只眼，罗渽民憋着笑看着他。

“逗你的，快回去吧。”

“…………”

生气了，按密码开门一气呵成，一回头想咒骂一句却被推到电表角落。

铁门合上声控灯亮起，罗渽民的嘴唇停留在他脸颊一厘米的位置。

“你你……”

“别说话。”

黄仁俊闭上嘴，他只要稍微挣扎便会触上。

罗渽民就这样按着他几十秒，直到声控灯灭，恢复成一片黑暗，嘴唇上才传来温凉触感。

黄仁俊心脏怦怦跳，脖子迅速升温，但不像之前那次惊恐慌张。

虽然没有应他，但也不抗拒。

罗渽民只是浅浅吻了吻。

“抱…抱也抱了，亲也…亲了，你可以…”

他的心跳太强烈，有点缺氧，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

“黄仁俊，我真的喜欢你。”

罗渽民又给他一击。

“快…快回家……”

推开他跑进电梯，低着头等电梯门合上。

合上之后才吐出那口气。

我好像也…喜欢你…

11.

黄仁俊和罗渽民和好了。

回到班上前桌叹了口气，说他不听劝。黄仁俊歪歪头，无所谓。

他说他退了社团，罗渽民夹菜的手一顿。

“为什么？”

“他们太烦了。”

“他们说什么了吗？”

“不重要。”

罗渽民也退了社，社长只是哼笑，没说什么。

他们还是一样一起走在通往食堂的林荫道上，一起吃饭，一起放学。罗渽民表不表明心意好像都没什么影响，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有体会到太大的不一样。

黄仁俊在排球课上发愣，对面发球过来忘了躲开，被狠狠砸到额头，瞬间鼓起了个大包。医务室里还是人满为患，体育课总是容易受这样那样的伤，医生简单帮他涂了点药，药味很难闻，回教室的路上黄仁俊一直捏着鼻子。

下晚自习罗渽民一眼看见他鼓起的额头。

“怎么了？磕哪儿了？”

“被球砸了。”

在学校里罗渽民也不好牵着他，两人改道走那条没什么灯光的小路，标本室建在那里，因此演变出许多恐怖故事，晚上一般没人走那条路，又黑又远。

标本楼道口的灯是小路上唯一的光源，罗渽民拉着黄仁俊过去，就着路灯检查黄仁俊的伤。

“怎么就被砸了呢？”罗渽民捧着他的脸仔细查看着。

“没反应过来，走神了。”黄仁俊拉下他的手甩甩头发，刘海搭下来盖住额头。

“想什么呢。”

没什么大问题，擦擦药慢慢会好。小路无人，罗渽民摸到他的手掌牵住。

“在想，你说喜欢我。”

手上的纱布已经拆掉，撑开五指扣住黄仁俊的。

“嗯，喜欢你。”

“喜欢不喜欢的，好像没什么差别。”黄仁俊踢了一脚路上的石子，“你不喜欢我我们还是一起吃饭一起放学，没什么不一样。”

“朋友还是喜欢的人，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感受不到你喜欢我…”最后一句说得很小声。

罗渽民认真过滤了一遍这句话。

黄仁俊在要求一个确信感。

“我很喜欢你，很喜欢。”停下脚步，扳过黄仁俊的肩膀面对自己，“信我。”

“我信啦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你觉得有不同吗？”换做以前我们还是这样相处。

“有。”罗渽民抬手捏了捏他的脸，软软的，“以前我最多只是捏捏脸，也满足于捏捏脸。”

“现在呢。”黄仁俊不躲避他的触碰。

“想亲你。”

“那你试试。”

罗渽民怔了怔：“什么？”

“你试试。”黄仁俊抿着嘴唇。

“可可以？”

黄仁俊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试试。”

实验楼旁的大树是学校里最高的大树，有些年份了，听说是初代学生们一起种下的，比林荫道的大树高上许多，但因品种不同，这边的大树不太能遮风挡雨。

昨夜应该是下过雨，黄仁俊张开嘴吸进一口泥土的气味，随即被罗渽民的气息覆盖。

大树上挂着的塑料牌标注着科属，是柏树。

一呼一吸既是柏树香气，也是罗渽民唇齿触感。

这次没有甜甜的红枣汤，是很单纯的罗渽民的嘴唇的味道。柔软的，带着春天暖意的。

起初只是唇齿厮磨，他想张嘴吸口气，也给了罗渽民进入的机会，勾缠在一起。

他就是想要亲亲，想要吻，论道那么多同与不同，就是想要一个吻。

想要李帝努和李东赫那样的，充满喜欢的吻。

不讨厌，还很喜欢。

罗渽民离开他嘴唇之后终于能大口吸气，憋得脸颊滚烫。

他说罗渽民，我应该，应该是，是喜欢你。

不等对方给予应答，黄仁俊便勾上他的脖子将他抵在柏树上，罗渽民低头回应他。

他又说，罗渽民，我喜欢你。

喜欢你，想亲你。

第一次的猝不及防，第二次的心惊胆跳，第三次沉溺其中，他应该比罗渽民喜欢自己更早喜欢他。

罗渽民嘴唇干干的，经他一番吮吸舔舐也变得水润，借着微弱路灯泛着光。

黄仁俊在他怀里发抖，不知是缺氧还是害怕，回过神后软在他肩上喘气。罗渽民一直抱着他，等他缓过来。

肩上的人咽了口口水，恢复力气后一点一点直起身，却不敢看罗渽民。

罗渽民抬起他的脸，郑重地在他嘴唇上啵出声响。

我也，喜欢你。

回到家低头冲进房间锁门关灯，蹲在床边不住回忆，房里只有半开的窗户照进月光，越回忆脸越烫，埋起头来大口呼吸。

却又止不住笑意，痴痴笑着。

喜欢。

点了香烛，滚到床上去。

开心。

罗渽民也平时心情好上许多，平静不下来。

黄仁俊说喜欢他。

点燃柏树香闭上眼仿佛又回到大树下的亲吻，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无法冷静。打电话告诉李东赫说他愿望成真了。

李东赫嗯嗯两声，不是很耐烦。

他听见李东赫说，李帝努你起开别压着我。

又去东赫家了啊。罗渽民看了眼屏幕，挂掉电话。

算了，他自己开心就好了。

他们在小木台后做的梦，真的实现了。

春末就是期中检测，黄仁俊又约他去图书馆复习，董思成最近也要忙期中，他们在图书馆见过好几次。

董思成帮他们站了个靠窗的位子，黄仁俊喝了一大杯奶茶，频频跑卫生间。草稿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吹到罗渽民面前，密密麻麻的演算中罗渽民找到了熟悉的中文。

娜娜。

写了很多，大的小的，工整的潦草的。

翻着草稿纸不自觉地笑起来。

怎么有这么好的梦，他喜欢黄仁俊，黄仁俊也喜欢他。

黄仁俊回来后见他笑得奇怪，皱皱眉，问他笑什么。

“没什么。”罗渽民趴在课本上，伸出手抓住黄仁俊的手背，刚洗了手，凉凉的。

“干嘛…”黄仁俊意思意思挣了挣，没挣开。

罗渽民也只是笑，握了一会儿就放开。

“复习。”

下午离开图书馆后罗渽民拉他到木桥边的灌木丛偷偷亲一口。

在图书馆就想这样做啦。

他们一直牵着手离开校园，坐到公交车的最后排，缩在靠椅后，十指相扣。

忙完期中检测终于有时间去找李东赫，大叔出远门去了，交给李东赫守店，整日忙得很，罗渽民来都没得空打趣他。

比罗渽民来得更早的是李帝努，安安静静坐在小木台后写作业，有时候李东赫唤他递个水递个毛巾。

快到夏天了，李东赫从车底滑出来只穿着短袖，长袖衬衫系在腰上，衣服上又是汗又是油渍，黑一坨黄一块，李帝努蹲在一边给他递水递毛巾。

“你一个人？”

“他去买奶茶了。”

不等话音落黄仁俊提着四杯奶茶跑进来。

即将入夏，晚风也变得暖烘烘的，李东赫咄咄咬着珍珠，很突然的李帝努就凑了上去，黄仁俊在袋子里找到了附赠的小饼干，一抬头就看见亲到一起的两个人，呛个半死。

“怎么了怎么了？”罗渽民忙拍他的背，顺着他的目光转过身去。

“……李东赫，公众场合。”

黄仁俊还在咳，珍珠黏在喉咙了。

“你可以不看。”但是他还是推开李帝努，踢了脚滑板车，滑得离李帝努远一点。

黄仁俊咳到蹲下，猛灌几大口奶茶才将那颗珍珠吞下去，咳得眼泪直流，说话也哑哑的：“怎么…怎么每次都被我看见……”

“不理他们。”罗渽民捂住黄仁俊眼睛。

由于他们的行为对黄仁俊的心灵造成了伤害，李东赫自费请吃烧烤，表达歉意。照例让黄仁俊选自己喜欢吃的，李帝努也要跟着去，李东赫看了眼他那件牛仔外套。

“在家等我。”

“东赫…”

“我赔不起。”

“不要你赔…”

“水产市场很脏，溅鱼血。”

“没关系…”

黄仁俊看他们吵吵吵，拉过李帝努就走。

“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浪费时间。”

黄仁俊真的喜欢秋刀鱼，每次来必定要点，李帝努和他一起蹲在玻璃缸前，与缸里的鱼互相瞪着眼，点了条鲫鱼，走的时候跟缸里的鱼挥了挥手。

罗渽民和李东赫走在前面挑挑选选，黄仁俊和李帝努跟在后面东张西望。

李帝努问他，上回说的互相喜欢，怎么样了。

就那样呗。黄仁俊低着头，水产市场里一踩就是一脚水。

罗渽民回头问他要不要吃大虾。

“要！”

他又问李帝努，你呢。

“你不都看见了吗。”

“稍微收敛一点吧。”黄仁俊跃过面前的水坑。

“为什么要收敛，我一周就只能见他这么几次。”李帝努学着他跃过水坑，“我喜欢他，为什么要收敛。”

黄仁俊想了想，也是。喜欢，可不就要放肆吗。

他们两还是不被允许进厨房，立夏之后常下雨，屋外的木桌积了很多水，弟弟跑出去玩去了，只有妹妹乖乖待在家里陪他们，听说他是外国人，问了他很多问题，说很喜欢他家的大雪，那张明信片贴在自己床头。

黄仁俊说有机会带她回家玩，妹妹很高兴，跑进屋跟哥哥说，外面的好看哥哥说带她回家看雪。

李东赫笑她这么快就不喜欢渽民哥哥了，之前不是最喜欢渽民哥哥了吗。

妹妹说，渽民哥哥不是喜欢好看哥哥吗。

屋外的黄仁俊听到顿时红了脸。

渽民哥哥喜欢好看哥哥，和你喜欢渽民哥哥有什么关系呢？

渽民哥哥喜欢好看哥哥，就不会喜欢我了啊，我懂的哥哥。

李帝努招她出来，告诉她，好看哥哥也喜欢渽民哥哥。

妹妹撇了嘴，我会找到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哥哥的。

小朋友们依旧单坐一桌，不和他们混着吃，这次没有一个人喊着要喝酒，大概是入夏以后天气渐热，喝了酒更热。

黄仁俊撑着下巴打量李帝努，弯起的眼睛就没放下过。

罗渽民先帮他把鱼烤了，免得吃饱之后又不要了。黄仁俊也转过身，盘起腿看罗渽民和李东赫忙碌，罗渽民见他一直盯着这边，挑了块烤好的五花肉问他：“先吃？”

“啊。”张嘴等投喂。

罗渽民笑着把那块肉送到他嘴里，顺便摸了把脸。

李帝努见了也喊李东赫，李东赫不应他就一直喊一直喊，直到李东赫夹着五花肉塞进他嘴里，又笑得看不见眼睛。

也可能是想说的话都说了，心里没什么秘密，不需要依靠酒精的力量表达心意。

吃饱以后东倒西歪，摊着不想做事，李东赫说不能这样惯着，安排李帝努和黄仁俊去洗碗，他和罗渽民倒在桌上放空。

罗渽民指着天空，东赫，有星星。

李东赫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看，云层后有微弱几颗星星。

嗯，有星星。

黄仁俊和李帝努悄悄走到两人身后，一手湿淋淋伸进衣领，同是做坏事，李帝努挨了打，罗渽民连个坏表情都没有，只是拉着人笑。

“送你回家。”

“好。”

李帝努陪着李东赫一起送他们到楼梯下，仿佛自己也是这里的主人，跟客人挥着手再见，李东赫让他也滚回家，李帝努顺手一拉，将人拉进怀抱里。

“不。”

黄仁俊好像很开心，走路都在哼歌。

“什么事这么开心？”

“不知道，就是开心。”黄仁俊扬起脸，嘿嘿一笑，露出虎牙尖。

罗渽民眼色暗了暗，扶着脸吻上去，黄仁俊倒退几步靠上红砖墙，抬手搂住罗渽民。

红砖高墙下，立夏之风里，学人亲吻。

黄仁俊趴在他耳边说，跟我回家吧，罗渽民。

我带你回家。

去看雪，去吃糕点。

“好啊。”

黄仁俊突然变得粘人了，分开前在大树下抱了很久，舍不得放开。

“你今天怎么了。”罗渽民亲了亲他鬓角，“不像你。”

脖子上的胳膊再收紧，黄仁俊和他贴得更近，薄薄衣料下是紧紧相依的心。

“喜欢你啊。”

“我也喜欢你。”

“放假跟我回家吧。”

“好啊。”

“再亲一下。”

罗渽民拉下他胳膊，确认黄仁俊确实没有喝酒。

“你怎么了…”

黄仁俊没有回答他，飞快亲了一口跑开，跑进小区里跟他挥手再见。

不知道刚刚大树下那一幕，又会成为哪个人眼中的众生百态之一。

反正，他要找的那一态，找到了。

他想要的不同就是无人时的拥抱，独处时的亲吻，放学后绕去小路牵着手，夏天来了咬同一块冰糕。

大概就是这样吧，电视里就是这么演的。

有几次跟着罗渽民去汽修店找李东赫玩，没见着李帝努，李东赫说李家管得严了，很久没见到李帝努了，维持着讯息通话。

董思成来过几次，整他的车，黄仁俊慌张把手从罗渽民手掌心抽开，喊哥哥的时候有些磕绊，所幸哥哥没注意。

期末老规矩去图书馆复习，夏天躲在图书馆里蹭空调，罗渽民端了两杯冰咖啡来，刺得他一激灵。

“别睡啦。”

空调吹着就容易犯困，不睡也趴在桌上放空，一整天下来没复习上什么。

董思成比他先考完，约他出来吃宵夜，要是怕尴尬带上朋友一起也行。

朋友特指罗渽民，董思成直接喊来了李东赫，黄仁俊下意识想问他李帝努呢，想起这是哥哥的局，李帝努来不合适，董思成并不认识他。

他们仨被安排在一起，那边哥哥们喝酒，只给他们点了豆乳，黄仁俊也不敢在哥哥面前充好汉，虽然在家里没和董思成少喝。

他习惯了几个人的氛围，或许有亲密举动，或许没有，那边哥哥们谈天说地，他们只是来蹭一顿饭而已，没有留意那边。

也察觉不到自己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在哥哥看来是不该做的事。

李帝努来接李东赫了，董思成搂着他问他要不要送同学，罗渽民摆摆手说自己回去。

没来由地紧张了一下，董思成分了他盒冰淇淋，并没有问什么。

突然想起来之前的问题，他请教过关于离婚的问题。

“谁要离婚？你爸爸妈妈吵架了？”

“不是不是。”黄仁俊忙摆手。

“罗渽民他爸爸妈妈？”

“…你怎么知道……”

“上回看见了啊，吃烤肉那次。”

虽然他常常怼哥哥，说哥哥傻傻的，但是到了正事上他还是服哥哥的，这么久的事情了，他才提一句，董思成就推论出来了。

“是……”

他把罗家的事简略说给董思成听，董思成咬着小木勺嗯了半天。

“让他先收集证据吧，家暴的证据，婚姻不和的证据，还有各项证件证明。”

黄仁俊点点头。

送到家后董思成揉了把他的脑袋，交代一句好好学习。

董思成暑假不回国，跟着导师学长做课题实习，黄仁俊本来应了扬扬去找他玩，但是因为罗渽民的事情就推了。

他们打算在假期里把这件事解决了，至少罗渽民在家的时间能保证妈妈能出庭。

黄仁俊来来去去跑了很多趟，董思成说要添补什么证明他又跑去找罗渽民，之前闹了好几次之后重要证件都被罗渽民爸爸藏起来了，两个人在家里找了很久，拿去开锁又花了很久。

复印了好几份，李东赫和黄仁俊一人保存一份。

罗渽民要送他，黄仁俊让他赶紧回去把东西恢复原样。

“仁俊。”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黄仁俊跨上几阶和他拥抱。

“真的谢谢你。”

罗渽民抱得很用力。

“会好的，这次一定会成功的。”黄仁俊摸摸他的眼睛，“你和妈妈都会好的。”

罗渽民闭上眼，咽下喉间那阵苦涩。

“仁俊我……”

“怎么？”

“可以亲亲你吗……”

正是高阳日照，电线杆上停过鸟儿又飞走，居民楼里电视的声音，小孩哭闹的声音，家长责骂的声音。

都在提醒着他们，不是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黄仁俊回头看了眼小巷，抿了抿嘴唇。

李帝努说，喜欢他，为什么要收敛。

“当然可以。”

扶上罗渽民的下颌对上他的嘴唇。

一段时间以来深埋于心的忧惧，却又不知在忧惧什么，罗渽民就在他眼前，和他拥抱着亲吻着，可他还是忧惧。

踢到角落里的老旧自行车，还是上个年代的那种，沉闷的配色，已经废了很久了，可是车铃还是一样灵敏，碰到便会发出叮铃的声音。

罗渽民转身将他按坐在自行车的后坐上，本能地卡进他双腿之间，黄仁俊呜咽一声。

罗渽民也在忧惧，索求感前所未有。

“对不起……”在他耳边低喘，“对不起……”

他们太奇怪了。

“我……我回家……”

撑着扶手站起来，膝盖一软差点跪下去，罗渽民扶得及时，摔进他怀里。

“有有问题……我联系你……”

黄仁俊掰开他，步履不稳，罗渽民轻易将他拉回抱住。

“仁俊…我真的喜欢你…”

又抱了会儿，等到黄仁俊回复力气才松开手退出怀抱。

“我走了。”

缓过力气之后逃也似的奔离小巷，一路上捂着心口。

罗渽民刚刚动了什么念头……

罗渽民看着黄仁俊跑出视线，转过身去一口气还没叹完，背后响起无比熟悉的声音。

不带一点感情叫他“罗渽民”。

刚转身还没看清人影就挨了重重一巴掌。

“你刚刚在干什么？”

那个男人揪着他的衣领将他摔到自行车上，戳到他腰骨，疼得嘶了声，那男人狠狠压着他:“你刚刚在干什么！”

罗渽民抬脚猛地踹开男人，没来得及擦擦嘴角的血再次被男人揪着衣领按到墙上。

“你跟个男的亲嘴？”

罗渽民淬了口吐沫。

“是。”

他笑，男人大力将他摔在地上木箱上的杂物全都扬起来往他身上砸。

“我就该打死你！养了你个不要脸的恶心东西！”

砸了还不解气，抬脚猛踢，嘴里喋喋不休。

“是不是你撺掇你妈和我离婚！是不是你！”

“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祸害！”

手边有摔碎的镜子，才握上镜片，男人又将他拎起来逼问他。

“刚刚那个人是谁？是你们学校的吧？我见过他，穿着你们学校的校服，还踹了我一脚？”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你不是喜欢男的吗，让他好好出出名？”

罗渽民狠命扭着男人的胳膊，可男人这次双手揪着他，他拧不过，抬腿踢男人也不躲。

“不许你找他！”

“你怕？那我偏要他不好过！”男人对着他腹部往死里踹，“你们学校就教出你们这样的败类？道德都掉在地上捡不起来了还叫学校？！”

罗渽民和那些木箱一起倒在地上，巨大的声响终于惊动楼层的居民，有些打开窗户观望。

“……你不许找他…”罗渽民捂着肚子，艰难站起来，“否则你也别想活……”

男人气笑，捡起手边的棍子挥下来，罗渽民条件反射闭上眼，但没意料中的痛。

妈妈替他挡了。

附近邻居纷纷打开窗观望，罗渽民抱着妈妈。

“妈……”

随后妈妈就被男人拎开。

“你护的好儿子，喜欢男人，光天化日和男人亲嘴！”

妈妈和他一起摔进木箱堆里，男人再扬起棍子，罗渽民护着妈妈，挨住那几下，妈妈也捡起身边的旧花瓶砸向男人手臂，男人被砸以后发了疯，揪着妈妈头发往木箱上撞。

“你不是想离婚吗？你不是想离婚吗？死了我看你怎么离！”

附近邻居终于有人下楼，却不敢靠近，见鲜血横流退了很远打电话报警，罗渽民推不动发疯的男人，妈妈已经流了满脸血，抓起刚刚砸碎的玻璃片狠狠扎进男人的肩胛骨，下楼的人越来越多，男人惨叫引来许多人围观，罗渽民加了把力，玻璃片扎得更深。男人终于松开妈妈转向他，罗渽民迅速蹲下捡起剩下的玻璃片，扎向男人心口，附近围观的人终于敢上前，拉住罗渽民劝他冷静不要失手杀了人。

可他已经听不见了，不停地捡玻璃，不停地刺进男人的皮肤，每一下都极其用力，血不知道是他的血还是男人的血，妈妈也拉不住他，邻里几人架住他，扭掉他手里的玻璃片，那男人已经被他扎得站不起来，没有还手之力。

罗渽民还在挣扎，要杀了他，要他死。

黄仁俊是接到李东赫的电话时他正拿着那些资料给董思成看。

李东赫只说罗渽民出事了，让他快来医院。

董思成送他到医院，想了想还是跟着黄仁俊上去了，他个小屁孩，能解决什么事。

罗渽民又是一身伤，双手都缠着纱布，没有一点生气，呆呆地盯着医院光洁的地板，黄仁俊喊了他一声，眼里才有光闪动。

“你怎么了？我才离开多久……”

只想抱着他，他也这样做了，像只流浪的动物，找到家以后软下精神，黄仁俊搂着他，一言不发。

李东赫后知后觉发现护士台那里的董思成，轻轻喊了声“哥”，董思成勾勾手让他过来。

两个人一起站在护士台旁，注视着那边相拥着的黄仁俊和罗渽民。

看了好一会儿，董思成才拉他去窗边。

“是我想的那样吗。”董思成的反应意外平静。

李东赫低着头，扣着裤兜上的克罗心。

“哥想的……是哪样？”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李东赫抿抿嘴，收起克罗心，面向董思成。

“是的话，哥打算做什么？”

董思成没有看他，撑着窗台看屋檐上的飞鸟。

“你觉得呢。”

李东赫慌忙抓住他手臂:“他真的很喜欢仁俊！”

“或许吧。”董思成拍拍他的手背，“但是东赫，不行。”

“哥……渽民他是个好孩子…他只是…”

“我知道，但是不行。”

李东赫还想再说点什么，警察找来医院了解事由，谈话被打断，他们也跟过去。

男人失血过多还在昏迷状态，妈妈也未醒，罗渽民在病房外等着，黄仁俊来才挪动脚步，也只是依着黄仁俊。

警察问了些话，他只是摇头。

董思成想起资料还背在黄仁俊身上，拿过来去和警察交涉。

李东赫也靠着黄仁俊坐下，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消息对罗渽民的影响更大。

妈妈先醒过来，三个小孩一起涌入病房，原本定好的计划因为突然的事件不得不搁置，罗渽民还是未成年，许多事情裁决起来比较麻烦，警察走访调查也用了好几天。

黄仁俊和李东赫每天都来陪他，黄仁俊喂他吃饭的时候董思成和李东赫靠在护士台观望着，李东赫惴惴不安好几天，董思成却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他问哥打算怎么办，董思成说再等等。

等男人醒来，等警察调查回来，带罗渽民去了单独的房间，黄仁俊盖好饭盒，董思成在他身边坐下。

“我记得你暑假要去台湾玩。”

“不去了。”

“因为他吗。”董思成视线落在紧闭的那间病房。

黄仁俊没说话，靠上医院冰冷的白瓷墙壁。董思成应该看见了，应该知道了，但他不想解释什么，也没办法解释。

“哥我…”

“等他的事解决好了，你去台湾玩吧。”

“我不…”

“听话。”

董思成也不看他，没打算和他商量。

“哥…”

“我不告诉你爸爸妈妈。”

“思成哥…”

李东赫倚在窗边，跟李帝努发消息，从来很快回他的人这次一直没有回复，直到董思成和黄仁俊谈完，罗渽民出来，李帝努也没有出现。

警察又分别去了两个病房了解情况，罗渽民出来后黄仁俊就迎了上去，刚刚哥哥说的话过耳就忘，董思成理解罗渽民当下状态，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李东赫身边，陪他一起看飞鸟。

李东赫问他和黄仁俊说了什么。

“让他假期暂时和罗渽民分开一段时间。”

李东赫愣了一瞬。

“分开，一段时间？”

“是。”

“我以为…”

“以为什么？”

“你会很生气…”

董思成摇摇头。

没有很震惊，也没有很生气。

李东赫不太懂，张口想问，董思成又摇头，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

警察说等认定了伤残等级之后可能要带罗渽民走一趟，在场只有董思成一位成年人，交涉都交给他。

黄仁俊很想问，又不敢问，董思成走过来之后犹犹豫豫松开罗渽民的手。

“哥…”

“跟我回家。”董思成揽过他，“东赫你陪他吧。”

黄仁俊挣扎，董思成捏着他的肩膀骨，冷了声音。

“跟我回家。”

黄仁俊一直回头看，罗渽民握了握拳。

“回去吧仁俊。”

“渽民…”

“回去吧，回去休息，东赫陪我。”罗渽民努力扯出一个笑。

黄仁俊看了他一眼，低下头，跟着董思成走进电梯。

电梯门合上之后罗渽民才垮了肩，李东赫扶着他坐下，罗渽民靠着他，合上眼睛。

李东赫握上他抱着纱布的手，轻轻叹口气。

“渽民。他哥哥，知道了。”

“是。”

不止黄仁俊哥哥知道了，他的爸妈也知道了，他的邻居都知道了。

“可是东赫，我错了吗…”错了吗，喜欢黄仁俊，是错的吗？

“你没错。”我也没错，李帝努黄仁俊都没错。

甚至董思成的决定也没错。

他们在小木台后做的梦忽然变得模糊不清了。

抛却顾虑，又不得不拾起顾虑。

黄仁俊在赌气，走路生风，董思成高他许多还要小跑，一拉就甩开。

“你听我说。”

又甩开。

“听我说话黄仁俊。”

“不想听你说教。”

“也可以，让你爸妈说教你。”

终于停下脚步，董思成跟上去扳过他肩膀。

“我不告诉你爸妈，你去台湾玩，什么事都没发生，不好吗。”

“什么叫什么事都没发生？”黄仁俊拍开他的手，“他都那样了，什么叫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管的了吗？你能帮他吗？”董思成拉着他到路边长椅上坐下。

黄仁俊沉默一阵，抽出手。

“我得陪着他。”

公路上车水马龙，街对面的店铺灯火通明，闪着各种颜色的光，扎眼得很，黄仁俊盯着对面的灯牌，盯着盯着眼睛就失了焦。

董思成的手机突然来消息，声音拉回黄仁俊的思绪，偏过脑袋看了一眼，又转回来。

董思成刷了刷消息，收起手机。

“防卫致重伤，未成年，但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或许要负责。”

“你知道他不是故意伤人的！”黄仁俊一激动，抓紧哥哥的手腕，目光恳切。

“我知不知道没有用，看裁决。”

“哥你之前…之前都能帮他找证据…”

“我可以帮他。”董思成揉揉他的脑袋。

黄仁俊没说话，在等他后面的要求。

“但是你得和他分开。”

“为什么。”

“为你好。”

为你好。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话。

吃不爱吃的菜，为他身体好，上不愿意上的补习班，为了他成绩好，不让他选喜欢的美术是为了他学业好，被迫离开家离开朋友伙伴，也说是为他好，为了更好照顾他。

为他好，却从没问过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

“哥你是不是觉得，喜欢男生是不对的。”

董思成没有回答他，掰着手机壳的边边，这壳子是黄仁俊上手工课做给他的，用了一年多已经严重发黄，他一直没有换，等着黄仁俊给他做新的。

“所以说你还是小孩，以为喜欢就可以解决一切。”

喜欢吃零食，可是零食会让你长蛀牙，吃不下饭，长不高身体不好；喜欢玩乐，可是玩乐会浪费你的时间，消耗你的人生；喜欢画画，可是画画会分走你的精力；喜欢和朋友伙伴待在一起，可是没人照顾你。

我还喜欢天天躺在宿舍打游戏呢，还不是天天被导师提着写论文。

喜欢这个词的力量，很难与现实抗衡。

黄仁俊摇摇头。

“哥你说歪了，我在问你问题。”

“没说歪。对又怎样，不对又怎样，你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什么结果。”

屈服于现实，屈服于生活。

“不会，我不会。”黄仁俊否认他。

“行，我管不了你，让你爸妈来管你。”

董思成起身要走，黄仁俊拉住他衣角，欲言又止。

“你们退回朋友的位置，我就不说话。”

“哥你不能这样……”

“你想想清楚。”

黄仁俊没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董思成也能让黄仁俊点头，他们很少很少有这样意见不合的时候，黄仁俊甚至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他小时候也总听大人们说孩子长大后就管不住了，十七八岁处在那个阶段也不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直到弟弟长到这个年纪，一腔固执什么话也听不进。

确实很像当时他极力要求来韩国念书的模样。

虽然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的决定是错的。

很久没给扬扬写信了，心烦意乱下不了笔，他问扬扬可不可以打电话，过来几分钟扬扬就拨过来。

又是罗渽民？

黄仁俊听见这句话也愣了愣。

什么叫又…

每次你一有什么大事，就是罗渽民。

扬扬找了几段聊天记录，甚至翻出来好几封信。

你听听，一直在说罗渽民。

黄仁俊翻过身拉起被子盖住脸，声音闷闷的。

是啊，又是他，全是他。可是我喜欢他啊，怎么办嘛…

喜欢就喜欢咯，这还有什么怎么办的，我记得他也是喜欢你的吧，互相喜欢 ，这不正好。

黄仁俊偏过头，打开床头香烛的玻璃罩。他好像没有关于罗渽民的物品，什么都没有，想念都要对着空气。

捂住脸，他说哥哥不同意。

扬扬嗯了一阵，随后说理解他哥哥。

“为什么。”黄仁俊睁开眼，“怎么你也……”

“很正常啦，我是觉得没什么，可是长辈们就不会这样觉得，你哥哥也是为你好。”

又是为他好。

“这种事本来就超出大众的接受范围，你哥哥是希望你不要收到太多责难。”

因为不能接受所以就要我放弃吗，为了我好就要我放弃吗，为什么他们不能为了我好试着接受认可呢？

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也是这样，讨论很多问题，记录自己的想法。

罗渽民一直没有联系他，聊天记录还停留在那个上午。黄仁俊揪过床尾的姆明，埋在它胸口。

他这几天忙着往医院跑，具体事情都没空和扬扬细说，揪着姆明耳朵说说停停。

那边随着他的断句嗯嗯几声，又或是感叹一句“怎么会这样”，两个都不懂法律的小孩聊到“追究责任”的时候都没了声。

不是他的错啊…

还不能反抗了吗…

“我大概，能理解你哥哥了。”

“怎么？”

“他跟你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啊。”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哥哥怎么会同意你和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混在一起呢，更别论…你们都是男生…

这样家庭？家庭不是他能控制的啊，与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关系…

意图在扬扬这里找一点安慰，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他真的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可为什么就是没人替他说一句话。

罗渽民还是没有联系他，黄仁俊发送了句“晚安”便扑下手机。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他没错，喜欢罗渽民没有错。

他不会去台湾的，这个假期都不会去了。

早上还是带着炖汤去医院，进门却只有李东赫陪着罗渽民妈妈，张了张嘴，李东赫邀他去外面说。

罗渽民去警局了。

他和董思成的交换条件没有达成，董思成不会帮他，更不会帮罗渽民。他是这样想的，怨了半个上午，虽然知道自己生气是没道理的，可感情上就是过不去。

李东赫问他思成哥后来和他说了什么。

黄仁俊碰碰鞋尖哑声道：“让我和他退回朋友的位置。”

“你同意了吗。”

“没有。”

李东赫点点头。

随即黄仁俊也问出了和罗渽民一样的话。

我错了吗，是我错了吗。

李东赫也向搂着罗渽民那样搂着他，靠在自己肩膀。

没有。

中午时罗渽民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位黄仁俊比较熟悉的人，董思成的学长，经常看见他和董思成在一起。

“道英哥。”黄仁俊站起来，“怎么是您？”

“你同学的事我来处理，你们也不要太担心啦。”金道英对他还算熟悉，习惯安慰小孩揉揉发顶。

金道英看他一直张望，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揽着他到一边去：

“思成被导师叫去了，放心吧，不会让你朋友受处罚的。”

黄仁俊一直说着谢谢，金道英又跟罗渽民聊了几句便进病房去看那男人，房门合上后罗渽民才转过身来面色不佳，但对上黄仁俊，又很努力扯出一个笑。

黄仁俊冲进他的怀抱，罗渽民顾不得伤痛用力环住他。

“没事的。”黄仁俊在他耳边说。

都会没事的。

“好…”

李东赫陪他守了好几天，罗渽民让他回去歇歇，黄仁俊自觉留下来陪他，妈妈休息以后黄仁俊带他去医院外吃点东西，他吃不下什么，黄仁俊端了两杯粥，陪他在坐在花坛旁的长椅上喂蚊子。

夏天的风很热，手里的粥很烫。黄仁俊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罗渽民的手缠着几重纱布，他也不知道被玻璃割成什么样，轻轻地握住，轻轻地扣住手掌。

罗渽民也问他哥哥说了什么。

黄仁俊小幅摇头。

“没说什么。”

那粥买来也没喝，放在一边。不远处路灯下围着许多飞蚊，撞上紫外光电死一只，微弱一声响，滑进灯下早已准备好的袋子里。

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一生。

挺累的。

连着转了这么几天，他都没能和黄仁俊好好说说话，李东赫就往他心上捶了一拳。

他是说过十五六岁抓住星星，往后怎样他都不会遗憾。可是真到这一天，他又舍不得了，想要以后，想要星星永远在身边。

祈祷着木台后的梦，不仅仅只是梦。

罗渽民倒在他肩头。

说，我差点杀了他。

如果没人拉着他，如果他将那块玻璃按到底。

黄仁俊转过身来抱住他，揉着他的后脖颈。

不会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别想了。

又在他耳下吻了吻。

你没事，都没事，别想了。

道英哥答应过会保护好罗渽民，他相信金道英。不是，是董思成很相信金道英，他相信董思成的相信。

黄仁俊告诉他有别的办法的，到最后还是成了这个局面，其实他也弄不死男人，男人那么胖，肉那么厚。

想到这里他又笑出声，气息洒在黄仁俊脖颈间。

“笑什么？”黄仁俊勾着头问他。

“我弄不死他，他太肥了。”

黄仁俊想了想，笑出声。

“是，太肥了。”

他从下往上看，正好看见黄仁俊弯弯的睫毛，因笑容而扬起的眼尾。

罗渽民眨了眨眼，眼睫扫得黄仁俊脖子很痒，偏头躲开他。

“很痒。”

“仁俊。”在他怀里喃喃出声。

“嗯？”

黄仁俊低头应他，罗渽民攀着他的脖子拉向自己，混一口窗户飘出来的消毒水味道，在喜欢的人怀里要一个温存的吻。

其实不温存，几近啃咬，这几天的想念和不安，悉数发泄在黄仁俊的嘴唇上，本是黄仁俊抱着他，不知怎的就被他锁在长椅的角落，手一挥，粥摔下去洒了一地。

已至深夜，路道上没什么人，偶尔有送外卖的跑上跑下，却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离路灯很远的长椅子。

黄仁俊还顾着他的手，垫在他的手掌和椅背之间。

是纤细又柔软的黄仁俊。

怎么舍得和他分开。

黄仁俊快喘不过气，罗渽民才放开他，随即又抱在一起。

他又在说，黄仁俊，我好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不想分开，暂时也不想…”搂着他的手臂收紧了一点。

“不分开，不会分开。”黄仁俊抬头，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口。

不分开。

十几岁的时候，许下诺言就这么轻易。

医院顶楼的大钟报时，已至午夜，风不再那么热，长椅上的温度与这夏夜不同，带着爱人的心跳，攀至高峰。

他被推到在长椅上，不远处长梯上有人唤了他一句“黄仁俊”。

罗渽民只听过几次的，中文的“黄仁俊”。

12.

董思成站得不近，应该很生气，他和黄仁俊的对话都是用中文。

“你过来。”声音也是冷冷的。

黄仁俊还拉着罗渽民，不敢过去。

“哥…”

“你过来，别让我过去抓你。”

黄仁俊犹犹豫豫，罗渽民抿了抿嘴，握着他的手一起走过去。

“手放开。”黄仁俊反而握得更紧。

董思成呼出一口气，亮出手机上的通话记录，排在第一的是他的姨妈，黄仁俊的妈妈。

“要我告诉她吗？”

姨妈打来电话问他黄仁俊是不是和他在一起玩，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打电话也没接，董思成支吾了一下，替他圆了场，跑来医院找人，却在长梯上目睹了这一幕。

如何能不生气。

“哥你别！”黄仁俊终于松开手。

董思成几步跨到他身边拽上就走，黄仁俊还要回头跟罗渽民告别，罗渽民点点头，目送他们走下长梯后才转身进了住院部。

黄仁俊被董思成拉着赶出小跑步，拖出医院大门以后董思成才甩开他的手，努力平复自己的心绪，黄仁俊试着喊他，董思成闭了闭眼，不想听。

午夜医院进出的人很少很少，大门外只有他们两人，空气凝固了很久，董思成不说话，黄仁俊也不敢说话。

过了许久董思成才迈开步子，没有拉上黄仁俊，自顾自走在前。

“你回国去。”

“哥你听我说…”

“你知不知你自己在做什么！”董思成忽然转过身，狠狠捏着他肩膀。

黄仁俊吃痛，却不敢呼出声。

“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肩上的力道又重了几分。

“我知道我喜欢他！”黄仁俊仰头与哥哥对视，目光坚定，“我知道他喜欢我。”

是男生又怎么样。

“我说了只要你退回朋友的位置，你们还可以继续当朋友，继续一起玩，我不管你。”董思成放下手，“可是你刚刚在做什么？”

两个小男生，在医院花园里接吻？

“黄仁俊你才多大？你在干些什么事？”

“怎么了…我喜欢他怎么了！”忽然蹲下开始哭。

他也委屈极了。

他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吗，他不就是喜欢一个和他性别相同的人吗，和喜欢的人亲一亲又怎么了。

“就是大逆不道，你喜欢他就是大逆不道。”

“凭什么啊……”

“凭你是男生，他也是男生，凭你是中国人，他是韩国人。”

“我以为你会理解的…我以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哥哥，那么聪明，我以为你能理解我，你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偏见待人…你是大学生…你读了那么多书…看过各国律法……

医院大门外的小广场此时只有他一人的抽噎声。

“我理解你…”董思成也蹲下搂过他，“可你要面对的不是我，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我理解你，生活不会理解你。

你们哪里都不一样，归属不一样的国籍，说着不一样的语言，遵循不一样的习俗。

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也将面对不一样的人生。

“可是我喜欢他……哥我喜欢他…活了十六年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董思成替他擦擦哭花的脸，软下态度。

“你能说服我，你能说服你爸妈吗，爷爷奶奶呢，亲戚朋友呢？”还有这个并不宽容的社会吗。

不能，他也知道不能。

“回去吧仁俊，或许你并不喜欢他，只是因为见到了不一样的风景觉得好奇，可接下来的路还很长，你还会遇到其他风景。”

黄仁俊摇头，揪着他的衣袖使劲摇头。

“不会，遇不到，我只要这个风景…”

“别哭了。”董思成扶着他站起来，黄仁俊的眼周已经擦得通红，“你回去，离开这里，这些我都不说，当做没发生。”

黄仁俊还是摇头，回家的路上未发一言。

董思成跟他说离开这里就好了，他就忘记了，回到他正常的生活。

可是黄仁俊不愿意离开，不愿意忘记。

也不觉得现在的他有哪里不正常。

董思成替他守住了秘密，但只是暂时的，希望黄仁俊主动跟爸妈提回国，他回去，这个秘密就是永远的秘密，他不愿意回去，只能让他爸妈来教育了。

他还是照常去找罗渽民，妈妈出了院，男人还在医院，金道英说到了就做到，保住了罗渽民，虽然没和罗渽民提及，每个拥抱时的不安罗渽民都看在眼里。

他去罗渽民家里的时候罗妈妈对他很好，他问罗渽民，妈妈知道吗。

“知道。”

“没说什么吗……”

“没有。”

妈妈什么都没说，罗渽民看不出来妈妈的态度。

他知道黄仁俊正煎熬着，可他什么也帮不了，不能在他家人面前说一句理直气壮的“喜欢他”。

他们一起去了一趟汽修店，李东赫一人在木台后看书，李帝努提着炸鸡跑进来。

消失了很久的人出现，李东赫也变得黏黏糊糊，大概是太久没见，面具都来不及戴，只想要一个拥抱，问一句你去哪里了。

汽修店里只有老旧风扇，转动时轱辘摩擦出嘶哑的声音。

伴随着边低沉的雷鸣。

下起暴雨，放在店外的那些旧车被冲刷干净。

不安是四个人的不安。

假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半。

黄仁俊还是没有跟爸妈提回国的事，董思成问他是不是坚持自己，黄仁俊坚定点头。

“好。”

男人也出了院，该解决离婚的事了。

男人咬着财产分配拖着官司，黄仁俊问董思成怎么办，董思成只让他去找律师，他又问哪个律师好，哥你有没有认识的知道的，董思成摇头，说他只是个学生，不知道也不认识。

最后还是金道英帮罗渽民妈妈联系，为此黄仁俊气了董思成很久。

办理好手续的当天罗妈妈就带着罗渽民搬出去了，黄仁俊和李东赫都去帮忙，黄仁俊留下吃了晚饭，李东赫被个电话叫走了。

黄仁俊看不出来罗渽民妈妈什么态度，对他好像还不错。

罗渽民送他回家时约他去江边走走，两个人趴在栏杆上吹江风，吹得发型凌乱。

黄仁俊看出来他有话要说，罗渽民说想抱抱他。

“就抱啊，怕什么。”

江边有很多依着靠着的人，他们的拥抱并不显眼。

罗渽民一直跟他说谢谢，一遍又一遍，在他耳边。

黄仁俊拍着他的背，给予一点安慰。

前不久下了场暴雨，最近两天天气都还凉快，吹来的风不那么热了，但是夹着江水的气味。

男人使绊子拖延的时候董思成约他谈了谈，董思成觉得他们这样不好，如果能各退一步，做回朋友，就帮他解决官司。

董思成希望他去跟黄仁俊说。

罗渽民盯着盘子里的三明治出神，这场景，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哦，电视剧里的桥段。

相爱的主角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分开，可主角不愿意，这时候一定有一方的亲人朋友会来劝，摆出各种利弊，劝不住己方就从对方下手。

结局通常两种，主角坚定不移，为了爱情抛却其他所有顾虑，或者给主角戴上光环，扮演深爱却不能爱，为了对方决定藏起这份爱。

罗渽民选了前者。

所以董思成不会帮他。

但事情还是解决了，顺遂了他的心愿，成功拿到离婚证，他和黄仁俊也没有分开。

他问黄仁俊，你不会走吧。

“不走。”

假期还剩一半，董思成好像也不想管他了，随他自己去，黄仁俊求他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只要他不说，爸爸妈妈就不会知道。

董思成没想理他，黄仁俊知道他不会说的。

可是他的不安还是没有消退。

夏天多暴雨，天边忽来一声炸雷，莫名心惊了一下，罗渽民拍拍他，说只是雷。

口袋里手机振动，爸爸来电话，让他立刻回家，黄仁俊握紧了手机。

罗渽民送他到小区门口，笑着跟他说明天见。

回到家爸爸妈妈都很严肃，都不让他坐下。

“这是什么。”爸爸手机上的图，是那天在罗渽民家楼下的楼道里，他和罗渽民接吻的照片。

黄仁俊想拿过手机，却被爸爸抢了先。

“这是什么？”

是什么，不都看见了吗。

“你说话！”

他不知道说什么。

爸爸扬起手掌又放下。

“是真的吗。”

“是…”他也只能答这一句。

“好，黄仁俊你很好，明天就给我回国去。”

“爸！”

“你回房间好好反思。”

爸爸把他锁在房间里，拿走了他的手机电脑一切电子设备，他在房内喊，喊爸爸妈妈，没有人应他。

罗渽民刚刚还跟他说明天见。

明天见不到了。

还是早晨妈妈开门给他送早餐，他才跑出房间，爸爸不在，黄仁俊穿上鞋就跑，就快要跨出铁门的时候爸爸开门进来了，见到偷跑的他，拎回家里，拿起门边的扫把抡在他小腿上，黄仁俊瞬间跪了下去。

“从小就没动过手打你，不想动手，你非逼我动手。”

妈妈没有拦着爸爸。

“你还跑？跑去见他？”又是一棍抡在他手臂上，“人家爸爸都来找我了，看看你做的事，丢不丢脸啊黄仁俊？”

“打断你的腿看你还跑吗？”

爸爸打他他都受了，也不反抗。

“明天，回国。”爸爸坐在沙发上喘着气，让他跪好。

“不回。”黄仁俊坚决摇头。

“由不得你。”

“我为什么要回去！”

“那你还想留在这里？和个男生谈恋爱？”

“和男生怎么了…”

爸爸虽然打了他，却从没扇过他耳光，刚刚一巴掌扇得响，妈妈都抖了一下。

“你想气死我？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话？”

“和男生怎么了？为什么你们都这样！我喜欢他他喜欢我！”

爸爸的手掌又扬了起来，妈妈拦下了，扶着黄仁俊回房间去，劝他听话，告诉他不能喜欢男生。

为什么不能呢…

不能就是不能。

他不愿意回国，他说他喜欢罗渽民，罗渽民也喜欢他，只是喜欢而已，他哪里做错了…

不让他出门就在房间里摔东西，踹门，卸门把手，门外没有人理他。

傍晚爸爸妈妈才回来，手机还给他，拿到手机没多久罗渽民就给他来了电话，躲回房里接电话，罗渽民约他出去，黄仁俊看了爸爸一眼。

“想出去就去。”

他想去见罗渽民，当然不会想到为什么爸爸答应得那么快。

罗渽民约他在公园见，带了一些药，见到人后黄仁俊扑进他怀里。

“我爸妈知道了…”

“嗯。”

罗渽民拉起他衣袖，倒出药油帮他擦药，以前都是黄仁俊帮他擦药揉伤，现在轮到他帮黄仁俊。

还有小腿，背上的擦不了，罗渽民嘱咐他一定要按时擦药才好得快。

脸本来就小，肿了一边十分明显，罗渽民轻轻摩挲他的脸。

“他们要我回国…”

“回吧。”

“什么？”黄仁俊睁大眼睛。

“回吧，听他们的话。”

“罗渽民…”

下午黄仁俊父母约他和妈妈出来见个面，罗渽民在桌下黄仁俊发消息，黄爸爸拿出黄仁俊的手机，让他不用联系黄仁俊了。

罗妈妈是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事的，却没制止。那男人当时就拍了照，没想到罗渽民和黄仁俊这么大能耐，以罗渽民爸爸的身份找到黄爸爸，说了这件事。

罗渽民也不怕死，那就报复他和他的小男朋友。

黄爸爸说他们已经教育过黄仁俊了，希望罗妈妈也好好管管罗渽民，两个孩子以后不要有来往，他们也会立刻安排黄仁俊回国。

罗渽民问他，怎么教育的。

黄爸爸说他不需要知道这些，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联系黄仁俊。手机放在桌上，开屏的消息全都来自罗渽民。

罗渽民问，如果我不呢。

黄妈妈带他单独去一边说，如果他不先退步，黄仁俊就会一直闹，回了国也会闹，他爸爸已经揍过他了，黄仁俊爷爷比爸爸严厉多了，如果让爷爷知道，黄仁俊之后更惨。

“你喜欢他，就要为他好不是吗？”

罗渽民打量她，黄仁俊和她很像，鼻梁高度眼尾弧度都一样。

黄爸爸说的那些他根本不在意，他相信黄仁俊也不会在意。

果然杀人之前先诛心，黄妈妈搬出黄仁俊，他就没了办法。

“你愿意让他因为你受那么多苦吗？他爸昨天打得他走不了路。”

罗渽民摇头。

“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帮帮阿姨，也帮帮小俊吧。”

罗渽民多想说我不是好孩子。

但这次，他选择扮演第二种角色。

“回去吧，你在国内也有很多好朋友，也会有很多人喜欢的。”

“你说什么啊…”

“很感谢认识了你，但是我可能…不是能陪你一辈子的朋友。”只是你的一期一会。

“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回去吧，听爸爸妈妈的话，回国去。”罗渽民理了理他的刘海，“然后，忘记这些吧。”

如果之前他听了董思成的话，黄仁俊就不用挨这一顿打了。

他妈妈说的对，因为他黄仁俊才受这些苦，黄仁俊本该过一个平平稳稳的生活。

“罗渽民你怎么也这样？”黄仁俊声音有些颤抖，“你不能…不能这样…我都没认输你怎么可以先认输…”

罗渽民帮他放下衣袖，又把药都收拾好才站起身。

“是，我先认输了。”

黄仁俊拉着他的手站起来。

“为什么…”

“你…忘了吧。”罗渽民抽开手，转身就走。

黄仁俊喊他，让他等等，可他腿受了伤根本追不上罗渽民。

罗渽民听见他说，你再走我就不喜欢你了。

握紧了拳，走得更快，不敢回头看，怕自己心软，后来几乎是跑的，跑了很远，跑到连公园都看不见了才停下，扶着电线杆喘气。

跟黄妈妈发消息，让她去接黄仁俊。

发完以后删掉联系人，手指停留在黄仁俊那一栏。

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带来的风吹乱了头发迷住他的眼，罗渽民吐了口气。

删除。

东赫发来消息，约他去家里，爬上小屋塔房，李东赫正靠着大木桌看星星，见他来，拖出木桌下的啤酒。

“来啦。”

罗渽民在他对面坐下。

“黄仁俊呢。”

“不知道。”不知道回家了没有，不知道哭了没有。

“舍得吗。”伤他的心。

“舍不得，心疼死了。”可他能怎么办。

跑回去抱住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很喜欢你不想和你分开。

他不能，他会害了黄仁俊。

李东赫撬了两瓶，分他一瓶。

“会后悔吗。”

“会。”但是不得不这样，没得选。

会后悔，会很想念他。

李东赫笑了笑，丢出一张卡。

“李家？”

“他爸妈亲自来。”李东赫苦笑，“我多大面子，他爸妈亲自来。”

“是吧。”我又多大面子，要他爸妈亲自来。

又是给你钱，离开我儿子这种烂俗桥段。

罗渽民和他碰了个瓶，屋里的弟弟妹妹们已经睡着了，他们碰得小声，说得小声。

他爸妈来见我，跟我说李帝努胡闹就罢了，总要回到正轨的。

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担不起胡闹的后果。

就算我们现在是互相喜欢，长大了呢，李帝努还是要结婚，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

李东赫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会有。

他们说，我和他不可能在一起，也不能在一起。

我们是不一样的。

“俗不俗。”

“俗。”俗，感觉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李东赫一口气灌下半瓶。

罗渽民又怎么不是呢。

一个给你钱，离开我儿子，一个喜欢他，就为他考虑。

他和李东赫的人生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再排成电视剧了。

“李帝努呢。”罗渽民问。

“不知道，在家里吧，听说要送他出国。”

一个出国一个回国。

罗渽民叹气都叹不出来了。

“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吗，多好，门当户对。”也不跨国，身份相当，经历相似。

“也不是不可以。”李东赫又开两瓶，“首先你不喜欢黄仁俊，然后我不喜欢李帝努。”

罗渽民思考了一阵，眨眨眼。

“好难。”

不喜欢他好难。

“那不就没得谈了。”李东赫耸耸肩。

两人仰面倒在桌上，看天上云层叠布。

李东赫问他，难过吗。

难过。

“那就哭吧。”

哭不出来。

哪有电视里演得那样夸张，伤心就下雨，天陪你哭泣。

没有。

没有暴雨，没有风，扬不起沙尘吹进眼睛，眼泪不会和雨水混在一起分辨不清。

也不会转身眼泪就夺眶而出。

就只是叹气而已。

叹一叹人生，叹一叹人们为了一切美好而造出来的词。

缘分。

相遇是缘至，别离是缘尽。

不过是给世间种种意难平冠上一个浪漫的名字而已。

风吹动云层，云下的新月微微发着光。

没有星星。罗渽民抬起手指着天空。

东赫，没有星星了。

END

新家的邻居爷爷在楼下栽了颗盆景树，罗渽民好奇，路过时多看了几眼，爷爷拎着壶告诉他，这是柏树。

柏树。

念大学的那个生日李东赫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们之间从来不谈这些，但是李东赫说他念了好大学，必须庆祝庆祝，送他个礼物当纪念。

罗渽民想了很久，香烛吧，想要柏树香烛。

那个人送给他的香烛烧空只剩下空玻璃杯，罗渽民洗干净之后装回那个盒子里，放在书柜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

妈妈自己开了家烤肉店，招了两个店员，罗渽民没课的时候就去帮帮忙。

汽修店的大叔回老家去了，店盘给了李东赫，李东赫带了两个辍学挣钱的孩子，他们的弟弟妹妹时常跑来店里找哥哥。

高中那些课本都拿来给了李东赫，里间变成了孩子们的专属，李东赫坐在外店的收银台上看书，罗渽民每周固定时间来陪他学习。

写着李帝努名字的笔记本封进文件袋里，压在马克笔下面。

翻书时掉出来写着“罗渽民”和“娜娜”的草稿纸，李东赫问他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喜欢。

那两张字条叠好放进手机壳后，道英哥在群里催作业了，明天要交案例分析的ppt。

他成了董思成和金道英的学弟，直系学弟，可是董思成快毕业了，他没有什么机会常见到，见到了也没用。

后来道英哥才告诉他，帮了他许多的那个人是董思成，只是他不愿意让黄仁俊知道。

扮演了一个严厉哥哥的形象。

除了李东赫，金道英是第二个会和他提黄仁俊的人，当然提到黄仁俊的前提还是因为董思成。

导师忙着管毕业生，把他们都丢给研究生学姐学长带，罗渽民去交作业的时候遇到了董思成，在玻璃门外等了会儿，等里面谈完。

董思成也要回国了，不知道之前在聊什么，他到时正好听见金道英的话。

思成，没有哪一条律法规定了男生不能喜欢男生，你们国家的律法也没有这样写。

罗渽民扣了扣页边上的书钉，等待董思成的回应。

他说，我知道。接着沉默，然后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他受苦。

罗渽民抬起头，对面老师工作室的墙壁上挂着副《西斯廷圣母》，是这片纯白严肃装潢中唯一的色彩。玻璃门推开，董思成看见他愣了下，罗渽民站好鞠躬。

“学长好。”

董思成点点头，在他肩上拍了拍。

“进去吧。”

董思成不会和他提黄仁俊，拐过走廊时回头看了他一眼。

“学长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去交作业吧。”

他不讨厌董思成，这个问题金道英问过他，不讨厌，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挺喜欢这个哥哥，他能从董思成身上找到一丝黄仁俊的气息。

金道英揉他头发，说他小鬼头，过几天社团招新，所有社团都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支帐篷，金道英推他去看看，去交朋友。

大学社团比中学更丰富，入口就被塞了很多宣传单，边走边看，在街舞社和料理社之间徘徊，广场上人太多了，几个穿cos服的走过，身上的配饰撞到了他，罗渽民跟着他们走去动漫社，大社团挤了很多人，还有人拉着coser合影。

罗渽民捏着宣传单，读了一遍热血宣传语，还是觉得不适合。

适合黄仁俊，不适合他。

总是在各个场合想起黄仁俊。

可能太想他，晃了一眼把动漫社前低头报名的人看成了他。

黄仁俊不会染发的。罗渽民摇摇头走掉。

他还是填了街舞社。

上大学之后为了方便就自己出来住了，租了个小屋塔房，一人住有余，打算找个室友，一起摊费用。试图蛊惑李东赫来和他一起住，李东赫斜了他一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原本下课要去店里帮妈妈，李东赫突然来电话让他来一趟汽修店，语气很严肃，罗渽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拿上课本就跑。

李东赫站在里间和外间的隔门处，插着手看着里间。

“你怎么了？”罗渽民跑得气喘吁吁。

李东赫侧开身，歪歪头让他看里面，罗渽民不明所以，李东赫拉着他进到里间，趴在木台上和小徒弟交涉的人转过身来，罗渽民握紧了拳。

他在动漫社前看见的人，衣服都没换。

不是他的错觉，真的是黄仁俊。

幻想过如果能再见到黄仁俊，会是怎样的场景，以为会激动得抱住他再也不放手。

但是没有，只是立在原地，不敢上前，甚至不敢喊他的名字。

黄仁俊打量了他们一会儿，没人说话，又转过去，继续和小徒弟交涉，跟他们说要什么样的造型颜色。

声音变了一点，但还是一听就是他。

李东赫推了他一把，推到黄仁俊身边，罗渽民吸了口气，拉过黄仁俊的手。

“仁俊…”燃着香烛的每个夜晚喃喃念着的名字。

黄仁俊抽出手，转身问他：“您是？”

罗渽民愣了。

“仁俊？”

黄仁俊看他的眼神真的很陌生。

“是我啊，你…你不记得了？”

黄仁俊退开几步距离，语气客气又疏离，对他用敬语。

“嗯…我们…认识吗？”

罗渽民懵住，上前几步扶上他肩膀，将黄仁俊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抬手想摸他的脸，被黄仁俊挡住，皱着眉，表情很是抗拒。

“我们认识吗。”

“你不记得了？我，还有东赫。”罗渽民指着一边的李东赫，“你真的不记得了？”

“好像不记得有见过你们。”

那边小徒弟叫黄仁俊过去看图纸，黄仁俊理理肩膀，错开罗渽民，罗渽民还愣在原地，李东赫走过来攀着他。

“刚刚他来…我也惊讶，但是他对我称老板…还用敬语…”

黄仁俊来改车，一开始李东赫还很惊喜，拉着他说了好多你回来了，告诉渽民没有，结果黄仁俊抽开手问他，是不是认错人了，他不认识李东赫，也不认识什么渽民。

李东赫当然不信他，捶了他一拳让他别闹了，渽民很想他。

黄仁俊当即换了脸色，很郑重地说自己真的不认识，听同学说这里改装做得很好才过来的，并不知道李东赫是谁，渽民是谁。

“我才叫你过来。”

李东赫一直觉得黄仁俊在演戏，在开玩笑，等罗渽民来就好了，打了电话叫罗渽民过来看他还装不装。

可是刚刚…

“我不信。”

罗渽民摇头，走去小木台一把拉过黄仁俊抱住。

黄仁俊先是一愣，再是挣扎，可是罗渽民很用力，黄仁俊生气了。

“你谁啊干嘛上来就抱人？”

“别装了，我不信你不记得。”

“不是…我真不认识你…你谁啊…放手啊搂搂抱抱的像什么样子？”

挣脱不了，黄仁俊踹了他膝盖一脚，才脱离拥抱，罗渽民诧异抬头。

踹他了。

“有病……不改了什么店真的是…”

这个黄仁俊跨上摩托就离开，他还想追上去，李东赫拉住他。

“等等，我问问思成哥。”

董思成在忙毕业的事，过了很久才回他消息。

他知道黄仁俊回来了。

罗渽民靠着他看他打字。

董思成知道黄仁俊回来了，却没告诉他，一点消息都没让他知道。

[你们碰见了？]

[嗯…嗯，他刚刚来我店里了。]

[哦。]

[但是…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这句话发过去，他们一起屏住呼吸，等待回复，那边又隔了很久才回，很简单一个字：

[嗯。]

什么意思？两个人提在喉咙的那口气还没咽下去。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不记得了？]李东赫小心翼翼提问。

这回对方回得很快。

[之前学车摔了。]

[就就就…失忆？]

[嗯。]

罗渽民和李东赫对视一眼。

真的忘了？

“你信吗？”罗渽民问李东赫。

“我不信。”李东赫摇头，“可是思成哥都这么说了…”

“我还是不信。”这么说着，心里还是不确定。

黄仁俊一直乖乖的，很可爱的，爱喝酒，但不爱引擎声，喜欢他黑发，不喜欢他染发。

今天的黄仁俊和以前的不一样，身上乖乖的气息少了很多，染了琥珀色，爱上摩托轰鸣。

他不信，又找不到不信的证据。

黄仁俊回国以后他们之间就断了联系，只有很久以前的聊天记录还存在手机里。

李东赫扭扭捏捏问董思成要黄仁俊的联系方式，董思成回他一句，罗渽民在你旁边吧，不给。

两个人一起梗住。

怎么今天思成哥这样……

没关系。罗渽民自己安慰自己，黄仁俊和他一个学校，还怕没有见面的机会吗。

他的招租发布很久了都没人来找，李东赫送他的那罐香烛也烧了一半，回到小屋第一件事就是点香烛，老师又布置了新的案例，不想写，趴在小木桌上玩火苗。

快两年不见，黄仁俊长高了，抱起来还是软软的。

罗渽民埋起头。

好想他。

他想错了，他不知道黄仁俊的院系，诺大校园里怎么找一个黄仁俊。昨天晚上的案例分析写得不好，满脑子都在想黄仁俊，作业是金道英改的，罗渽民光荣地被喊去交流了，在导师工作室东张西望，既不见导师，也不见董思成。

“看什么呢，想什么呢。”被敲了脑袋。

“全班就你被留堂，还不认真改。”

不是不会，就是心里在想别的手上瞎写，在学长压迫下勉强静心改完，金道英点点头，让他回去。

握上门把手又回头。

“说。”金道英头也不抬。

“思成学长…”

“实习。”金道英扶了扶眼镜，“你找他？”

“没…”

“周五你来看看，周五他应该会回一趟工作室。”

“好…”

捱到周五来工作室蹲人，董思成果然推门出来，罗渽民立刻站起来。

“有事？”

“有…”

“仁俊的话就不必问了，不会告诉你的。”

罗渽民一着急喊了他声“哥”，董思成笑了。

“喊哥也不会告诉你。”

“我我我…”罗渽民跟着他一路跟到学院楼的小花园，“我想…”

“你们要是遇得见，那就是缘分。”董思成停下来拍拍他的肩，“猜猜看你们有没有缘分。”

又是缘分。

他不信缘分的时候常常遇见黄仁俊，信了缘分，信了他和黄仁俊真的有缘之后，黄仁俊和他一海两国。

还忘记了他。

他不信缘分了，再也不信了。

董思成没什么所谓，道个别就忙自己的去了。

回到自己小屋，问香烛，他和黄仁俊到底有没有缘。

周末睡了个懒觉，下午要去店里帮妈妈，要买新香烛了，李东赫送他的那罐烧得只剩三分之一。

牙刷刚塞进嘴里外面就有人敲门，罗渽民随便抓了把头发去开门。

“哪位？”

可能是他还没睡醒，还在梦里，刚说不信缘分，缘分就找上门来。

黄仁俊问他，是您招租吗。

罗渽民咽了口牙膏沫。

“是是…”

拉开门让人进来说，推着黄仁俊坐下，咬着牙刷说话都结巴。

“等等等我一下…”

飞速洗漱，扒拉一下发型，滑出卫生间时黄仁俊正盯着他的香烛看。

“是柏树。”罗渽民整理好心绪，拉张椅子坐在黄仁俊对面。

“我知道，我买过。”

是啊，你买过，送给我了。

“那个，我看到您的招租启示…”黄仁俊亮起手机给他看，“我想…”

“可以可以可以你什么时候过来住？”

“啊？不谈谈费用…”

“你想给多少给多少。”不给也行。

“公用平摊，私用自出？”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能看看房间…”

“这里这里这里。”

总是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罗渽民拉着他起来看房间，小屋也只要两个房间，自己用了一个，剩下那个原本是放杂物的，他又没什么杂物，干脆打扫干净找个室友。

他要是说他没期望过室友是黄仁俊，有没有人会信他。

即使分开这么久，他对触碰黄仁俊这件事还是像以前一样上瘾。只是拉着他看房间，不知不觉就滑到手心，三月温度还没那么高，黄仁俊的手心是凉的，罗渽民不由得握紧。

“电脑桌你要用的话给你用，有时候我会在家做饭，我的书比较多，你要放书的话可能要再买个书架。”

罗渽民将屋子里的陈列一一指给他看，黄仁俊去电脑桌前扫了眼，小小仙人掌桌饰上夹着张明信片，黄仁俊眯了眯眼。

“明信片上的风景好像我家。”

罗渽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就是你家啊，你寄给我的，东赫也有。

“是吗。”

“嗯，我家的雪，和这上面的很像。”

他期待黄仁俊拿起那张明信片，看到背后的署名，期待黄仁俊看到自己名字之后的反应。

但是黄仁俊没有，转身去了书柜。

罗渽民松了口气，不知是遗憾还是庆幸。

“是我喜欢的人的家，他寄给我的。”

“是吗，真好，喜欢的人。”

黄仁俊浏览他的书架，找到几个空位，明显放不下自己的书，一会儿得去买个书架。

罗渽民喊他“仁俊”，他下意识回头，回头之后跌进罗渽民的怀抱。

“我不信你不记得我了。”

二手车城那么多汽修店，那么巧找到李东赫这里，挂了一个月的招租都没人询问，又那么巧来的就是你。

是缘分吗，是巧合吗。

罗渽民比他高，黄仁俊扬起下巴呼出一口气，抬手推开罗渽民，正声道：“我真的不认识你。”

罗渽民什么也不说，就那样望着他，黄仁俊一抿嘴。

“我还是不租了。”

拿上包要跑，罗渽民抓住他道歉。

“我觉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真的不认识你。”黄仁俊看看他，又看看手臂。

“…对不起冒犯您了。”他也改用敬语，松开手，黄仁俊的表情才松懈下来。

罗渽民自觉离他远一点，黄仁俊也没多问什么，让罗渽民拿合同来钱，很爽快就付了租金。

“大概明天搬过来，我东西不多。”

“好。”

他跟李东赫说黄仁俊要来和他住，李东赫呛得脸红脖子粗。

“他不是不记得你了吗？”

“他是这么说的。”罗渽民抛着水瓶，“但我不信。”

不信巧合，不信黄仁俊会忘记他。

跟妈妈说了声周末不回家了，妈妈让他忙自己的，不用一下课就跑过来。

黄仁俊的事一打断，都忘了去买香烛，桌上那罐快见底。

周末起了个大早，把屋子收拾了一遍，趴在桌上等黄仁俊。

黄仁俊说东西不多真就不多，三四个纸箱，放进房里几乎没多什么出来，罗渽民靠在门边看他收拾，爬上床跳下地，最早放在床头的是和他那个相似外观的香烛。

琥珀，在黄仁俊家见过。

床上累了很多书，黄仁俊跳下来，跟他说下午要去买书架，还要添点房间的装饰。

“一起吧。”罗渽民出声。

“好啊。”黄仁俊头也没回。

去家具城逛了一圈，真正要用的没拿什么，看起来好看其实没用处的东西黄仁俊拿了一堆。原本各推各的车，黄仁俊要拿上面的三件套，篮子就拜托罗渽民拿着，一拿就一直归他拿了，黄仁俊选到什么就跑回来丟进他的篮子里，罗渽民拎了两个不方便，去找个推车。

黄仁俊选个挂布的时间罗渽民人就不见了，满货架到处找，商场空旷，他喊罗渽民也听不见，找过第五个货架还没找到罗渽民，点开手机通讯录，犹豫着要不要按下去。

在跟灵魂斗争的时候罗渽民推着车回来了，跟他说那边有好看的茶具酒具，要不要过去看看。

“你刚刚去哪里了？”带有一点愠怒。

“我去换了个推车。”

“怎么不说一声？我找了好久。”

黄仁俊把那挂布摔进推车里，转身往反方向走，罗渽民跟在后面喊他等等，好熟悉的场面，黄仁俊一生气就走得飞快，罗渽民推着车小跑。

“等等我。”

“怎么就生气了。”

“我就去换了个推车。”

“黄仁俊你生什么气？”罗渽民大跨几步跟上他 ，推车一横拦住黄仁俊去路，“你不是不记得我吗？”

黄仁俊更生气了，踹了一脚车子，走了没几步又回头，推开罗渽民夺过推车。

“我的东西不要你拿。”

不要他拿他也拿了那么久。

最后东西太多，分成几袋，黄仁俊一个人抱着吃力，罗渽民看他要说不说的样子，主动提了两袋过来。

“我帮你。”看吧，还不是他拿。

里家居城不远就有那家香氛店，罗渽民说要去买，黄仁俊想了会儿，他那罐琥珀也快用完了，正好一起买，免得下次还要单独出来一趟。

生气来得快，消得也快，走进香氛店就换了个表情。

他和罗渽民同时拿了那罐琥珀，黄仁俊拧眉。

“你不是要柏树吗。”

罗渽民想说买给你的，看黄仁俊很想要的样子，话到嘴边又改口。

“用很久了，想换一个。”拿着那罐琥珀去结账。

其实他想要琥珀，再找店员拿个新的就行了，罗渽民好像很得意，拿走他想要的好像很得意。

黄仁俊哼了一声，拿了旁边的柏树。

搬家忙了一天挺累的，回到家洗了澡就往房里钻，买的东西也懒得收了，全堆在门边，卡着门脚合不上。

罗渽民帮他拿出来放在桌上摆整齐，黄仁俊已经盖上被子了，桌上点着琥珀。

“晚安仁俊。”

“晚安…”黄仁俊喏喏答了一声。

罗渽民合上门，将书桌上的明信片摆在更显眼的位置。

黄仁俊起得比他早，他起床时黄仁俊已经在吃早餐了，罗渽民往餐桌上看了眼，没准备他那份。不过也没说什么，就是等他洗漱好出来，黄仁俊已经走了。

桌上明信片往里移动了一点。

他还是没有黄仁俊的联系方式，一整天只有晚上回家能见到，白天在学校里从没碰到过黄仁俊，也不知是不是黄仁俊刻意避开，他都在工作室遇到好几次董思成了，也没遇到过黄仁俊，晚上在家也是各做各的作业，交流很少。

虽然说电脑桌可以让给他用，但是一周下来黄仁俊都是在自己房里的小桌上做作业，就是要拿书的时候才出门，房里放不下，书架摆在客厅，和罗渽民原有的书架并排放着。

跑出来拿本书罗渽民就抬头看一眼，如此反复好几次，罗渽民放下笔，与桌面碰出声响，黄仁俊扭头。

罗渽民撑着下巴看他，互相打量，互相猜测。

黄仁俊扣扣眉角抱了本厚厚的欧洲艺术史回房去。

合上房门后罗渽民弹了下桌上的明信片，转过来文字那面对着自己。

黄仁俊写的“TO：娜娜”。

又把明信片移到边边去，很边边，黄仁俊出来放书的时候果然就碰倒了，金属扣掉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不够清脆。

罗渽民没打算自己捡。

黄仁俊看看他，再看看地上的明信片。

“你弄掉了。”罗渽民说。

黄仁俊啧了声，帮他捡起来放在桌上。

“夹好呀。”

黄仁俊不耐烦，拿起来夹上明信片再给他放回去，罗渽民忽然握住他的手，明信片再次掉到地上去。

“你干嘛…”黄仁俊甩了甩手。

这回罗渽民自己捡起来了，但是把他困在电脑桌和书柜围成的角落。

“我记得你有说过你是中国人。”签合同那天黄仁俊很正式跟他自我介绍。

“嗯。”

“怎么不说敬语？”

“…是。”

“你认识这后面写的字吗？”罗渽民把明信片翻转给他看，“中文，我不认识。”

背后只写了“TO:娜娜”和黄仁俊中文落款。

“我想知道怎么念。”罗渽民嘟着嘴，似乎真的很困惑。

黄仁俊低下头，手骨捏得咔咔响。

“你可以教教我吗？”罗渽民指着“娜娜”两个字。

黄仁俊看了一眼又闭上眼，呼出一口气。

“…娜娜。”

“这个落款是什么意思啊？”

罗渽民指着“黄仁俊”三个字。

黄仁俊抬起头和他对视，罗渽民不躲不闪。

“谁的名字？”罗渽民撑上书柜，明信片飘到地上。

“怎么念？”黄仁俊偏过头，避开罗渽民的眼神。

“黄仁俊。”对着香烛念了这么多遍的名字，他学会的为数不多的中文，一笔一划抄在字典上的汉字。

黄仁俊垮下肩膀。

“我好想你…”

四月的夜晚温度还是不高，穿着长袖睡衣还觉得沁。

拥抱的话，刚刚好，传达彼此的体温，睡衣掩盖不了的心跳。

分开的时候没有流泪，重逢的时候没有流泪，念出那个名字之后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酸苦。

棉质睡衣遇上水滴迅速暗下一片颜色。

黄仁俊搂上他的腰，拥抱得更紧。

“我也想你。”很想很想。

他听见罗渽民在他耳边哽咽。

演够了，失忆的戏码。演练了很多次，可是罗渽民一眼就知道他没忘。

镜子不是罗渽民，镜子没有罗渽民的眼神，没有罗渽民的温度，排练得再好，遇上真人还是缴械投降。

想回抱，想在见面第一天就大声告诉他，我好想你。

“为什么骗我…”黄仁俊肩窝处温热温热的。

“不是你说的让我忘了你吗。”

罗渽民在他脖侧咬了一口。

“难过？”

“难过死了…”

“我也很难过。”

你说得那么决绝，让我忘了你。

“我是…”为了你…

“对不起…”

黄仁俊抬抬肩。

“对不起就够了？”

罗渽民从他肩窝抬起头，哭过之后鼻子堵堵的，张着嘴呼吸，黄仁俊替他擦掉眼泪。

“哭什么啊，傻不傻。”

罗渽民点头。

傻。

“不哭了，我回来了。”黄仁俊的嘴唇落在他眼皮上，尝到一口咸咸的。

罗渽民忽然捧起他的脸朝着嘴唇稳稳压下去，咸咸的味道渡回自己嘴里，黄仁俊也张开嘴回应他，交换着呼吸。

大概是柏树的香烛用得久了，罗渽民身上也带着柏树香。

像他们在实验楼下那个吻，真切的柏树香气，真切的罗渽民的香气 。

电脑桌及他腿高，罗渽民推着他坐上电脑桌，压在书柜上一个密实的亲吻，吻上眼睛，吻上额头，吻上耳垂，又吻回嘴唇。

罗渽民还是这样，喜欢将他困在小小空间里。

都忘了作业这回事，手机频频亮起，黄仁俊偏头看了一眼，罗渽民捏着偏回来。

“…道英哥…”

罗渽民停下，抵在他肩头喘气，黄仁俊拍拍他后背。

“还有很久，你别怕。”

“有多久…”

“大概…一辈子吧。”

晚上罗渽民跑来他房里，要和他一起睡，黄仁俊翻个身滚到里面，拍拍身侧。

黄仁俊趴着玩手机，罗渽民也凑个脑袋过来和他一起看，看不懂也要看。黄仁俊将手机塞进枕头下，一躺下罗渽民就趴过来，脑袋蹭着他下巴，拦着他腰，粘人的很。

两个人都在神游，过了很久罗渽民动了动脑袋，往上蹭了蹭与他同高，摸到被子外的手掌十指相扣。

酝酿后开口问道：

“怎么会回来…你家人…”

“听故事先给钱。”

罗渽民眨了眨眼睛，撑起手臂在他嘴上啵了一口。

黄仁俊舔了舔，嗯了半天。

“就是，谈妥了，我说服他们了。”

罗渽民不信，黄仁俊都学会骗他了，倒回去，噘着嘴表示不满意。

“我那么好骗吗。”

不好骗，一点都不好骗。

“唉…其实你猜猜，也能猜到的。”

黄仁俊侧过身来面对着他。

“猜不到。”罗渽民不看他。

“就是被教训了，然后呢，我和我哥据理力争，就说服他们了。”

“董思成？”

“嗯。”

“他…”

“他很好啦，就是想让我少受点苦，但是这个苦免不了的。”我要回来，免不了这一关。

如果不是董思成护着他，应该还要多跪几天，多写几份悔过书。

“很多苦吗？”罗渽民转过来，将他搂进怀里。

“也还好，我爸妈下手还好，我爷爷太狠了。”

独子有独子的不好，也有独子的好。

“他那个拐杖，实木的，雕花的那种。”黄仁俊比了比大小，“打断了。”

罗渽民搂得紧了点。

“但是还好，没死，没死就继续犟呗，死了下辈子找你续前缘。”

到底就这一个儿子，小时候嗑了碰了爷爷奶奶都要心疼好久，又哪里真的忍心看他这样，哥哥姐姐护一护，他又少吃一点苦。

董思成跟他讲过这些可能性，讲过如果黄仁俊执意将会面临什么，以为他先退一步，黄仁俊回国去，做过的梦封存起来，黄仁俊就能好好的，不受这些苦和罪。

“我没想过你会回来…”以为两年过去，你会遇到新的风景，爱上新的风景。

“那我回来你高兴吗？”

“高兴，也不高兴。”能再见你实在是福气，但如果你因此付出很大代价，那我不要这个福气也可以。

“我呢？你不要我吗？”

罗渽民摇摇头，躲进他肩窝，长睫毛扫得锁骨痒痒的。

“那我白受罪了，你都不要。”黄仁俊推推他，佯装生气。

“要。”罗渽民亲了亲他锁骨。

历遍苦难才抓住的光，怎么舍得说不要。

黄仁俊及时止住罗渽民摸向睡衣里的手，踹他去点香烛，自己躺在床上捂着心口，罗渽民乖乖点完香烛，回来又压着他，蹬了几脚没蹬动，狠狠掐着罗渽民手腕。

两人眼神交战。

“你想我就是想这些？”

“不全是。”

“…那你别想我了。”

“已经想了怎么办。”

黄仁俊鼻子嗅了嗅，岔开话题。

“你点的什么香？”

“柏树啊。”

“点什么柏树，去点琥珀，去去。”

手脚并用踹他下床，罗渽民趴在床沿拉着他的手摩挲着。

“你不是喜欢柏树吗？”

“我喜欢的是琥珀啊。”

“可你送我的…是柏树…”

“是啊，买了两盒，喜欢的我留下来用了，不喜欢的送给你了。”

罗渽民感受到了莫大的欺骗。

他喜欢柏树这么久，就是因为那是黄仁俊送给他的，可是呢，真相呢，真相是黄仁俊不喜欢才送给他。

真心错付。

“不是…两个我都喜欢！”黄仁俊被关在门外使劲捶门。

“你更喜欢琥珀。”房内的声音小小的，“不喜欢的才丢给我。”

“不是…柏树我也喜欢！”

“不是最喜欢。”

“我…我…我最喜欢你！最喜欢罗渽民！”

“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黄仁俊。”

“那你开门！”

“不开，你回去睡。”

你和你的琥珀睡，我和我的柏树睡。

“罗渽民你开门！我生气了！我走了！回国了！再也不回来了！”黄仁俊的声音渐行渐远。

罗渽民等了会儿，听到一声开门的声音，接着嘭地甩上，他跑出来屋里果然没有黄仁俊了。

匆忙跑出屋外，却被躲在角落的黄仁俊吓了一跳，一把将人拖进怀抱。

“你别走…”

“那你跟我睡吗。”

“睡…”

黄仁俊嘻嘻一笑，在他耳畔亲了一口。

屋上吹来一阵风，黄仁俊抖了抖，抬头时看见天空的云被吹散，露出云后的星星点点。

黄仁俊拍拍罗渽民，让他看星星。

罗渽民“嗯”了一声，没有抬头。

星星在怀里。